女巫
撒旦的情人

原著＝Jean-Michel Sallmann
译者＝马振骋

LES SORCIERS DE SATAN

发现之旅 45

女巫
——撒旦的情人

原著: Jean-Michel Sallmann
译者: 马振骋
出版者: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特约编辑: 李　云
执行编辑: 金良年
技术编辑: 吴　放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1999 年 12 月初版
印次: 2000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5001—19000 册
书号: ISBN 7-80622-616-8　G・116
定价: 35.00 元

Copyright © 1987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1999 by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女巫初现人世，
就没有父母、儿女、配偶、家庭。
她是一个魔怪、一块陨石，
弄不清是从哪儿来的。
上帝啊！谁敢走近她？她又待在哪里？
荆棘丛生的野林、人烟不至的荒地，
都有她的踪影。
夜里她则栖身在一张古老的桌子下。
大家害怕撞见她，这使她更加孤独。
她的周围像围了一道火篱笆，
谁想过她还是个女人？
即使过着这么可怕的生活，
她还是保持着张弛有度的女性活力、
女性的吸引力……



十五世纪中叶，西方一片烈火熊熊，
那是一把疯狂的火，像传染病一般
扑向男男女女，尤其是女人。
女巫是撒旦的情人。
谣言如是传，世俗与宗教法庭如是说。
她们前往巫魔会，玩弄魔法，
散播疾病和死亡的种子。
两个世纪消逝，数以千计的女巫
遭到追捕、检举、起诉，步上烈火熊燃的火刑架。
一直要到十七世纪将近尾声，
呼吁理性的声音响起，
最后的火柴堆才终告熄灭。

ISBN 7-80622-616-8
9 787806 226162 >
定 价: 35.00 元


非洲探险


女巫


哥伦布


维京人


吸血鬼


亚历山大大帝
在旅程尽最前线


南太平洋征旅


庞贝
埋葬在地下的荣华


马雅古城
湮没在森林里的奇迹


十字军东征
以基督的圣名


古埃及探秘
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


希腊的诞生


丝绸之路
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传奇


罗马考古

从女巫滚烫的胸脯，钻出另一类型的撒旦，
生龙活虎，张牙舞爪。
不论如何提心吊胆，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
若生活里少了撒旦，就会无聊至极。

米歇莱（Jules Michelet），《女巫》











目录

13 第一章：巫术是怎样产生的

35 第二章：捉拿女巫

61 第三章：毫不留情的司法机器

85 第四章：巫术还是魔法

105 第五章：巫术的衰落

129 见证与文献

184 图片目录与出处

189 索引

Jean-Michel Sallmann

生于1950年1月15日，在南特巴黎第十大学教现代史。
从事现代意大利文化宗教史的研究。
他曾查阅宗教裁判所的庭审纪录，研究16世纪的魔法，写出
《觅宝人和施咒女巫：16世纪那不勒斯超自然现象调查》
(Aubier-montaigne版，1988)。
他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天主教改革时期
那不勒斯王国的圣人和圣性。

女巫

撒旦的情人



原著＝Jean-Michel Sallmann

译者＝马振骋



巫术并非来自洪荒时代的信仰，
也非迷信。它是对世界和
推动世界无形力量的一种阐述。
巫魔会(sabbat)、黑色弥撒、
宗教法庭的重大审判、火刑架，
这种种情景，至今还是令人思潮起伏。
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只要翻开史页，
就可一窥它的起源与终结。

第一章
巫术是怎样产生的



油画兼版画家格里安(Hans Baldung Grien)的一生正处于中世纪末第一次猎巫运动时期。他的好几幅作品描述德国南部魔鬼传说的兴起。

15世纪中叶，法国北部的阿拉斯（Arras）盛产布匹，可算是中世纪战乱年代仅有的繁荣城市。那时，阿拉斯是阿图瓦（Artois）伯爵封邑下的都城，隶属于好人腓力公爵（Philippe le Bon）治理的勃艮第公国(duc de Bourgogne)，尚未并入法兰西王国。1459年，城内发生一桩丑闻，影响所及，深深动摇了这个城市政经生活的基础。



1459年，阿图瓦伯爵的封邑有一名隐士和几名嫌疑分因施行巫术的罪名，被送上火刑架

这件事起因于法国东部离此颇远的朗格尔（Langres）。1459年，在天主教多明我派修道会(Dominicains)的全体教务会议上，有名的隐士沃尔（Robinet de Vaulx）被控施行巫术，最后并处以极刑。这名隐士原籍阿图瓦，死前供出了两名同谋，一名是杜埃(Douai)的妓女德米赛尔(Demiselle)，另一名是阿拉斯的画家拉维特(Jean Lavite)。拉维特写过几首赞美圣母玛利亚的诗篇，在城

内小有名气。这两名被告一经逮捕，宗教裁判官勃鲁萨尔(Pierre Le Broussart)立即要求将他们递解到主教法庭接受审讯，由阿拉斯的议事司铎、神学圣师杜布瓦(Jacques Dubois)和隶属阿拉斯教区的贝鲁特(Jean de Beyrouth)主教两名法官负责庭审。这两人号称神学界的智囊，贝鲁特尤其杰出，他是方济各会(franciscain)教士，1450年曾担任罗马教廷的赦罪院主教。





两名法官在勃艮第公国当局的支持下，对被告展开严格的调查，并用酷刑逼供。这两个可怜人最后终于承认自己是巫师，还揭发了好几名同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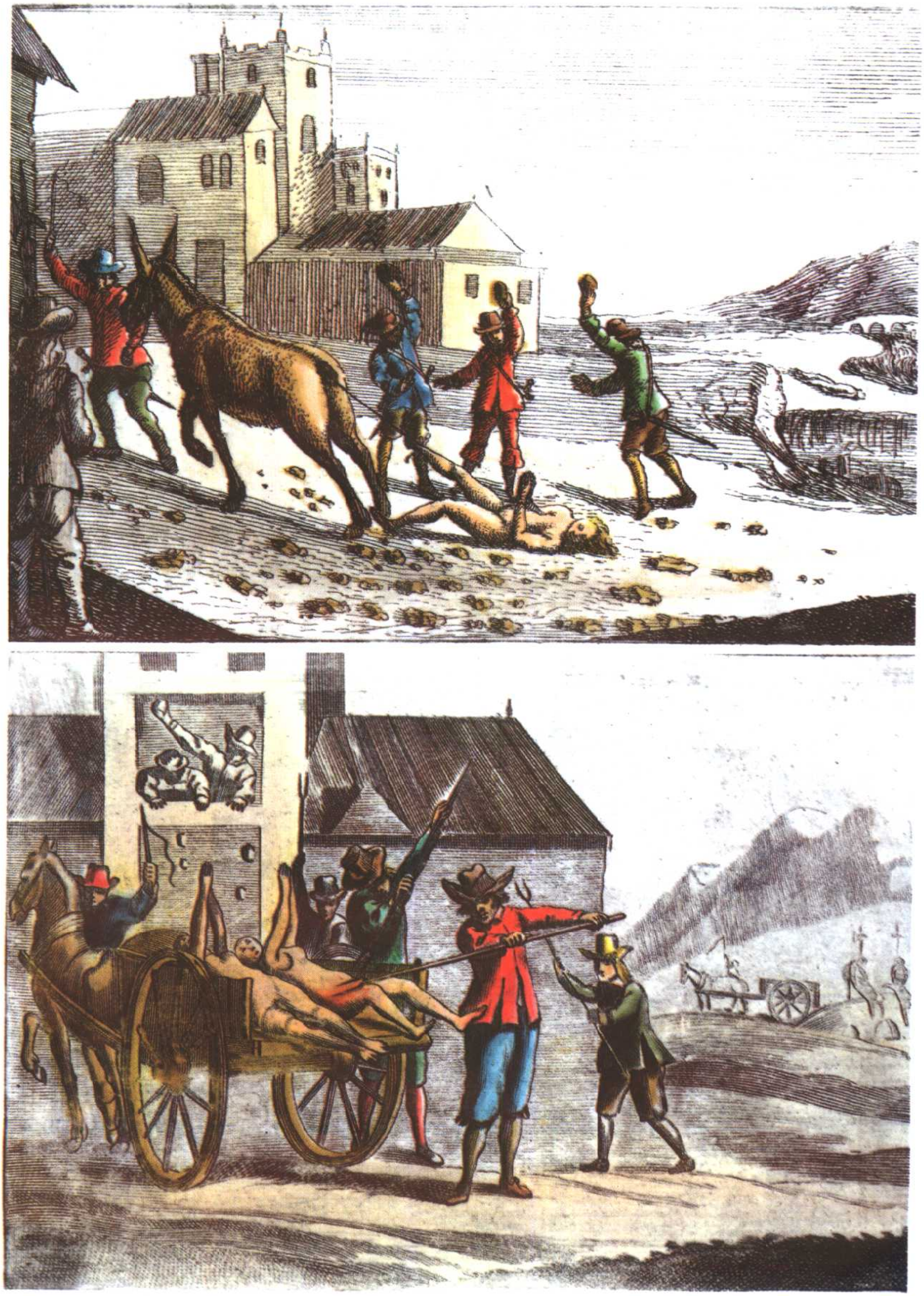
1460年5月，一行罪犯都被押到市中心的火刑架前。他们头戴高帽，帽上画了一个魔鬼。宗教裁判官勃鲁萨尔当着群集的民众宣布他们的罪行，将犯人交给非教会管辖的世俗法庭。犯人被烧死后，骨灰扬散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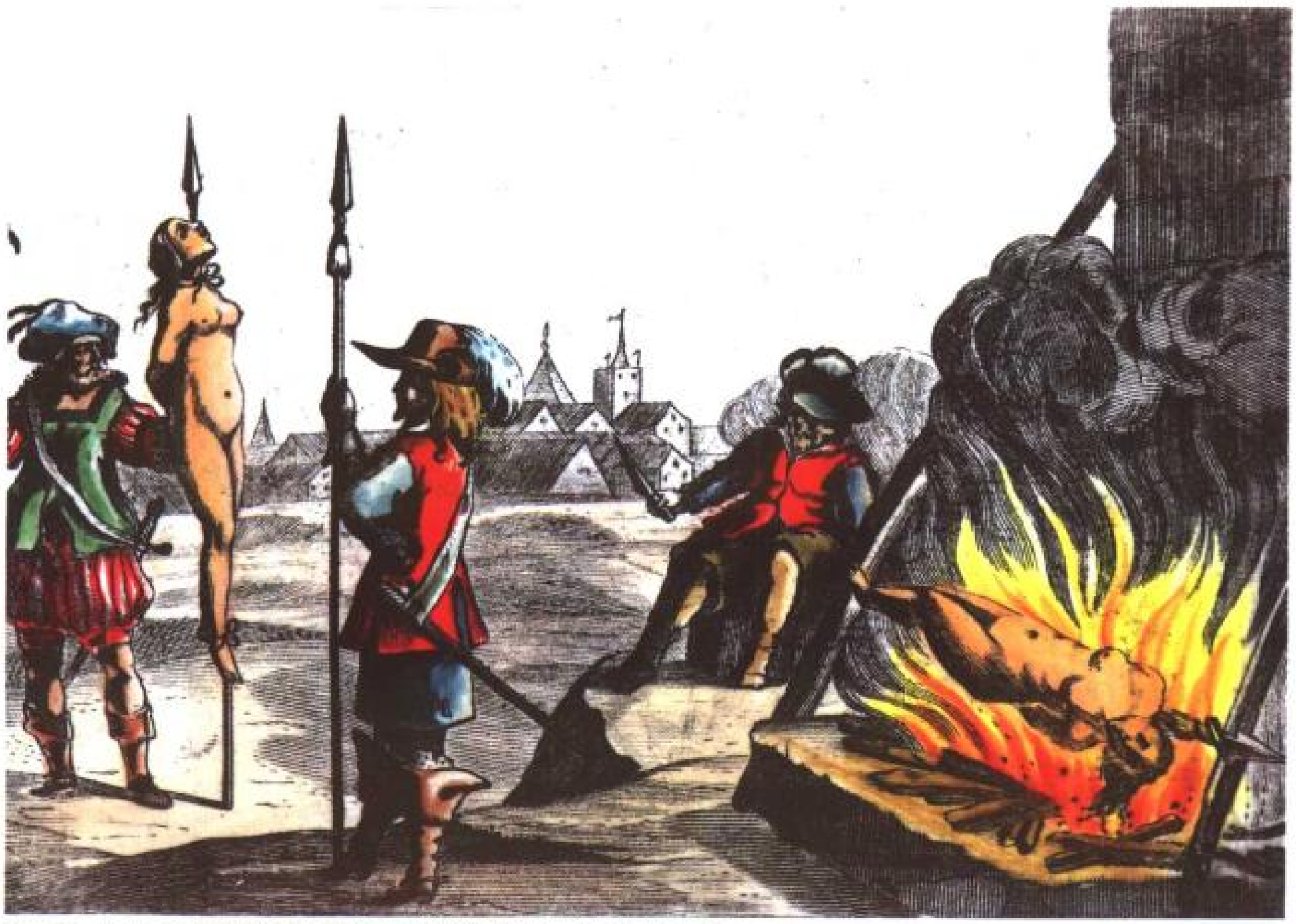
15世纪末到16世纪之间，西班牙宗教法庭因作风残酷而恶名在外，但是受到镇压的受害者主要是改宗的犹太人、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异端分子。

第一批巫师是崇拜魔鬼的异端分子韦尔多派

最初的巫术记载起于12世纪。法国里昂商人韦尔多（Pierre Valdo）宣扬并身体力行安贫乐道，其门徒被教皇斥

在宗教法庭被宣告处以火刑的犯人身穿“耻辱衣”(sanbenito)。听审开始前，被告的衣服会被剥光。他们的名字将悬挂在教堂的拱顶，让后代子孙都蒙受耻辱。







1184年，威洛纳主教会议(le concile de Vérone)宣布把韦尔多派逐出教门，但韦尔多派在法国、意大利、现在的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依然蓬勃发展。从1555年起，他们在瑞士的渥杜瓦山区(vallées vaudoises)建造教堂，制定公开的礼拜仪式，促进改革派信仰的传播。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普伊(Pouilles)、卡拉布里亚(Calabre)和皮埃蒙特(Piémont)的韦尔多派都遭到多次镇压。

为异端，只好逃到阿尔卑斯山谷隐居。巫术的神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异端接触中产生的。第一批巫师到底犯了什么罪？在编年史家的笔下，我们可得知他们在压力下承认的种种罪名。法官根据这些罪名，编派韦尔多门徒组织了一个为魔鬼效力的宗派。据说门徒前往参加韦尔多集会或巫魔会时，会用一根小棍沾上特殊的油脂涂在身上，把小棍夹在两腿之间便可腾空起飞，快速飞到远方。他们在阿拉斯几公里外的一座森林聚会，那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魔鬼等着他们，魔鬼可以变成山羊、狗、猴或男人。当他发言抨击基督教时，出席者都大声赞扬。巫魔会中会摆上丰盛宴席，最后以痛饮烂醉结会。巫魔会进行时，门徒必须弃绝基督教，咒骂上帝、三位一体、圣母玛利亚，践踏十字架，并向受难耶稣像吐唾沫，最后以一场黑色弥撒结束仪式。弥撒中众人把圣体面包喂给癞蛤蟆吃，然后再把癞蛤蟆砸成粉末，做成蛊药。巫师就是用这种药粉使田野荒芜，人兽死亡，引发风暴并传播瘟疫。



在法官严刑逼问下，这些匪夷所思的口供源源而出，但是当犯人明白自己将被绑上火刑架时，都大呼上当，因为曾有人答应他们在忏悔罪恶后便可免于一死。

但是庭审揭露了几名当地豪绅，阿拉斯的巫案波澜再兴

1460年7月，自由民兼助理法官萨盖斯佩（Antoine Sacquespée）、助理法官乔塞（Jean Josset）和警察洛

在《圣经·旧约》最古老的几个版本中，雅卫（Yahvé，即耶和华）是宇宙之主，善与恶的支持者。但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撒旦——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对抗者”——与上帝的形象一分为二，成为万恶之源。

阿维尔（Henri de Royville）遭到逮捕。勃艮第公国税务官高尔尼（Martin Cornille）和另一位助理法官勒费伯禾（Guillaume Lefebvre）不得不畏罪潜逃。之后又有几位社会名流在定罪后关入大牢，其中包括富有的自由民，甚至贵族博福尔骑士(Payen de Beaufort)也牵涉在内。巫术事件涉及社会底层人物时还可以容忍，但一旦牵涉到领导阶层，城市的社会平衡





“14世纪下半叶是多事之秋，饥荒、瘟疫、百年战争、内乱、暴动、起义、天主教会大分裂、土耳其人的挺进。人们自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灾人祸时期，似乎只有人的贪婪无度和教会的腐败罪恶才能解释这一切。世界显得天昏地黑，似乎只有最后的审判才能解决这一场危难。”

德吕莫
(J.Delumeau)
《罪与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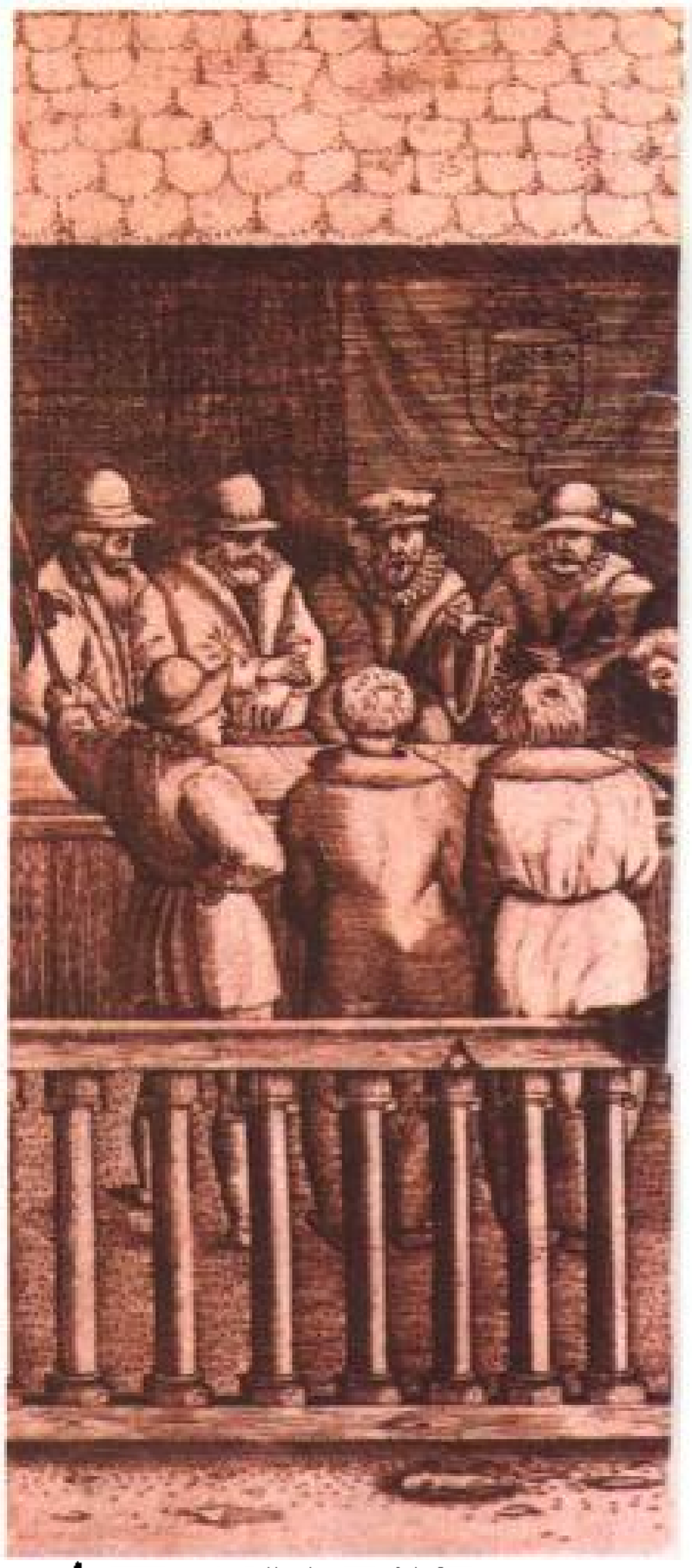
就开始受到威胁。法兰西王国再也没有人信任阿拉斯商人，他们个个都被怀疑为巫师。应博福尔骑士的要求，审理案卷被调到了布鲁塞尔（Bruxelles）。

好人腓力公爵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卢万（Louvain）召开了僧侣会议，征询他们的意见，并通过传令官监督审讯的进展。1460年10月22日，四名罪人在阿拉斯的主教裁判官面前聆听宣判，其中一名交给世俗法庭执行火刑，其余三名判处长期囚禁并必须缴付巨额的罚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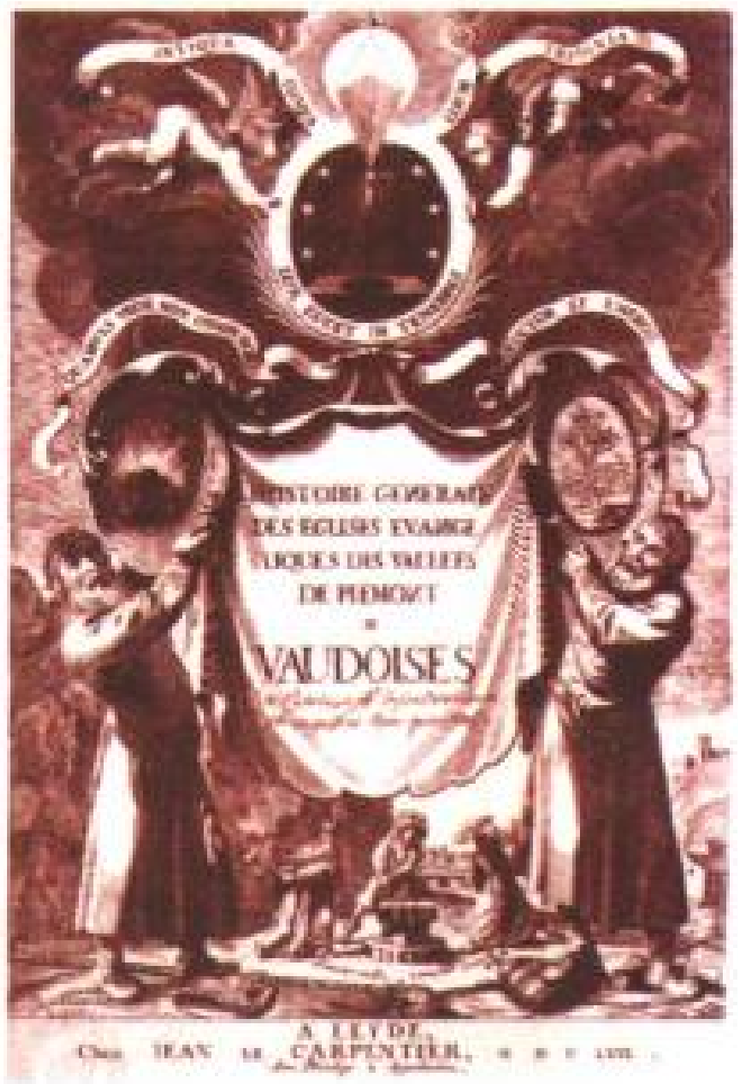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博福尔设法从牢里向当时最高的刑事法庭——巴黎最高法院（parlement de Paris）提出上诉。他在庞大家势的庇护下，得到有力的支持，使遭受迫害的人得到了申诉的机会。不过当地人仍多方阻扰他们的上诉，因此博福尔等人花了不少时间和心力四方奔走。

他们的上诉引发阿拉斯宗教裁判官和法官之间的纠纷。审理期间，严厉的法官杜布瓦发狂死亡。1491年，巴黎最高法院宣判以前的判决无效，并对还在人世的原告课以罚款。罚款用来做弥撒，刑场中央并竖立一座十字架，以安慰死者的亡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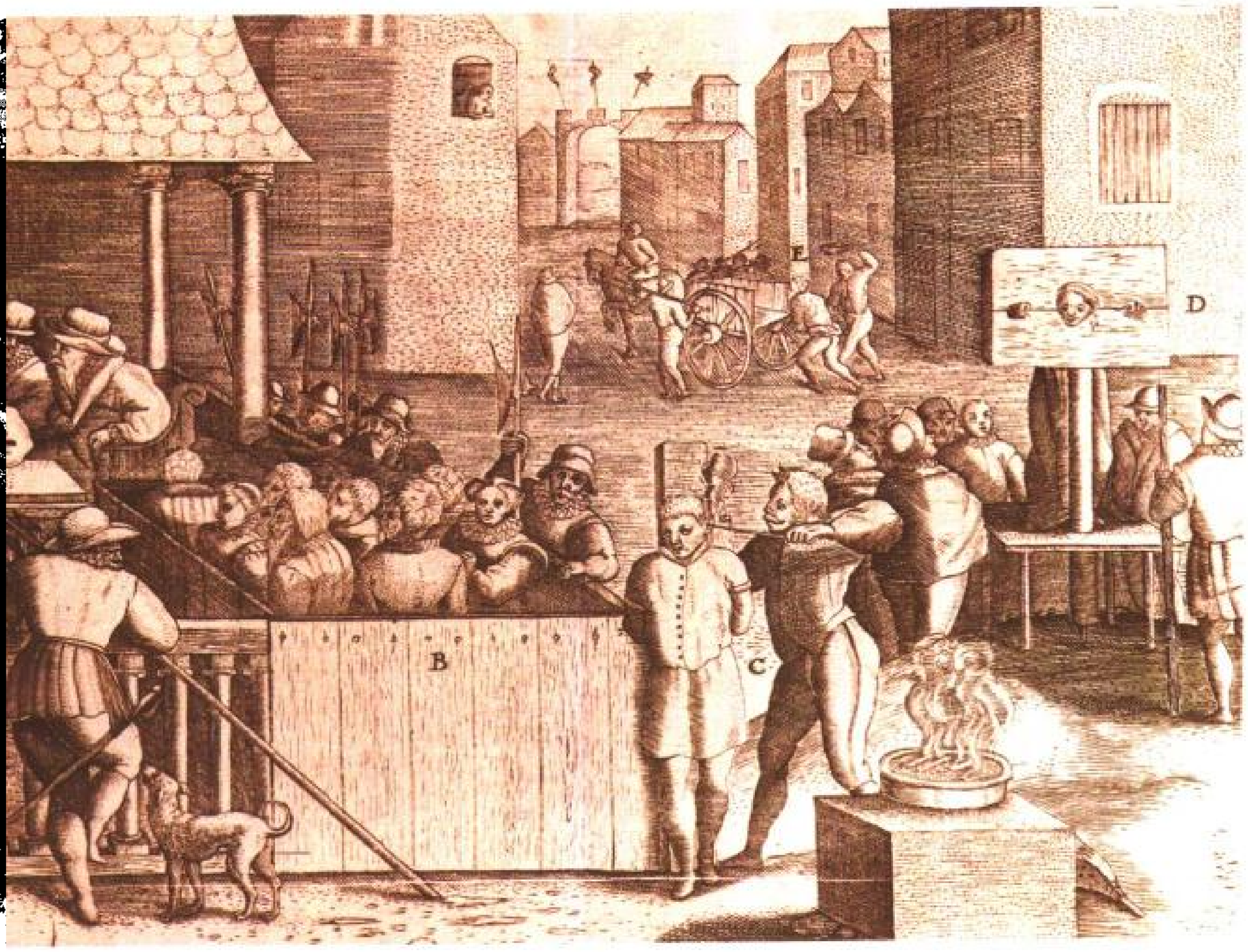


好人腓力是勃艮第、弗朗什－孔泰、佛兰德和阿图瓦的霸主。



巫术是15世纪的产物，在宗教法庭的诉讼渲染下变得有声有色

欧洲对巫术的镇压始于1420到30年代，包括多菲内（Dauphiné）、法瑞所属的阿尔卑斯地区（les Alpes）、



侏罗地区（le Jura）等法国东部区域。这些地区从13世纪以来也一直是韦尔多教徒集居之地。巫术的神话就在宗教裁判官追捕异端分子和巫师之际逐渐成形。

阿拉斯的韦尔多案显示宗教裁判工作的绩效，它以秘密审讯和酷刑——对某些被告多达15次——连带地举发了所有涉入者。

这桩案件的独特之处在于结局。在法庭上，多明我派的教士法官成功地把他的看法强加于人，而公国当局则对巫术的迅速蔓延表示怀疑。好人腓力公爵下令停止继续追究。卢万的神学家无法做出决定性的裁决，但是也不愿就此让阿拉斯法官为所欲为。至于巴黎最高法院却又为受害者平反。

15和16世纪的宗教情势非常混乱，在研究魔鬼传说的产生和猎巫浪潮的兴起时，我们必须把这样的背景一并纳入考虑。西方基督教四分五裂，异端林立，1517年之后，新教改革派正式与天主教决裂。而巫术也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宗教忧患提出解答。

15世纪末期，大肆追捕巫师的司法机构四处建立，愈来愈多的人相信巫术的存在。但有效的镇压使人裹足不前，对巫术的无情打压和恐怖活动因而没有继续扩大，但这些最后的防线不久也纷纷崩溃。

巫术到底是什么？从其和善的一面来说，是一种特异能力；从其严肃的一面来说，就是一种反宗教行为

“巫师”(sorcier)这个字的法文原意，是指能够经由祭祀或象征的仪式去改变他人命运的人(字首sors在拉丁语中表示“遭遇”或“命运”)。巫师最常见的施法形式是下咒语，于是它便成为“巫术”和“诅咒”两词的同义词。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中表示巫术的字fattura和hechiceria，也都意味着“包藏祸心”。只是从15世纪初期开始，“巫师”的意义历经演进，更明确地意指他们的法力是源自魔鬼附身。

至少在这些神学家的眼里，巫术是一种反宗教的



中世纪末期的基督教欣然接受摩尼派的思想。上帝与撒旦的对立学说引起内部分裂。从物质上来说，魔鬼可以进入人的肉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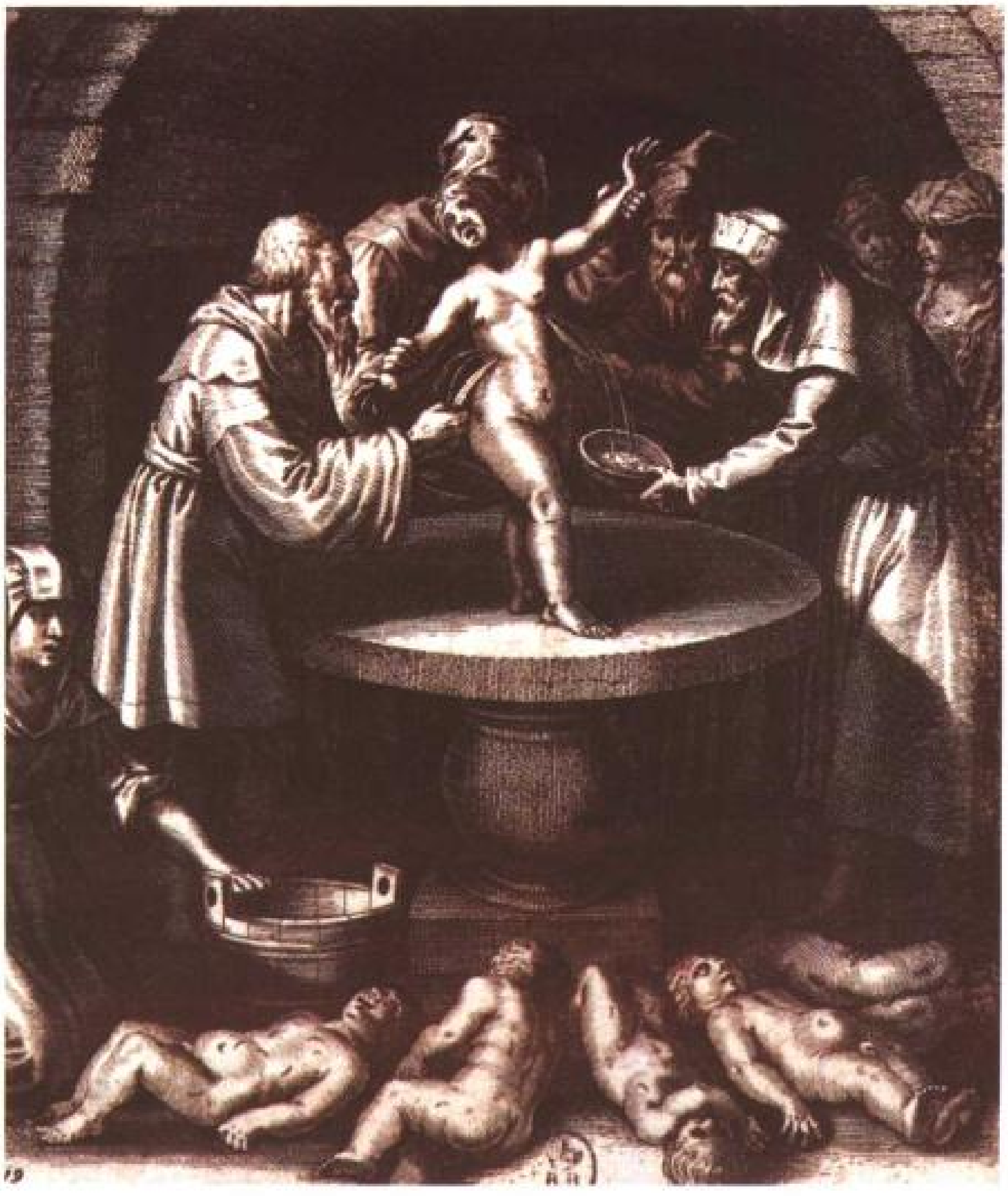
“人们说他们的法术可以呼风唤雨，预测未来，剥夺某人的果实和奶水以转移给另一个人，有数不尽的奇术妙能。这些人，不论男女，一旦被发现，就必须交给国王处罚。”





《日耳曼历史运动》

行为，巫术的施弄者是巫师，他们致力于撒旦崇拜。中世纪衰落时期的特征之一，就是将撒旦的形象夸大成强大且无处不在，并把时代的一切弊病都算在撒旦的帐上。上帝是善的源泉，撒旦是恶的祸根，两者为争夺世界而战斗。这种观念形成后，深植于社会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到近代，尤其是天主教世界，善恶对立之说仍是根深蒂固。





异端分子和犹太人都被怀疑在搞巫术

有证据显示，从11世纪起，人们就相信崇拜魔鬼宗派的存在。历来一成不变的做法是，将所有异端分子或被当作异端分子的团体都逐出教会。为了显示镇压的合理性，他们会在群众面前，把这些持有不同看法的教徒说成青面獠牙的模样。于是，崇拜魔鬼、憎恨基督教、黑色弥撒、食人祭礼、集体淫乱等传说便应运而生。大部分异端运动都被冠上这类可怕的罪名，如弗拉德切利派（les fraticelles）或韦尔多派。弗拉德切利是13世纪从圣方济各派分离出来的派别，主张教会回归《福音书》上的安贫传统。犹太人每次遭到迫

当初罗马当局迫害基督教，在祭礼上杀害儿童；而现在换成基督教用这种仪式迫害犹太人、异端分子和巫师。从13世纪以来，法兰西国王循序渐进，把犹太人驱逐出境。此举既出于宗教热忱，也出于金钱需要。

害也都被控同样的罪名。他们被逐出王国，财产上缴国库。巫魔会在法语中常与犹太教会作为同义词，显然也出自于对犹太人的迫害。

法兰西王国对替人扣上这条破坏教会秩序的罪名，可说得心应手，不择手段。14世纪初，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pe le Bel）和他的枢密大臣诺加莱（Guillaume de Nogaret）就利用这个罪名，控告圣殿骑士团（ordre du Temple）与魔鬼打交道，成功铲除了其中的显赫人物，把他们送上火刑架。这不但击溃了圣殿骑士团，他们庞大的财产也遭没收，接济一时匮乏的国王金库。

中世纪末，麻疯病人很多。人们把麻疯病视为一种不名誉的病，并将患者逐出社会，集中在麻疯病院里离群索居。这些病人是绝对不幸的象征，也是被遗弃者的象征，巫师也属于这一个世界。麻疯病人走动时，要摇木铃表示自己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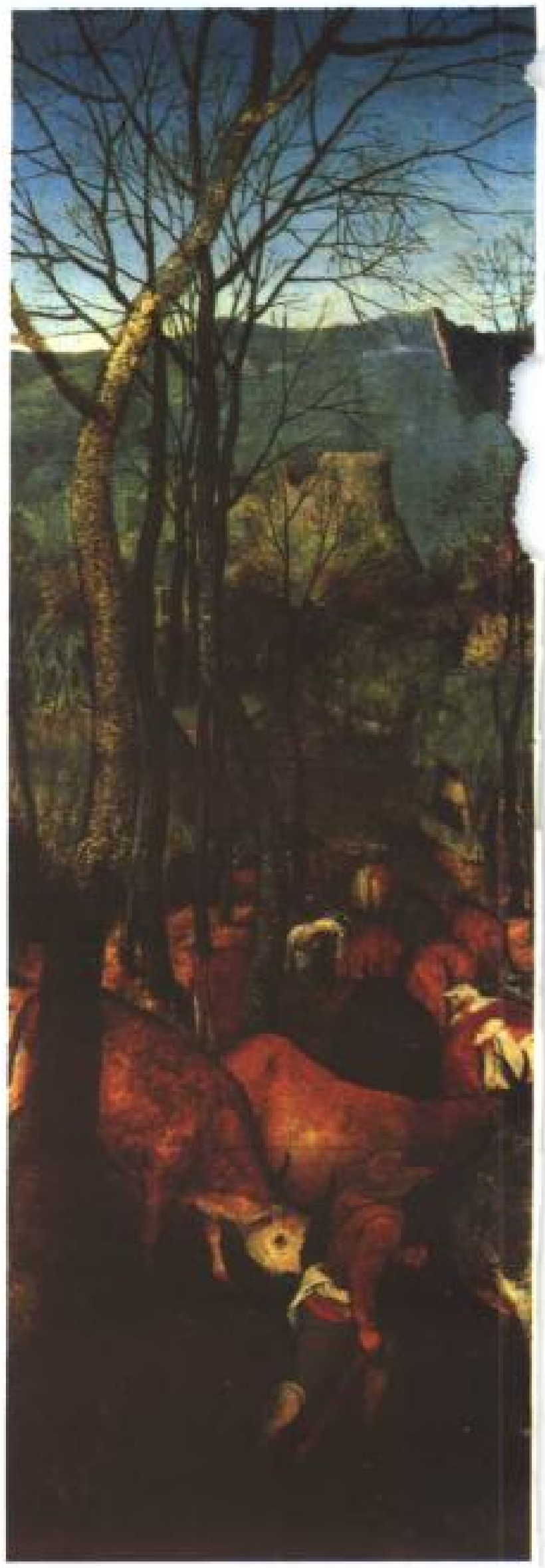
流行病和贫困使得人口大量死亡，这必然是妖魔作怪

一个人能够暗算他人或者整个团体，在法国，这种想法从5至8世纪的墨洛温（Mérovee）王朝就开始流传，古代档案中也屡有记载。人与动物患染流行病、农作物歉收、自然灾害都使老百姓的生活朝不保夕，这些痛苦都需要得到解释。流行病就被故意说成是某些集团的阴谋活动。犹太人首当其冲，人们指控他们在井里下毒，在门把和墙壁上涂油脂加速疾病传播。还说有人能够呼风唤雨，让暴风雨打到敌人头上，伤害他们的牲畜，使乳牛断奶、家里死人。每次遇到这样的不幸，村人就对心目中认定的巫师实行报复，经常用私刑处死他们。



中世纪的最后200年时局动荡，以

致一位诺曼底历史学家曾说，15世纪上半叶人口遭到毁灭性的浩劫。法院卷宗里的巫案层出不穷，这种迹象说明老百姓的不安日渐增长，因而愈来愈容易接受巫术的意识形态。



民间传说中的妖魔出没，要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传奇

一个女人到了夜里会变成一头猛禽，发出可怖的



近代的巫术是一种乡村现象，表明农民生活的脆弱性。为了说明歉收、天然灾害、疫病流行的原因，女巫是理想的牺牲品。



叫声，飞进房屋里面吞食婴孩。这种黑夜女巫的形象，是神怪传说的另一个重要元素。这类传说自古就有，见载于罗马文学和希腊神话。10世纪，日耳曼特里夫斯（Trèves）的勃鲁姆（Réginon de Prüm）写了一部供主教阅读的隐修纪律指导书——《主教会规》*(Canon episcopi)*。

这是一份8世纪法国加洛林王朝时失传的主教会

在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中，勃鲁盖尔（Breughel）最擅长于描述佛兰德农村发生的变化，与畜牧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性。在佛兰德，如同在英格兰，牲口经常是巫师的目标。




Adrianus Hubertus excu.

议纪要。里面记载几名受撒旦诱惑的妇女，与罗马女神戴安娜（Diane）一起骑在某些动物背上飞行。戴安娜是跟月亮、水、沼泽地有关的女神，照顾妇女分娩。而这些都跟巫术紧密联系，以致有的专家称她为“女巫的神”。后期的文献提到希罗底（Hérodias）的名字，她是罗马希律王（Hérode）的妻子，间接害死了施洗约翰(Jean le Baptiste)；书中也有提到霍尔达（Holda），日耳曼万神庙的女神像。不论怎样，魔鬼学家引用《主教会规》这部书为镇压辩护，也确定了女巫的形象——她们在夜里骑着一把扫帚或一头动物，从窗子、墙壁或烟囱飞出去参加巫魔会。

“有些邪恶的女人，皈依撒旦，接受魔鬼的幻想和迷惑，她们相信并公开承认，到了黑夜时刻，她们骑上某些动物，在异教徒女神戴安娜的率领下，成群结队在深更半夜穿越广大的田野，某些夜里她们也会遵守戴安娜主人的命令，出来侍奉她。”

《主教会规》
（9世纪）



关于魔鬼的理论首度出现于15世纪末，宗教裁判官大肆搜捕

这种魔鬼的故事老早便散见于古史中，而自中世纪起，又藉由欧洲传说和宗教信仰流传下来。到了15世纪略具雏型，最后收入鬼怪传奇，一直盛行到17世纪末。对于巫师的镇压，15世纪初就已经时有所闻，但是一直到这一世纪的80年代才见魔鬼巫术的理论阐述，而奠定基础的则是两部典范著作。

一部是1484年12月5日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颁布的一道谕令“*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颁布这道谕令是因为，在这之前，宗教裁判官一直在莱茵河谷追拿异端分子，尤其是韦尔多派，但是出现了巫术的问题。两名宗教裁判官在上日耳曼地区(Germanie supérieure）的科隆（Cologne）和美因兹





巫魔会祭仪只存在于想象中，却构成信仰巫术的主要罪证。于是，在中世纪，巫师成为魔鬼反宗教的新教派代表。魔鬼能够幻化成许多形体：鹰头狮身怪、人面龙、山羊、癞蛤蟆或其他怪兽。魔鬼宗教的唯一宗旨是引诱教徒脱离天主教。巫魔会模仿天主教仪式，入教者要重新受洗，奉献出儿童——那是跟鬼怪结合的爱情之果——作为牺牲，在一顿丰盛的宴席上吃掉。

(Mayence) 工作，却因当地官员不愿配合而发生冲突。宗教裁判官斯伯伦吉(Jacques Sprenger)和英斯蒂道里斯(Henry Institoris)奉旨进行一项秘密的镇压任务，于是教皇颁布这道谕令以便扩大两人的权限。这是教廷第一次感受到对巫术立法的迫切性。英诺森八世在谕令中说道："最近，我们听到一些令人难过的传闻，在上日耳曼的某些地区，以及美因兹、科隆、特里夫斯、萨尔兹堡(Salzbourg)、不来梅(Brême)等省、市、乡、镇，许许多多的男女，忘了自己的救赎，偏离天主的信仰，与睡梦中的异性交媾，诅咒罚誓，施展魔法，妖言惑众，胡作非为。他们使女人不能生育，使小动物夭折，使农作不生，使果树枯死，……"这也是教会第一次把魔鬼巫术和诅咒相提并论。1484年这一道教皇谕令可以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巫师追缉令（请见140页）。



印刷术问世，使得论述魔鬼的著作传遍欧洲，起诉书犹如雪片纷飞

两年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普勒斯（Jean Prüss）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书，名叫《女巫之锤》(*le Marteau des sorcières*)，是魔鬼文献中最成功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是针对裁判官而写。与以前同类书籍不同之处，在于它专门叙述如何侦查巫师的罪行。作者是宗教裁判官英斯蒂

MALLEVS MALEFICARVM.

MALEFICAS ET EARVM

道里斯和斯伯伦吉，也就是1484年教皇谕令的受件人。

英斯蒂道里斯出身阿尔萨斯（Alsace）的赛勒斯塔特（Sélestat）多明我派修道院。漫长的神职生涯中，他曾在阿尔萨斯、莱茵河谷、巴伐利亚（Bavière）、奥地利（Autriche）、波希米亚（Bohême）和摩拉维亚（Moravie）追捕过韦尔多派、胡斯信徒（les hussites），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异端分子和巫师，后来在奥洛莫乌茨（Ollomutz）和布尔诺（Brno）之间进行调查时失踪。他可能是《女巫之锤》唯一的作者，但这份成功的荣耀应与斯伯伦吉一起分享。斯伯伦吉出身于巴塞尔（Bâle）郊区，也在家乡的多明我派修道院修行。他是一位大学者，担任科隆神学院教授，后来成为神学院内布道兄弟会修士院院长。斯伯伦吉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管理人员，在该会内担任重大职务。但是他担任裁判官时，却好像施展不开。他大半辈子都在改革神圣罗马帝国的多明我派修道院制度，宣扬玫瑰经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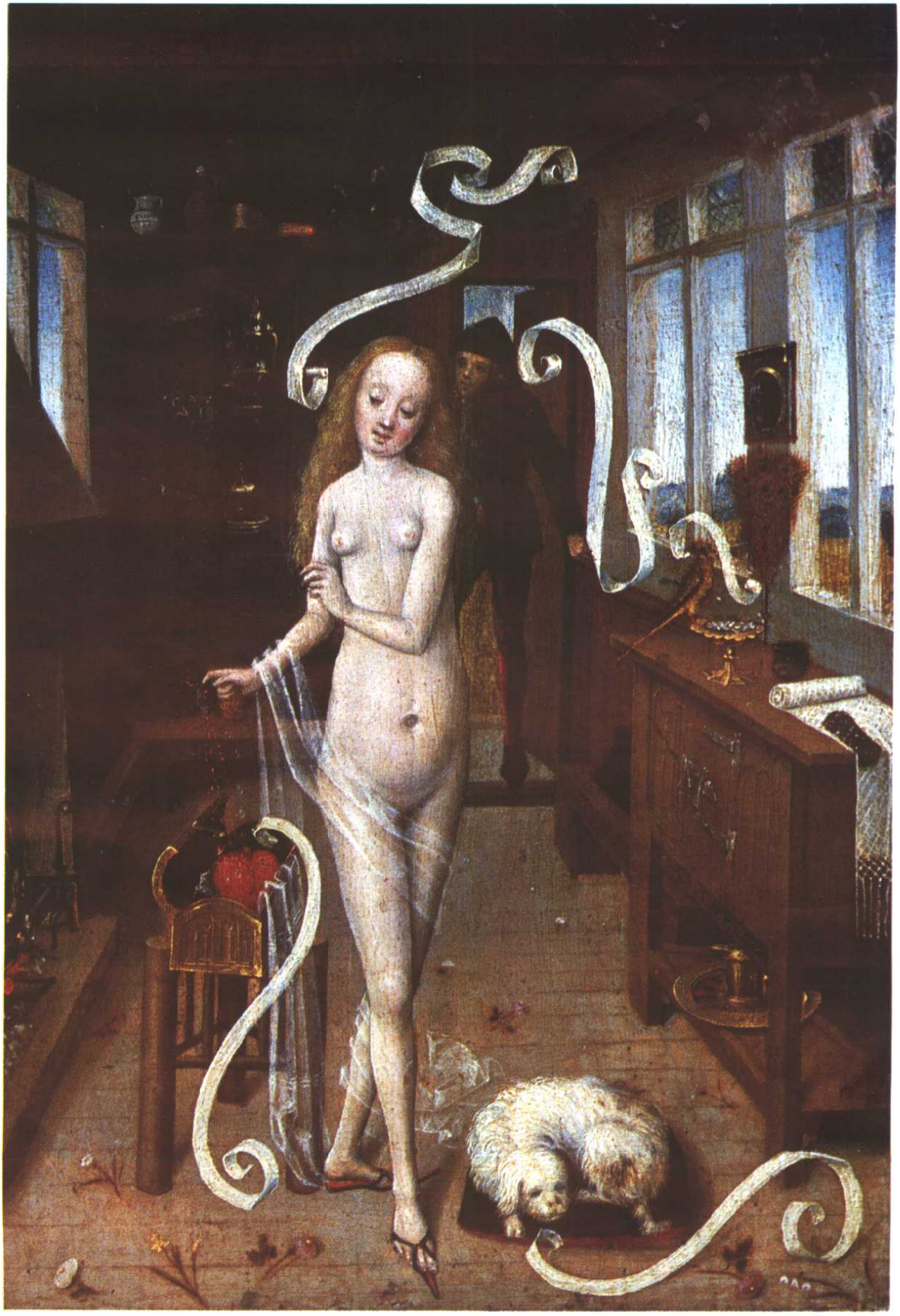


他在知识界和宗教界的权威性，给这部书提供了道德和神学的保证。17世纪以前，这部书是追捕女巫的基本手册。

中世纪末，森林在伐木者的斧头下日益缩小，但仍是阴森而可怕的。森林是一个奇异的世界，里面充满妖魔鬼怪，奇兽精灵。因而对魔鬼学家博丹来说：“罗马神话中森林的精灵、神仙方恩（faunes）、撒特（satyres）和西尔瓦诺斯（sylvains），只不过是些鬼怪和凶煞。”



英诺森八世的教皇谕令，吹响了猎巫的号角。



15世纪末，西方走上了镇压的道路，
连续掀起了几次镇压高潮，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是在1580到1670年间，
然而这种政策
有时给社会带来重大的祸害。

第二章

捉拿女巫

“希望大家明白，我和巫师势不两立，我绝不会饶恕他们，他们不但罪恶滔天，而且人数日益增多。”

博盖
（Henry Boguet）
《巫师恶言录》
1602年



15世纪末，追捕女巫的社会因素都已齐全。如果说那个世纪初发生的事件无足轻重，那么1480到1520年间和1580到1670年间，则是两个大张旗鼓的时期。这两次镇压浪潮的打击力度和影响波及的地区有所不同，前一次发生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由宗教法庭进行追捕活动，受迫害的人数比较有限。相对之下，半个世纪后由世俗法庭接手的镇压工作，则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

13 48年到1670年间，西欧每隔一段时期就要遭受瘟疫之灾。大家都乐意把瘟疫的传播归罪于魔鬼和他的代理人。这说明为什么巫师经常被控散布瘟疫。疯人（下图，意即“弄臣”）是中世纪末欧洲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他的疯癫意味着世界大乱。由于这个原因，他在狂欢节祭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巫师是异端分子和叛教者，他们死有余辜

这个严厉镇压的理由在《女巫之锤》一书中已见披露，后来也经常被人反复强调。巫师所犯下的是最为恶劣的罪孽。巫师危害他人这点且不说，他们还建立了魔鬼的事业，这就犯了宗教罪。此外，他们组成一个宗派，使得罪恶扩大蔓延，甚至用自己的鲜血起草一份盟约向魔鬼效忠。当时的社会，没有人会对基督教信仰感到怀疑，因而可以想象巫术罪恶滔天。巫师否认上帝的宗教而接受魔鬼的宗教，不但是异端分子，也是叛教者。他们是明知故犯，不像有些“信仰不纯”者糊里糊涂犯了罪。法庭对于这样的人毫不怜悯，也不引导他迷途知返，回到教会的怀抱。巫师若





对自己的罪供认不讳，就被判处火刑。如果他表露忏悔之意，法庭就宽大处理，在处火刑前先吊死或绞死他。如果他对指控矢口否认，法庭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一般来说，法官会认为被告是受到魔鬼的唆使，尤其在被告推翻前供时，法官就会严判到底。

阿巴东(Abaddon)，阿斯塔罗特(Astaroth)和马蒙(Mammon)属于撒旦集团的士卒队伍。魔法师占卜时要召唤他们。

若是无法确定罪名，嫌疑犯就会遭到放逐，被褫夺公权，也差不多等于是烧死他。

王国的菁英人物愈来愈关注巫术

如果说魔鬼学来自异端邪说，而巫术妖法的神话是在宗教法庭的氛围中形成，这和世俗法官快速接手进行镇压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主教们将这个位子让给世俗的法学家，退居幕后。在法语文化中，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魔鬼学的论文连篇累牍地出版，成为书店的热门书。书的作者都是法兰西王国的法官，其中最著名的是博丹（Jean Bodin），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也是法国解析货币流通机制和

镇压施法邪教的道路，天主教并不孤单。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上半叶，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也曾进行女巫的追捕。但是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相信魔鬼传说。他们吊死女巫，而不是烧死她们，因为女巫犯下的是民法罪，不是宗教法罪。





“根据供词，她每周星期四和星期五晚间10点到11点会参加一次（巫魔会），过11点就回来。她把情人变成一条没有尾巴的黑色小犬，将她藏在右耳的耳朵里，飞到天[illegible]”

戈　荣

(P.Goguillon)

被判为女巫的供词

1679年5月29日

她被烧死于布雷尼

16世纪60年代席卷整个王国通货大膨胀原因的第一人。他也是16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家。可是，博丹在当时的声望，则来自他在1580年出版的《巫师的魔鬼术》(*Démonomanie des sorciers*)。这部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并在法国国内外多次再版。

博丹，1529年生于昂热（Angers），1596年去世。他在土鲁斯（Toulouse）教授罗马法12年，曾被怀疑为异端分子。



无独有偶，不少学识声望稍逊于博丹的官员，也都积极披露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德意志帝国领下的洛林（Lorraine）侯国法官雷米（Nicolas Rémy），在1595年出版《魔鬼》(*Démonolâtrie*)，法国东部西班牙领地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法官博盖在1603年出版了《巫师恶言录》。法国国王驻波尔多（Bordeaux）最高法院的顾问朗克（Pierre de Lancre）威镇西南方，也写了两部经典之作：《邪恶天使和魔鬼变形图》(*Tableau de l'inconstance des mauvais angeset*

démons, 1612）和《妖术绝非信仰》（*Incrédulité et mescréance du sortilége*, 1662）。但是捉拿女巫常用的手册还是《奇妙的追逐》（*Recherches magiques*）。这本书的作者是西班牙法学家耶稣会教士德·里奥（Martin Del Rio），1599年在卢万出版，后来又再版了好几次。



保禄三世任教皇时期(1534～1549)有两件大事：1542年成立宗教法庭圣职部，以及1545年召开特兰托会议。

到了近代，大规模的女巫追捕行动都是由世俗法庭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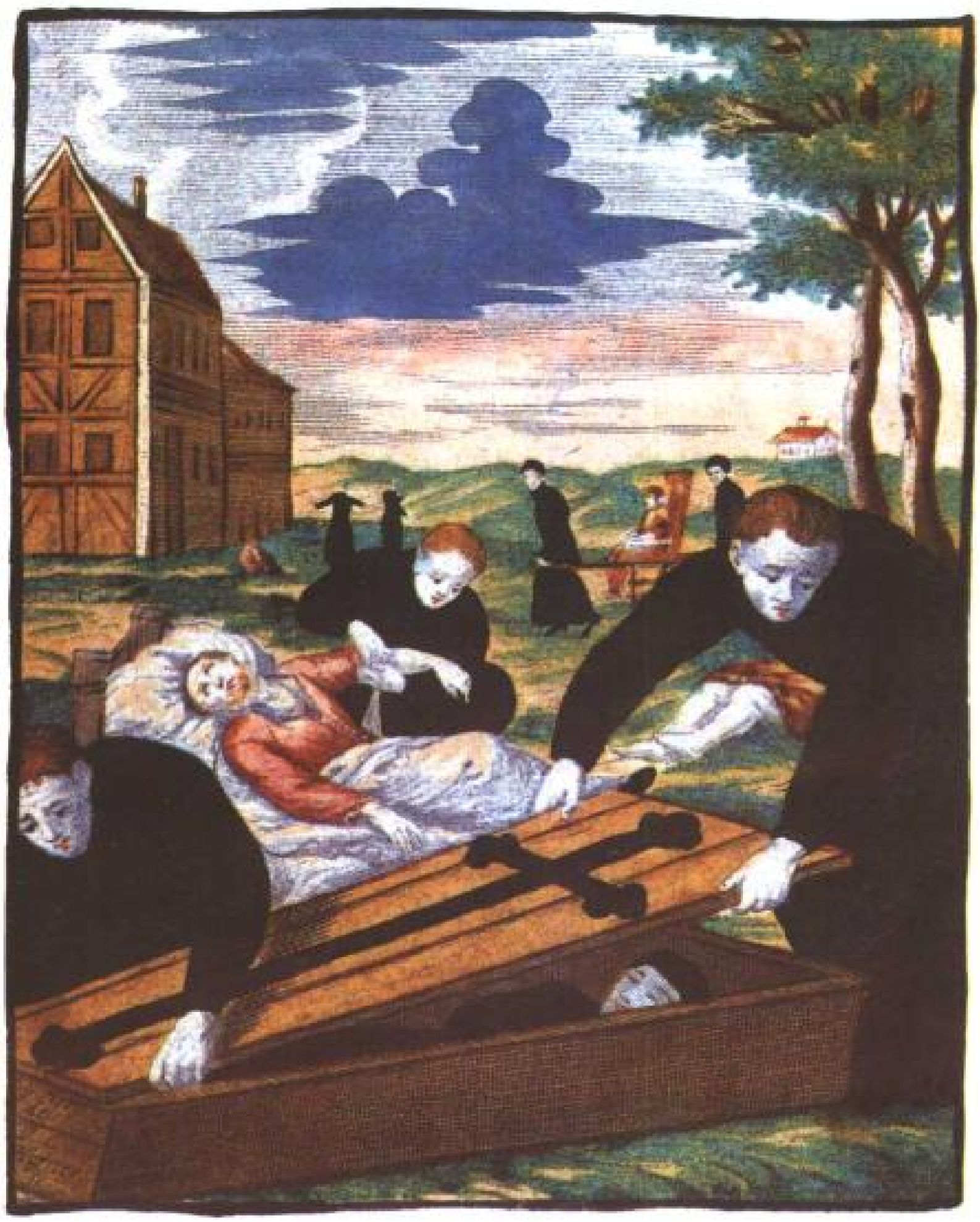
16世纪以后，对女巫的镇压迫害与宗教法庭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由诸侯和国王的法庭接手。我们不应忘记在欧洲封建制度下，“至高无上的司法权力”的重要性，它赋予诸侯宣告死刑的权力。绞刑架直到18世纪末还是遍布欧洲各地，是城乡的重要景观之一。


DISCOVRS
DES SORCIERS,
AVEC SIX ADVIS EN FAICT
DE SORCELERIE.

TABLEA
DE L'INCONS
DES MAVVAIS
ET DEMONS.

就法兰西王国的情形来说，中世纪式的宗教法庭在16世纪初已经完全销声匿迹，教皇保禄三世（Paul Ⅲ）在1542年改组的罗马宗教法庭也并未再介入对巫术案的判决。主教区法庭的职权逐渐丧失。理论上，被告不服还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是对巫师所起诉的

关于巫术的文件，由政府官员起草，说明16世纪末司法机关干预魔鬼传说的信仰。



“下面是巫师害人生的各种病。一言以蔽之，就是什么病都有：胃病、头痛、脚病、肠绞痛、瘫痪、浮肿等。……此外，对于中了法术的人，巫师让他们从嘴或肛门中排出针、马蹄铁、石头、纸。”

博盖

相信巫术的人日益众多，原因在于医学不够发达，这是可以确定的。疾病的产生及其令人不得其解的种种现象，都是现成的缺口。到了17世纪末，医学，特别在卫生和预防方面才有了进步。17世纪初，巴黎医学界率先提出抗议，对巫术作祟的说法表示怀疑。

V

TANCE ANGES

权力则转而由下级司法机构来负责。

在西班牙属地的荷兰，王权则直接参与了追捕女巫的行动。1570年颁布刑事法，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e Ⅱ)规定了巫术罪的定义，以及镇压巫术罪的法规，后来经过数度修正，内容渐趋严密。在洛林、德国莱因河地区、德国南部、弗朗什－孔泰等地，迫害女巫的行动雷厉风行，诸侯和国王的司法机构都难辞其咎。

乡镇内追捕巫师的风气滋长

引发迫害女巫的背景，一般来说，经常是人与人之间的夙怨。而当个人或集体遭到不幸，日积月累，遇到危机时便一触即发了。

随着宗教战争（1562～1598）、三十年战争（1618～1648）和投石党运动（Fronde,1648～1653），法兰西王国经济状况愈来愈糟，再加上歉收、瘟疫和动物流行病，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提供了产生这类社会现象的理想土壤。人民希望对这些不幸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于是认为一些存心不良的人做出丧心病狂的事，也就无可厚非了。



牧羊人跟自然关系密切，因此易于接受超自然力量的说法。

参加战争的军人络绎不绝经过家门口，时局愈来愈不安定；边境各省归并入王国版图后，却又迟迟没有建立王权，这些都促成驱魔思潮迅速扩展。大部分时间，地方法庭对民众的紧急要求应接不暇，民众往往迫不及待地代为执法，因而产生了私刑。这种草草了事的执法行动，是由所谓的中邪受害者或者“青年修道院”的青年所组织的。不少私刑都是在起哄引起混乱后发生的。女巫遭到追逐、鞭打，最后在一阵乱棍或石头投掷下丧命。凶手外出躲上几天，然后由村中乡绅出面，很快为他争取到一封赦免书。



1644年，几名属于吉也纳（Guyenne）部队的士兵在奥什（Auch）发酒疯，找上了遭到村民议论的雷吉娜。他们打她，在她的颈上系了绳拖在街上走，最



后把她投入吉尔河。有人还自告奋勇要去辨认巫师。他们在乡镇社团的召集下，掀起追捕的浪潮，所到之处总是一片鬼哭神号。

军队川流不息地经过，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其危害性不亚于歉收和瘟疫。士兵听到谣言，绝不放过“消遣”的机会，兴冲冲地参加猎巫。

女巫的“识破者”自称有仙眼

1644年巫术案蔓延时期，一名年轻的牧羊人走遍勃艮第地区，自称能看见女巫眼珠里闪烁的魔鬼光芒。凭这样就把认出的受害人交到诸侯法庭审判。最高法院对巫术的态度比较开明，曾经加以阻止，但是下级司法机构依然我行我素，对这类做法深信不疑。被告不



是处决便是放逐，没收他们的财产。

1670年发生在法国南部贝亚恩(Béarn)的事件闹得很大。一名16岁的年轻学徒，承认参加了巫魔会，他愿意为村子效力，摆脱祸害乡里的巫师。据他说，巫师们的脸上有黑色标志，像盖了一块头巾。他侦察过31个村子，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巫术，认出6210名巫师。光是在拉布尔加德村(Labourcade)里就有195名。当波城(Pau)最高法院风闻此事时，省里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社会生活完全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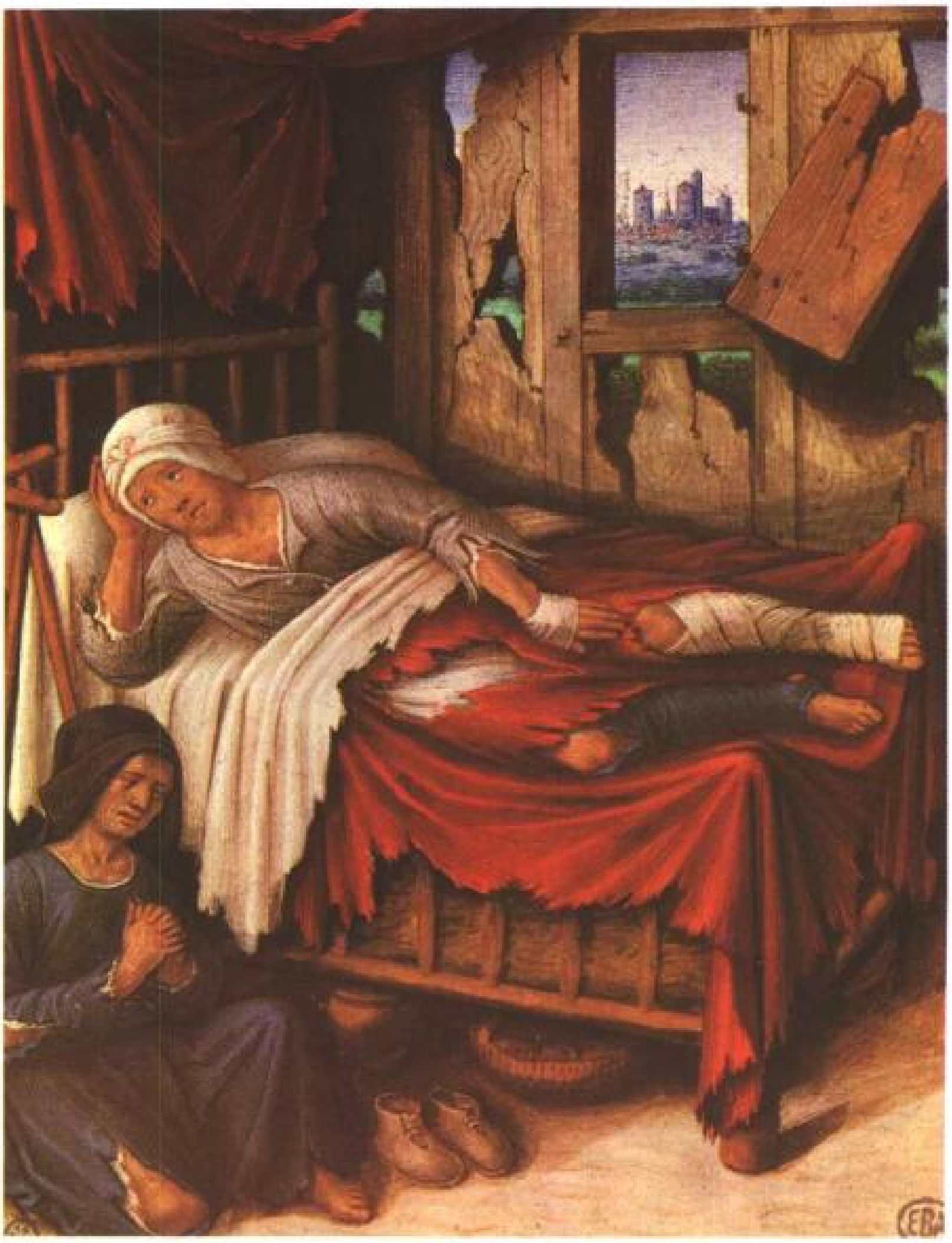
突 发性疾病，又加上久治不愈，症状捉摸不定，这样的病必然被说成是由妖术引起的。

参 加巫魔会的年轻女巫。



村里谣言决定一切，毫不留情。1599到1627年间，在巴齐埃尔的冈布莱吉村（Cambrésis）里，5名女巫受到审判

1599年，巴齐埃尔(Bazuel)的一名寡妇佩雪瓦尔(Reine Percheval)，被押到当地领主的法庭。起诉她的状纸堆积如山，说她攻击邻居的牲畜和家庭成员，她的女婿控告她杀害自己的外孙女。当地一名乡绅每隔一段时期就生一种“怪病”，他曾询问邻



16世纪以前，人或动物若是生了畸形儿，总认为是神对他的眼前报或是撒旦的作祟。这些迹象都由星相家加以诠释，然后印成活页新闻或“小报”迅速流传。直到16世纪末期，意大利战争、宗教战争引起的启示录式的紧张情绪渐渐舒缓，才使人们不把怪胎看作是神的预兆，而归入科学家研究的奇异现象。

村的一名女村医，女村医说他的病因在佩雪瓦尔身上。此外，他的乳牛还生了一头死胎哩！被告也跟一名韦尔多分子来往，他教给她诅咒术的秘密。这一切都说明这个无家无室、邻居视同仇敌的老婆子，无疑是一名女巫。当领主的执行吏逮捕她时，她心里明白劫数难逃，可是仍然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虽然她个性倔强，但最后还是屈服了，承认参加过巫魔会，并指认出几名同谋。最后她被烧死。

暴力循环自此开始。两年后，另一名69岁的寡妇吕厄（Aldegonde de Rue）遭到同样的命运。早在几年

前，加都村（Cateau）就有人指控她施诅咒术，从此这个恶名便一直追随着她。为了平息谣言，她决定到阿登（les Ardennes）的洛克瓦（Rocroi），请一名刽子手为她澄清。这名刽子手善于识别施法术的罪人，他已经揪出了274名。他叫吕厄把全身毛发剃光，然后再用长针刺她全身，寻找身上无感觉的部位，那是魔鬼与同谋订立契约时在对方身上留下的印记。最后刽子手在她的左肩上找到了五个小印记。



吕厄根本是自投罗网，不打自招。她被掐死后再遭火焚。1621年，还有3名女巫在这个村里受审。其中一名被烧死，另外两名被释放，但是有一人在1627年又受到指控。

当告密与调查的齿轮密合并开始运转后，就很难使它停顿。最后一场魔鬼“流行病”发生于1679到1683年间，在里尔（Lille）、杜埃和马希埃纳（Marchiennes）之间的区域猖狂肆虐。

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从数不尽的证词中还是可以看出巫术信仰的主要特征

加入巫术团体有如一种真正且秘密的入会仪式。请记住，那时代的人深信，献身给撒旦的宗派真的存在。魔鬼是精心的心理学家，他会利用人们一时的懦弱和糊涂，去迷惑今后可以为他服务的男女。他与对方订立契约，负责帮助他，以交换他的效忠誓言。被选中的受害者会试图反抗，在身上浇圣水、划十字或者怒骂诱惑者，但是都毫无用处。



魔鬼一计不成，会再生一计，终会得到他盼望的誓言，就像封建时代臣子向诸侯的效忠书一样。选民于是放弃天主教，投入新主子的怀抱。新主子用一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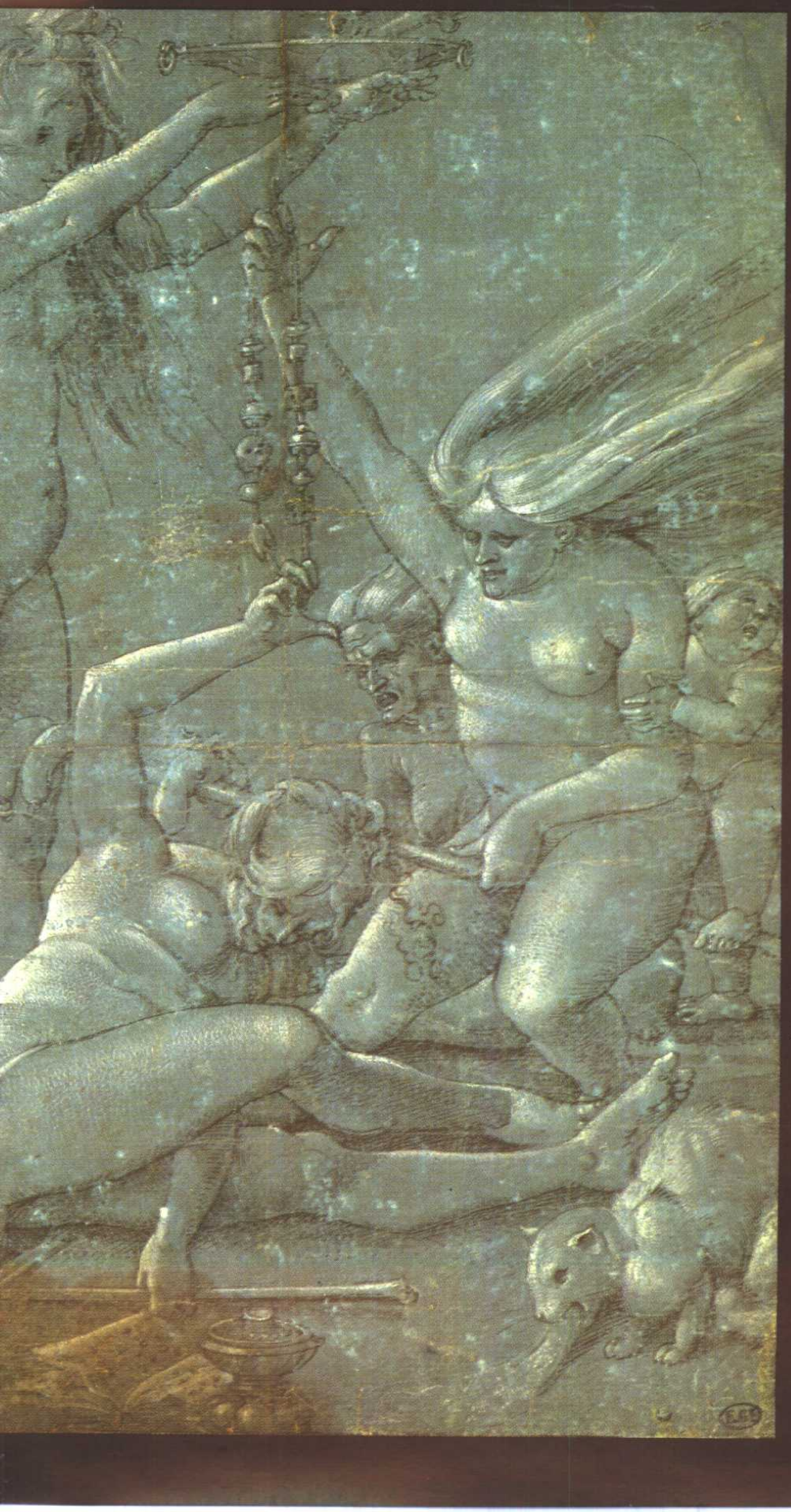


黑刺或爪子，在他的身上留下魔鬼的标志，这块印记的部位很小，感觉不到疼痛，经常是一块老茧、一个疣或一块小伤疤。如果受害者是女巫，还要跟魔鬼进行房事。

对于女巫而言，跟魔鬼睡觉绝不像魔鬼学所描写般是一桩喜事。女巫们经常埋怨新情人的狂暴和交媾时的痛苦。入会最后以婚礼结束，这样魔鬼与入会者的契约就正式成立了。黑暗之王会交给她几块金币或银币。这些钱币当然是假的，会在她的手中突然消失，或变成泥土粪便。

魔鬼传说离不开巫魔会。报官抓到男巫或女巫，首要任务就是要对方供认参加过巫魔会。这可以构成死罪。为了逼出这条供词，可说不择手段。





巫魔会前的准备

格里安的版画中对巫魔会的准备作了详细的描述。首先，巫师配制油膏，其中混有鸡冠鸟和蝙蝠血、铜屑、烟灰。一名女巫在一只小锅子里磨药，放在用马鞭草点燃的火堆上煮。其余的女巫跨上一把叉子或一头山羊腾云驾雾去赴巫魔会。油膏配好，就涂在一把叉子上，念一段可怕的祈祷辞。一名女巫向空举起一盘子骨头，另一名女巫在数念珠。念珠是若干只铃铛、两颗骰子、一个胚胎的头颅编成的。然后她们齐赴巫魔会，据博盖说，男觋与女巫在会上交媾配对，丑恶无比："儿子不放过母亲，兄弟不放过姐妹，父亲不放过女儿。我不说自明，简直是集天下淫乱之大成。"




1515



魔鬼学家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想厘清这些有教化意义的女巫高论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

学者们的意见分歧，以巫术崇拜的关键巫魔会来说，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巫魔会一般是在深夜僻静的高山深林或十字路口举行。众人在正中央生起一堆火，仪式便在苍白的火光映照下进行。男觋女巫个别接到魔鬼的召集后，大多徒步前往；有时魔鬼会让她们骑在猪、骡、山羊、

随着古文明的重见光明，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自然也乐于在希腊和罗马神话里汲取题材。女魔喀耳刻(Circé)成为巫术的知识楷模，而德尔菲（Delphes）和丘姆斯（Cumes）的女预言家，都令人想起先知的卜算本领。



公鸡等动物的背上赴会；有时魔鬼会起一阵狂风，把他们卷到约定地点。在洛林不常听说跨着棍子或扫帚飞行的传说，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当地民众相传男觋女巫全身涂了一层特殊油脂，可以将身体隐形，迅速越过大段距离。巫魔会是模仿天主教仪式但顺序颠倒的弥撒，并以切片的萝卜和木片代替圣体。仪式结束时，参加者向坐在小板凳上的主人发誓臣服，崇拜化身为山羊的魔鬼，“吻它的屁股”。接下来，他们在大宴席上吞吃小孩。最后，参加者碰上谁，就跟谁睡在一起。魔鬼也参加这场淫乱的游戏，他们化身为梦魔，在睡梦中跟异性交媾。

“黑夜中走进一个冷僻的场所，全身感到一种阴森的恐惧，我看到或者我相信看到万物飞舞，藉一道朦胧的光线，看出这是巫魔会。”

佚名，17世纪



魔鬼的性器官据说不会带来任何乐趣，精子是冷的。这些和魔鬼交媾后生的孩子，就是摆在巫魔会宴席上的佳肴（请见144页）。

巫师经过这样的入会仪式，成为撒旦的同谋以后，便获传授好几种作恶的本领，好为自己的主子效力。他们呼风唤雨，淹没农作物；召唤雷电，摧毁房屋树木；降下冰雹，打落青麦和葡萄。在他们的诅咒下，牲畜不会产仔，男人不会勃起，女人不会怀孕，不明原因的灾难接踵而起。他们把人骨磨成粉，做成毒蛊放在井里害人，在墙里和门把涂上散布瘟疫的油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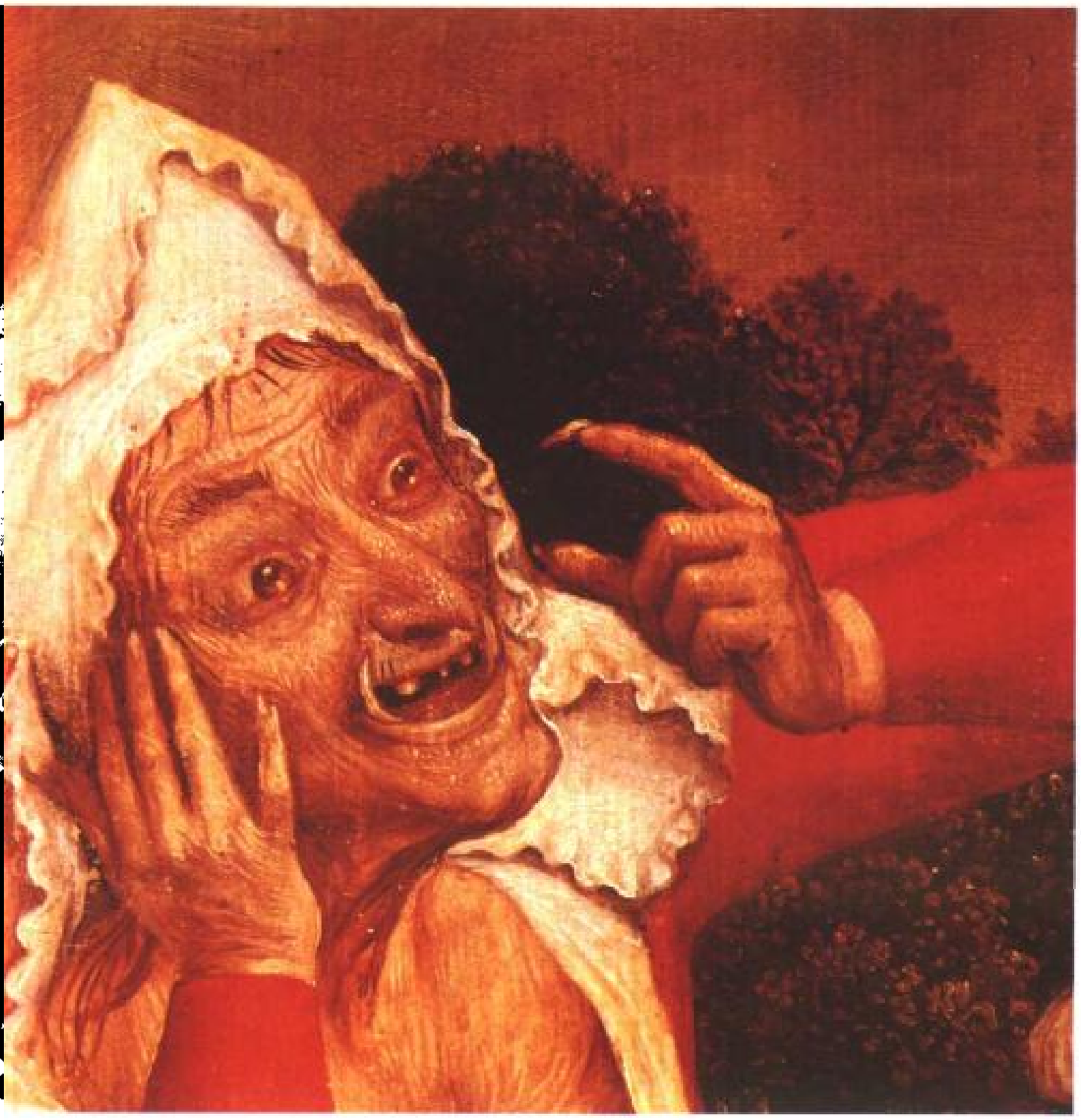


当时的人在恐怖之中想象力就特别丰富。他们认为巫师还有变成动物的本领，比如说变成猫爬进摇篮里闷死婴儿，抠出他们的眼珠；或者变成狼人，在田野里狂奔，袭击旅客。另外，他们感觉器官的功能都是停顿的，对于苦刑毫无知觉，也不会落泪（请见136页）。

施巫术的人经常是女性，孤居的寡妇就成为追捕的对象

人们在年老贫穷的女人之间，寻找所谓的罪魁祸首。受到中伤而被控为巫婆的，通常是一些有土方治病经验的妇女。她们掌握治病的秘方，于是大家便怀

人们控告施法，绝非偶然。控告对象往往是农村社会中作用重要的女人。由于她们深谙植物的奥秘，一旦与其他人的关系趋于紧张又传出有巫术作祟，她们在当地人眼里就成了嫌疑犯，因为她们的传统本领使别人害怕。



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反女性成见，一直流传到17世纪。女人使人害怕。医生不理解她们的生理，神学家把她们看作反复无常的人，必须时刻加以防范。从法律观点来说，她们先受父亲的监护，后受丈夫的监护，只有到了寡居时才获得相对的独立自主，但是地位每况愈下。米歇莱（Jules Michelet）认为寡妇受到社会的排斥，因此想在巫术中寻求报复的满足。

疑她们会诅咒。她们经常是孤苦伶仃的寡妇，在那个时代，社会根本不时兴什么关怀老年人的想法。

连神学家也抱着希腊名医盖伦（Galien）的古医学理论，大言不惭地批评女性的弱点，一口咬定女性对魔鬼的幻觉生来比男性更敏感。这也就是大规模的猎巫运动（其实根本就是捉拿女巫运动）的起因。最初的猎巫运动的性质可能并非如此，也未达到横扫一切的程度。只不过是某一个村子内民情汹涌，又遇到一位





两名世俗女子（或者是夫人和她的女仆）参加巫魔会，这样的画面是绝无仅有的，自有其特殊的价值，而后景向鬼怪致意的仪式更值得深入研究。专家们提出两种假设。根据第一种假设，魔鬼的礼拜中保留了罗马人祭祀两面神伊诺斯（Janus）的仪式。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朗克不加思索地说：“雅奈特（Janette）说他（魔鬼）有两张脸，一张在前面，一张在后面，像伊诺斯的画像。”据第二种假设，这是一种民间娱乐，类似一切反其道而行的庆祝。在这个世界里上下颠倒，左右错位。

狂热的法官听之任之，才开始大肆追捕；当群众的热情冷却下来，追捕行动也就偃旗息鼓。然而每隔一段时间，这种情形又在其他地方出现。这种时兴时灭的特点使全面掌握扫巫现象困难倍增。

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司法制度，讲究的是教育意义，因而采用名誉刑，藉以贬低受刑人的社会地位。

如今，历史学家认为受害人并没有像传说中那么多

在1580到1670年间，西欧各地都持续笼罩在血腥的气氛中，而且范围之广前所未见。对于女巫的追捕大多是根据当地的情势和法官的性格，间歇性地进行。最猛烈的时期是17世纪的前25年，然后是该世纪欧洲处于最大危机的40年代，最后在60年代兴起了几波镇压浪潮。

17世纪末，欧洲镇压烈焰不再，只有在几个状况特殊的地区，才有短暂的复燃迹象，唯一的例外是波兰，当地到了18世纪初仍有追捕女巫的活动。

我们该不该依据缉巫法官的说法来统计受害者的人数呢？事实上，这些法官的证据往往言过其实，充满狂热。

比如说，雷米法官于1576到1606年间坐镇洛林地区时，他毫不隐晦地承认，曾下令烧死了二、三千名女巫。朗克和他的同僚德斯巴涅(Jean d'Espagnet)，从1609年开始血洗拉布德 (le Labourd)，据说点燃了几百座火刑架。



朗克与博盖在10年内于弗朗什-孔泰举行了30多次庭审。朗克还说，波尔多最高法院在1577年处决了400名女巫。



胆颤心惊的人可能夸大了追捕女巫的规模。但制造恐怖气氛，夸大案情严重性，也是宗教法庭的目的

今天的历史学家对魔鬼学家的证词持以审慎态度。他们不否定镇压的规模，但是认为镇压的影响甚为有限。比如说，古时候为西班牙属荷兰镇地的北方省是镇压女巫的中心地带。在14世纪末到17世纪末，但是当地被定罪的人不到300人，而其中约有一半的人遭到了处决。

当然，历史学家在调查时可能还遗漏了某些审判，猎巫运动可能在其他地方达到白热化程度，并不是所有的巫案都是在法庭接受裁决，很多案子都被私刑了事。然而，16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并非到处都火光熊熊。倒有可能是因为审判与处死屡见不鲜、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区广，因而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猎巫运动所以会耸人听闻，促人警省，绝对是法律裁判的影响所致，它使这种现象蔚为风气，成为不可捉摸的、流动的、令人焦虑的东西，特别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16世纪的欧洲，书籍出版和销售受到教会和国家的双重监督。1559年，教皇保禄四世（Paul IV）颁布第一份官方禁书目录。他的继任者更加严厉，逐年增添这份目录的内容。1571年，庇护五世（Pie V）建立一个红衣主教圣职部，专门负责这项任务。但是列为禁止刊行的书籍主要是异端教派的书。由于巫术和魔法都不见记述，可以说明它们不属于这类镇压的对象。



到了16世纪，巫术被视同异端，
也是亵渎神明的罪行，
世俗法庭承继宗教法庭的作法，
招致的结果自是不言而喻。
当一名农民，不论男女，
跌进这样的罗网，
很少能有脱身的机会。

第三章

毫不留情的司法机器



巫案除了引起轰动和造成残酷的印象以外，还使人对诉讼程序产生疑问，在中世纪末到启蒙时期之间，司法的发展因而加速进行。法国大革命之前，巫案的影响始终存在。

只要公共场所谣言一起，司法机器就会立即运转，亮出可怕的全套武器。一旦怀疑有巫术生事，法官必须毫不迟疑地干预，进行追踪调查。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引起这种怀疑。一切死亡、疾病，一切事故、不幸，只要稍稍出现一些异常迹象，都可以归咎到巫师头上。

譬如，一名妇女生了几个死胎，某人从梯子上仰天跌倒，在吵架中骂了一句“愿魔鬼把你抓去”，与众不同的性习惯，经常变换住所，谈到巫术时坐立难安或眼睛盯住地面，上教堂时过分招人耳目，十字架的念珠无故断了等等。



女巫招来的一个魔怪。



博丹说："当您审判时，什么人都不用怕，因为审判来自上帝。"

一名巫师的供词，也可拿来作为指控另一名巫师的证据，即使这份口供是严刑逼问出来的结果。另外，未成年的子女，若密告父母曾诱骗自己接触巫术，也会得到法庭的受理。

在我们探讨预审经过以前，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法官是巫师的头号敌人，那他们如何预防巫师诅咒自己呢？这些法官和助手不断地在所谓的巫师身边来去，怎么会不受魔法的影响？他们自有一套遁辞，说什么法官和黑牢都有护身符，魔鬼的妖法对他们无可奈何。

欧洲人对于还没有认识的世界，都抱着一种神奇荒谬的幻想，巫术就成为这种幻想的宣泄。16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Jean de Mandeville)的《游记》提供了读者神游幻想的空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地平线缩小了，异国色彩自然地产生了变化。客观知识总是把神奇王国越推越远，而巫术也属于这座神奇王国的一部分。



为了落实巫师的罪名，法官任意使用各种假定和证据

法官依据经验，累积了几种屡试不爽的方法，可以证明被告是真正的女巫。最常用的是水验法。这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种神判法（ordalie），法庭认为使用这方法检验有罪无罪，跟寻找魔鬼标志一样万无一失。他们把被指为女巫的人捆在一块大石头上，扔进河流、沼泽或运河里。如果她随水漂流，就是魔鬼不愿意看到信徒死亡的证据。他们以此判定此人是否曾经与魔鬼打过交道。她若是女巫，就马上处死，相反来说，如果她沉入河底，就可证明自己的无辜。

另外，他们也认为巫师能够在空





中飞行，和魔鬼进行心灵的交流，因此巫师的体重要比看起来轻，而这也成为另一种检验女巫身份的方法。

魔鬼可以把他的标志印在巫师身体的任何部位，因此用针刺在这个部位上，巫师毫无感觉，也不会出血。法官必须剃掉嫌疑犯全身的毛发，以便把巫师可能藏在毛发下的护身符除去。之后法官用小针或小刀刺扎嫌犯的身体，直到找到没有反应的部位为止。这个部位就是标志。巫师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会流眼泪，不论遭受到精神或肉体上的折磨，巫师的眼睛都流不出泪水来。博盖曾经问一位女巫嫌犯普吕东（Denise Prudon）她为什么不哭。她回答说，她已哭够

神判，或称“上帝的判决”，是仲裁争讼的一种做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日耳曼人入侵和欧洲基督教传播的时代。神判的原理在于上帝不会抛弃无辜的人。17世纪前对巫师进行的水验法，就是这一种古老审判法最后的展现。





了，不会再流泪，她遭到太多的毒打，眼泪都已流干了。但是根据魔鬼学家的说法，这是魔鬼传授给巫师的抑制法。有些被告受刑时没有感觉，那就是巫术在作祟，据说魔鬼可以使他们出神发呆。



传统知识与魔法妖术含混不清，使得了解植物习性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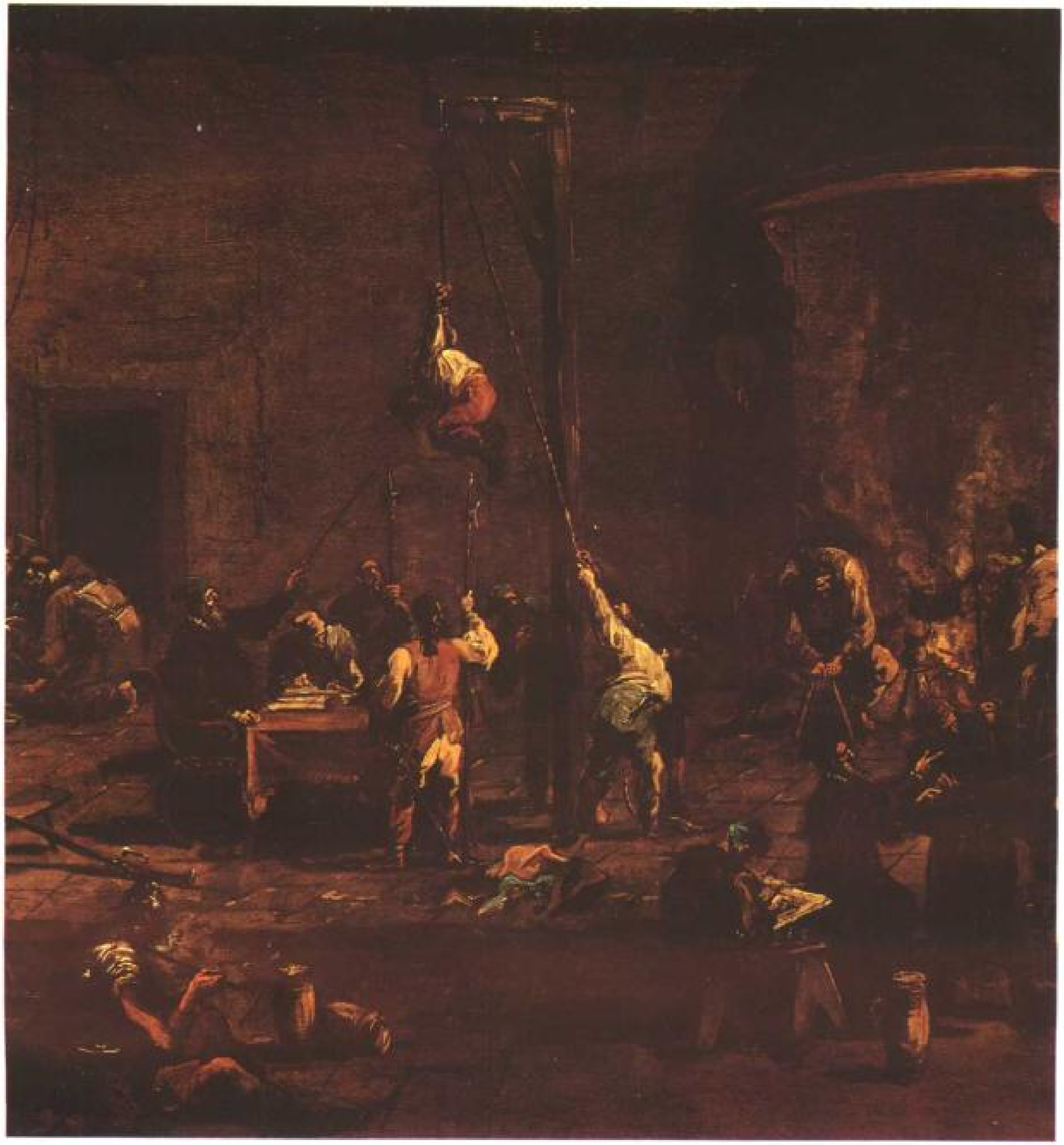
一旦女人被怀疑是女巫，很少能获释开脱：审讯时每个回答都可以被安排成有罪的证明。

阿德里安娜·德尔(Adrienne d'Heur)年约60岁，是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金银匠巴凯松(Pierre Bacqueson)的未亡人，经营一家旧货店。她的性生活非常不正常。她的母亲和其他亲戚都曾被怀疑是巫师。1646年8月10日她被关入大牢，14日开始审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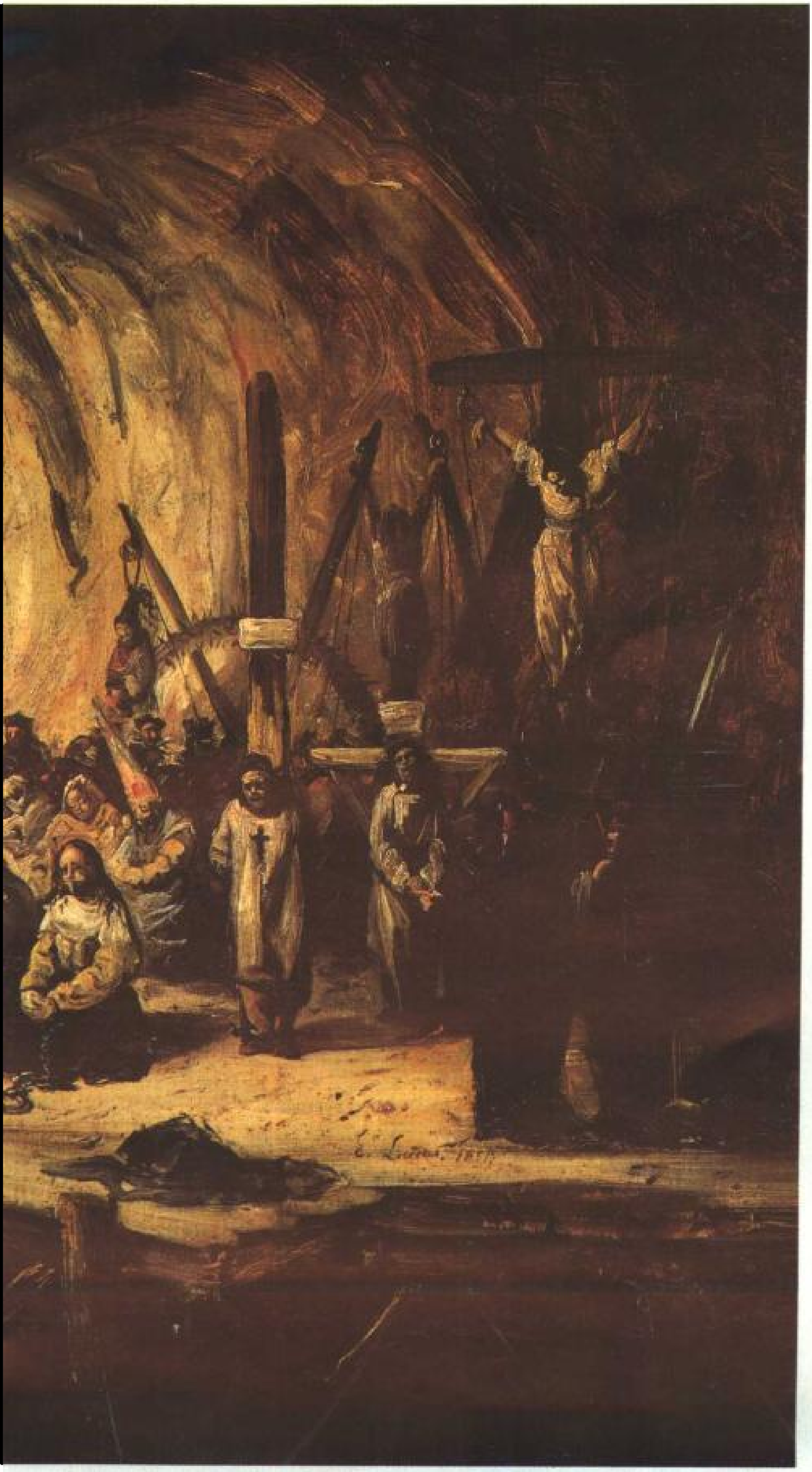
有 32 名证人出庭指控她。

庭上问她信不信有巫师的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倘若回答“不”，否认巫师的存在就等于否认魔鬼的存在，这表示自己是个异端；倘若回答“是”，便引出下面的问题：“你认识谁是巫师，怎么认识的？”阿德里安娜很有技巧地说，根据《圣经》，世界上是有巫师的，他们是那些向恶魔祈祷、杀害其他人的人。

宗教法庭留给西方人阴暗的回忆，可是它在大规模的猎巫运动中并没有多大的责任。相反的，英国没有宗教法庭的组织，对诅咒术的镇压却十分严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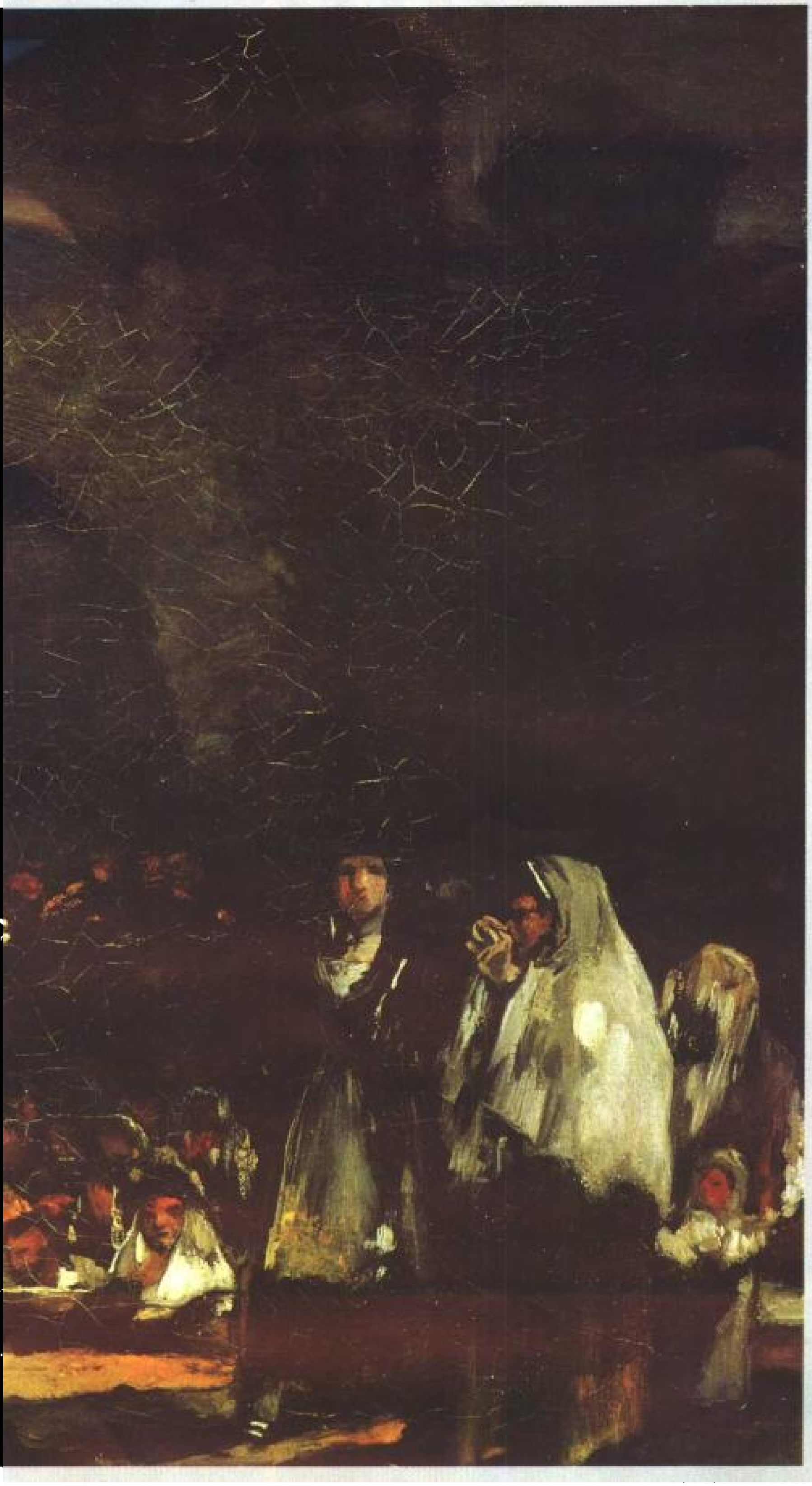




宗教裁判机器

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具有双重功能，一是隶属罗马教廷的精神法庭，二是西班牙的政府机构。法庭最高单位设最高委员会。所长、审判长和成员都由教皇任命，透过设立在各地的15个宗教法庭行使权力。每个法庭有几名法官，负责从神学的观点，对罪犯的反信仰罪行予以量刑。一名检察官负责诉讼。此外还有“知情人”进行合作，他们类似志愿警察，有地位人士觉得参加是一种荣誉。





以信仰之名

从中世纪末开始，宗教诉讼逐渐染上刑事诉讼的色彩。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的《刑法大全》在1670年把这种演变写进了法国律法。对于被告来说，过去的宗教诉讼无疑是一种“毒辣如魔鬼”的诉讼法。被告在还不知道自己的罪状时，就得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会被秘密审讯，受酷刑拷打。科尔贝要求法官们举出确实的证据——即使十分困难——而这终于使情势稍见好转。但是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的职权不分、秘密预审、律师匮乏、肉刑等问题依然存在。法国直到1780年才真正打破这种审判制度。实际上，当时各地差不多都已取消了肉刑。



法庭问道：“你认为巫师会杀害孩子吗？”她回答，曾经听人这么说过，但可能是捏造的。又问：“你有巫术书吗？”她说自己不识字，但承认在她的小店里有一部关于巫术的书。

在第一场审讯时，她没有流一滴眼泪。第二天，她冒失地回答，如果有人在她身上找到标志，她就承认

“如果被告在肉刑下招供，必须在24小时以后在另一个场所让他对供词作一次确认。若是翻供，必须让他再受肉刑。”

博盖



自己是女巫。第三天，她继续否认。接着停审一天。第四次审讯时，她继续否认，有人警告她如果拒不招供，将对她动刑。第五天，她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接下来几天，法庭让她跟证人对证，敦促她承认罪行，并历数她的罪状：一个孩子从她那里拿了一片面包后遽然死亡；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突然双目失明；一头乳牛挤不出奶；一匹马死亡；有人企图诱拐儿童；夜里别人家门户紧闭，她却潜入房子里面大声喧哗，还突然出现在别人面前出言威胁；有一次她还变成了猫，与别人家的猫大吵大闹。她继续答辩说，她是个正派女人，不愿意立伪誓说自己是女巫。

8月31日，她接受检查，法庭要她脱去外衣，裸露上身，以“一根银针”扎遍她全身，最后在“背的中央，肩膀下面”找到一个点，以针扎进一个手指深，放了约莫“七八分钟”，她没有“感到一丝疼痛”，“针扎的部位也没有冒出一点血”。她不承认

“弄死了一个人，魔鬼会给他什么样的奖励？……此人宣称，……恶魔答应给他世界上所有财富。”

戈基荣庭审笔录

她在1679年5月29日被处以火刑

这是“一个（女巫的）标志”。别人看到她矢口否认，又再度拷问她。她双臂被反绑在后，离地悬吊约一刻钟，但仍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9月2日，她在牢里待了三个星期，想着未来无穷无尽的苦刑，她承认了。她流了几滴眼泪，招供曾参加各式各样的巫魔会、跟魔鬼睡觉、诅咒术、装神弄鬼。在“招供”中她还虔诚祷告，感谢上帝“触动她的灵”，要求宽恕。后来，神父来了，她在神父面前忏悔自己的罪愆。

9月2日和4日，法官向她宣读招供的罪状，她直认不讳。她被判死刑，于11日执行。



审讯开始时不使用肉刑。《女巫之锤》主张，“法官不用急于拷问女巫”

当一般的审讯没有引出所需要的供词时，法官才会开始拷问。博丹主张将审讯室隔壁房间的门打开，让犯人看到屋里的刑具而心生恐惧；或者是把房间的门关上，叫仆役在隔壁佯装痛苦的哀号，仿佛他正在遭受苦刑。

拷问的方法依时间和地点而有所不同，举个例子，用水逼供：被告的双手双脚串着钉在墙上的铁环里，身子架着一个木架，一开始先灌9公升水，如果试验不灵，再灌上9公升多，也就是总共18公升半。另外还有烧脚、针刺指甲等酷刑。博丹说：“这是最难忍受的刑罚。”除此之外还包括夹棍，就是把木棍贴在小腿上，用绳子绑住，然后再钉进楔子。

原则上，对被告的审问不会超过3次，两次审讯之间至少会隔上一天。这样的间歇不是要给罪人一个喘息机会，相反是为了让犯人有时间细细回想上刑的痛苦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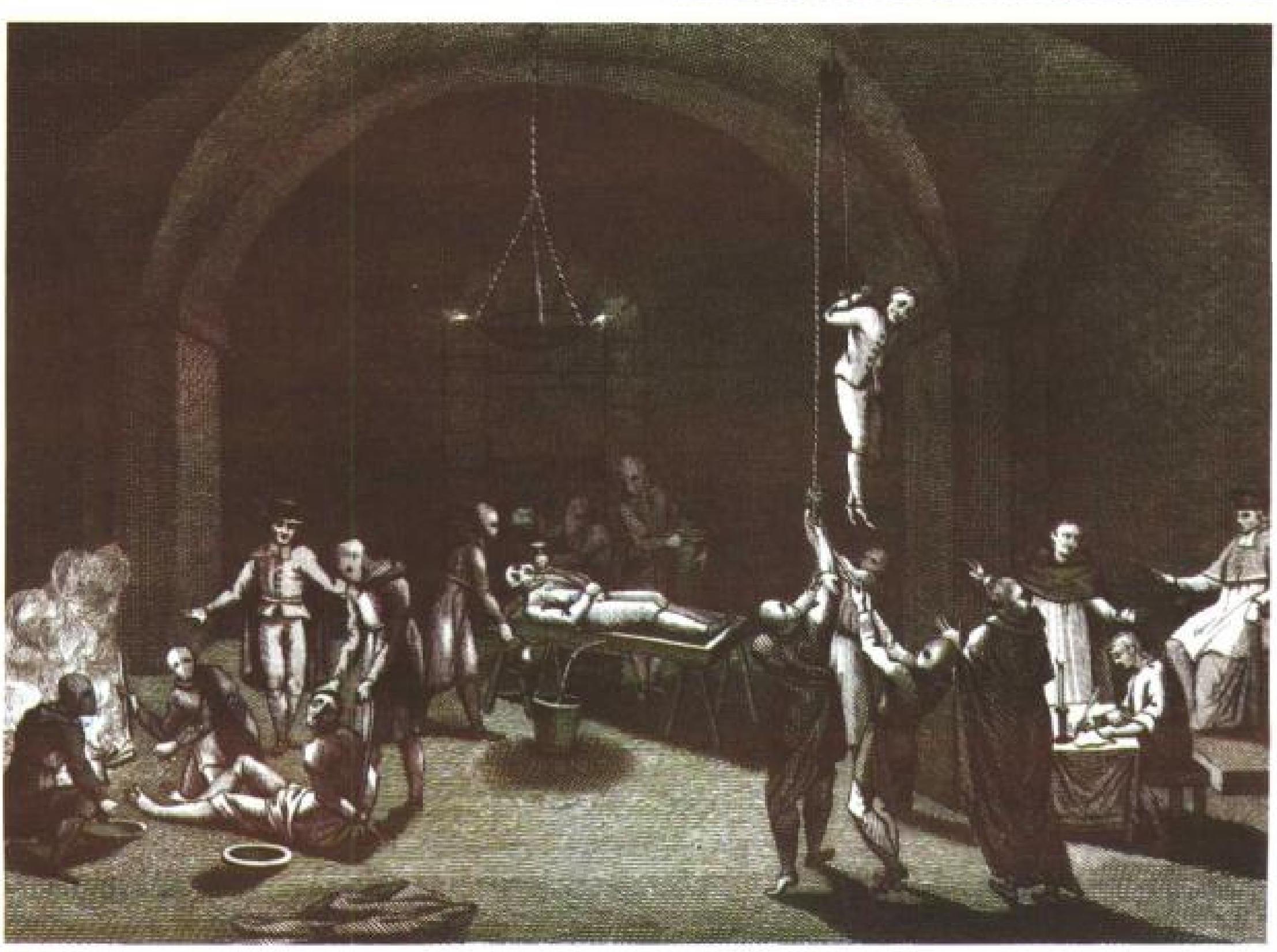


恐惧。为了表示招供正确无误，在逼供中得到的证词，一般还得要在不施刑的情况下再重复一遍，通常会在施刑的第二天对供。如果犯人翻供，那就还得再重新审问。



司法机器消弭了一切反抗意志，被告在严刑下对各种指控供认不讳

审讯中受刑时间的长短，视各人情况而有很大的差异。有的被告在任何精神和肉体的苦刑之下，都还能抗拒很久。然而大部分的被告受到邻室传来的压力，再加上控告人和法官沆瀣一气、在肮脏的监牢



内长期的囚禁、连续反复的审讯过程、审讯与审讯间的休庭缓冲，最终都会濒临精神崩溃而放弃抵抗，承认罪行。到了最后一场刑罚时，行刑人会逼迫他们供出所谓的同谋。法官根据这点，认为有必要展开新一轮的调查，于是，又开始进入巫案审理的恶性循环，绵延不断。

理论上，判了刑的人若对判决不满，可以到最高法院上诉，如法国的最高法院，以及西属荷兰的独立法院。但是实际上，判了刑的人遭到孤立，被众人抛弃，也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被反复的试炼弄得灰心丧气，根本没有人上诉。判决书宣布后，立即执行。法庭把卷宗扔到火堆上，一劳永逸地抹去罪行纪录，而涤罪的圣火、集体的祭仪则把受害人和他的庭审卷宗一起带走。

不知悔改的异端分子将面临鞭子、苦刑船、车轮刑具和火刑架。女巫的遭遇要简单得多。她若挺过酷刑，拒不承认参加过巫魔会，也不能就此摆脱怀疑。她会被判流放外地，离开家乡，名声永远有了污点，这对她无异于死刑。





世俗法庭受到宗教法庭的直接影响，采取了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

宗教法庭的调查诉讼（inquisition，在拉丁语源中有“调查”的意思），是它与异端对抗长达3世纪累积形成的诉讼程序。16世纪后，世俗法庭也沿用了这种方式。12到13世纪之交产生的教规法中，开始采用司法制度，转而又用于刑法审理，这是一场真正的精神革命。在那之前，诉讼的方式是控告诉讼，这是继承自野蛮人入侵时代日耳曼民族所引进的司法制度。若要落人于罪，控诉人必须要有具体事实才可告发。法庭只是判断他的告发是否有根有据，倾听双方的论辩，有时还定赔偿的款项。如果控诉人不能让法庭成员接受他的观点，就会被判诬告。法庭会根据诬告的严重性和造成的危害性，惩罚控诉人，这种方式就叫做控告诉讼。



宗教裁判程序中，裁判官拥有决定权。受审人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

调查诉讼是在匿名检举后，由法官判断是否要受理调查。控告人的身份会受到完全的保密，之后所有的费用都由受审者负担。

从法律的精神来说，调查诉讼与控告诉讼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方式。对于被告来说，法官若已认定他有罪，只想得到他全部的供词，这样实在很难证实自己的清白，受审者势必得克服巨大的障碍。

庭审是秘密进行的，受审人跟外界隔离，不知道谁是检举人，也不知道审查的内容。紧张的审讯中，法官跟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用莫名其妙的问题使他措手不及。即使法庭同意指派一名律师帮助他，律师

许多被告承认是巫师，参加过巫魔会，爽快的程度令人吃惊。猎巫运动人士也因此振振有辞。历史学家对此大惑不解。怀疑被告与控诉人说得会不会不是同一码事。对于农民来说，“巫魔会”只是一个乡村节庆，就像“疯子庆典”；对法官来说，这是对宗教和民事机构权威的一种挑衅行为。

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会施压要他认罪，以争取宽大处理。最后，他还是必须面对苦刑的考验。火刑是最残酷也是最有效的；还有绳刑，要逼迫嫌犯承认法庭竭力落实的罪行，那是最常用的一招。



放眼整个16世纪，我们可以在欧洲描出一张精确的魔鬼分布图

西方文化样貌繁多，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除了巫术之外，还有其他不少神鬼之说。而其中又有人利用这些信仰为自己谋利，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信仰比魔鬼学的出现更早，与魔鬼学一样，其本身有一套前后连贯的说词。然而神学家和法官为了他们本身事业的需要，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信仰与魔鬼巫术结合起来，煎成一个大杂烩。而历史学家更是亦步亦趋地追随他们。实际上，在欧洲，受魔鬼巫术影响的区域相对来说是很有限的。

我们应该避免陷入混乱，要明白无误地确定魔鬼巫术在精神上和地域上的区别。在1500到1650年间，欧洲普遍相信魔鬼巫术、巫魔会和施法的存在。从德国到意大利，从英国到西班牙，都能找到一致的书面记载。但如果要以死刑和火刑这种最悲惨的下场，寻找巫术在法律上的轨迹，则其地域上的分布与精神上的分布是截然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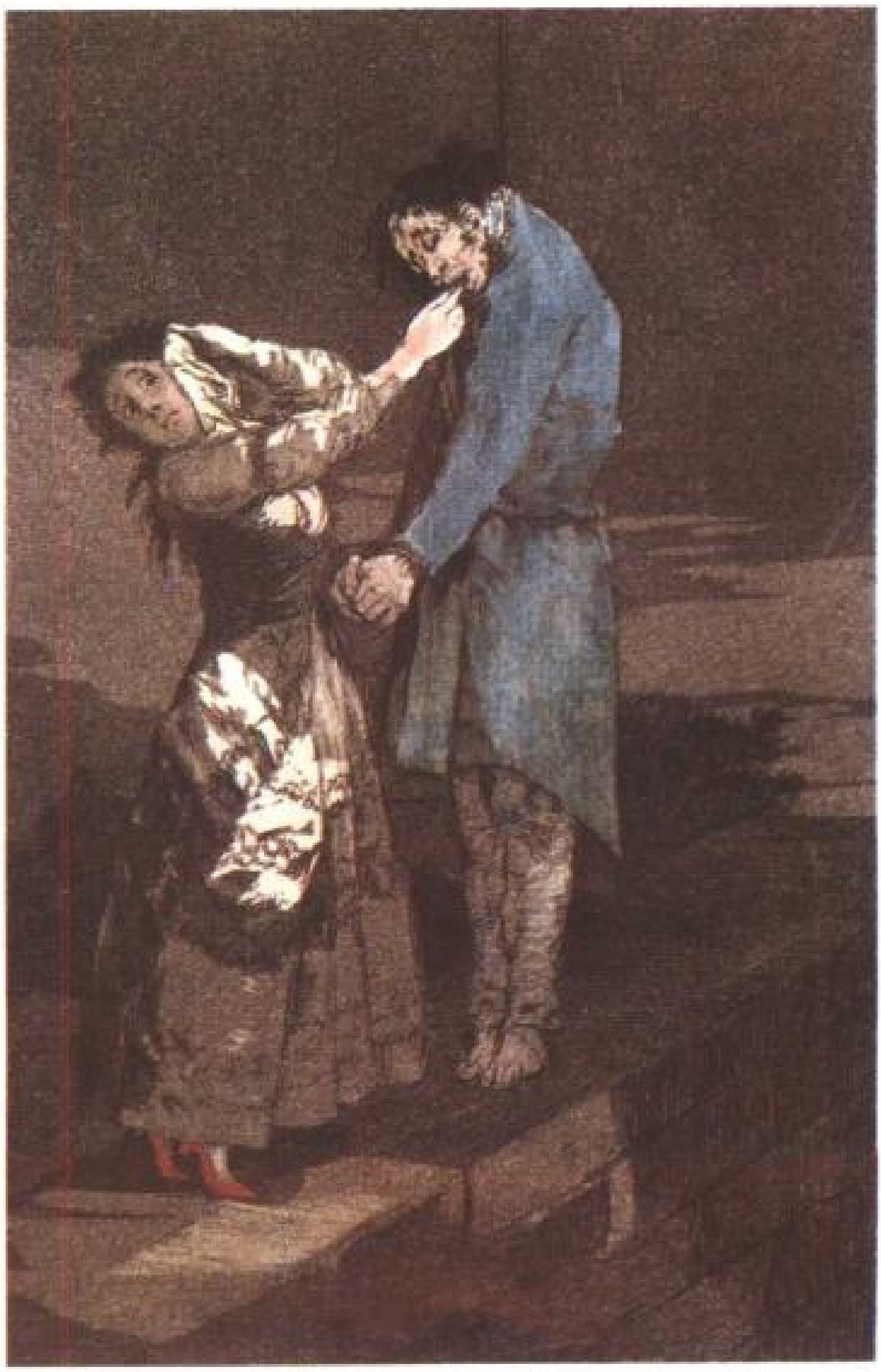
根据民众对魔鬼巫术的迷信程度，各地的猎捕活动呈现出松紧不一的现象，但是有些地区却从来不曾发生过这类事件。将一般的魔鬼巫术当成犯罪活动，主要是在欧洲北部和南部的零星地区。最严重的区域是阿图瓦、佛兰德（la Flandre）、埃诺（le Hainaut）、冈布莱吉（le Cambrésis）、不拉奔（le Brabant）、卢森堡（le

“女巫把毒草、野兽身上或人体上的东西放在一只小锅内，用鬼火煮烧。”

安娜-玛丽的供词
由土鲁斯宗教法庭审判

用死人的牙齿制造毒蛊，戈雅嘲笑居然有人相信这很有效。







Luxembourg)、洛林、德国莱茵地方和德国南方、阿尔卑斯、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在欧洲南部，只有吉也纳、贝亚恩、拉布德、巴斯克地区(le Pays basque)、皮埃蒙特、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谷感染到猎巫的狂热。在诺曼底和巴黎盆地有零星的巫案发生，然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法兰西王国北部的布列塔尼(Bretagne)、南部的下朗格道克(Bas-Languedoc)和福雷(Forez)则根本不曾存在这类的事情。

德国西南部在1560至1670年间，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猎巫运动。至少有3200多人遭到处决。在维森堡（Wiesenteig），仅1562年就以巫罪烧死了63名妇女，奥伯马赫塔尔(Obermarchtal)在1586～1588年间处决了43名妇女、11名男子，占总人口7%。

如果说巫案诉讼的地域分布令人感到意外，那么，从诉讼内容的分析，也会发现不少骇人听闻的事情。在法官的判决和受审人的证词之间，经常有一道鸿沟。法官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受审



人的身上。农民揭露某人，说他用妖术给村镇或他的家人造成危害；法官便使用魔鬼学里的字眼，来阐述这些掺有个人恩怨的纠纷，对被告进行恐吓诈骗。



魔鬼巫术是社会菁英、教会僧侣和世俗文人的一种文化产物。魔鬼巫术的概念，通过教会的布道、村头闲谈、传奇和故事的口耳相传等当时民众的日常交流方式，或者杀一儆百的死刑场面，潜移默化，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


IOÁNES
STRATENSIS
FLANDRVS
1570

与欧洲北部新教国家
毗邻的天主教区域，
到处烈焰高张，驱鬼避邪；
在那些区域，
魔鬼巫术本来就是异端的产物。
然而在南部诸国，
如较少受到新教影响的西班牙或意大利，
并没有人怀疑巫师跟魔鬼订了契约。

第四章

巫术还是魔法



祭礼魔法脱离巫术而独立发展，在16世纪达到巅峰，盛极一时，是一个真正的秘传宗教。魔法师领会神的奥秘，只有入会者才能聆听其教义。

在地中海诸国，魔法师、占星家、炼丹方士、卜卦相士、先知等虽然都从事神秘术，对人对物有一定的控制力，但却躲过了猎巫运动。这并不是说当地人不相信巫术。1420到1430年间巫术在意大利有据可查。魔鬼的说法有几位护卫者，从大讲道师“锡耶纳的贝尔那丁”(Bernardin de Sienne)到宗教裁判官拉斯特诺（Bernardo Rastegno)。拉斯特诺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年写过两部手册《宗教裁判官的灯笼》(*Lanterne des inquisiteurs*)和《女巫论》(*Traite des sorcières*)，都相当的成功。



“野蛮的曼斯尼(mesnie)”一事少有作品现世。这块木刻上，雕塑家用一群疯子来代表游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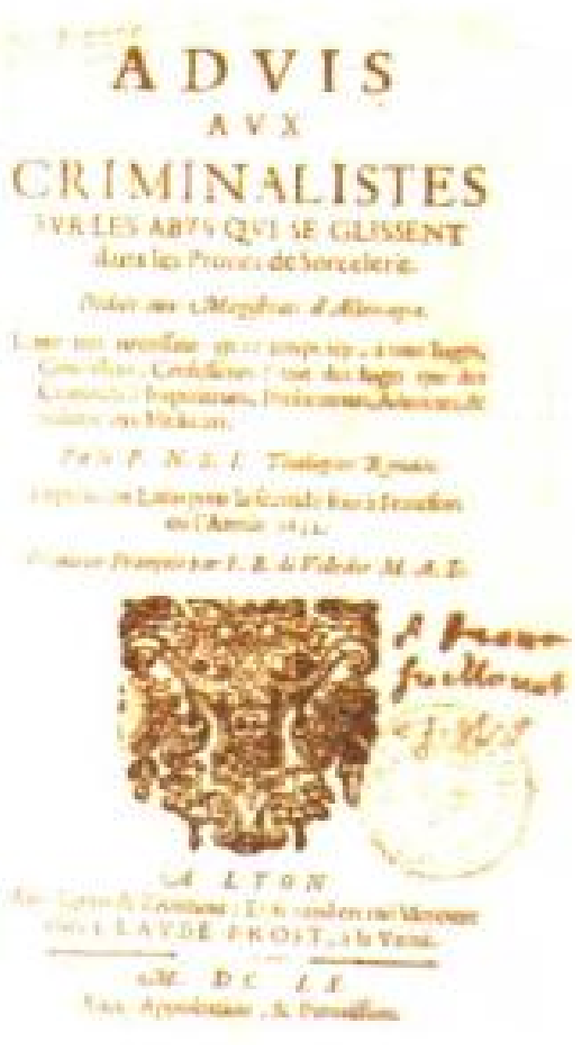
但在意大利，猎捕女巫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十分有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在皮埃蒙特、伦巴第(Lombardie)、科莫（Côme）主教管区、瓦尔特里那(Valteline）和格里松斯（grisonnes）山谷附近，曾经出现猎巫行动，在热那亚（Gênes）和波河（Pô）山谷找到几处火刑架的遗迹。但镇压不但零星，时间也不长。尤其，意大利躲过了17世纪的大追捕，只有东部的特兰提诺(Trentin)在17世纪初有过一次持续较久的烧杀行动，但这个地区已经属于日耳曼文化的范围了。



意大利没有笼罩在撒旦的恐怖气氛，只因吊诡地沾了宗教法庭的光

当然，15世纪末，意大利北部有过一次为时不长的猎巫运动，发起人是宗教裁判官。但是当教皇保禄

三世在1542年集中管理宗教法庭，创建了著名的“罗马及普世宗教法庭圣职部”(Saint-Office de l'Inquisition romaine et universelle)之后，教会的法庭对于世俗法庭的严厉镇压，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宗教法庭跟民间的看法相反，他们从16世纪下半叶起，对于不属于新教异端的所有宗教罪行，显示出理解并诉诸良知，还表示了相对的善意。即使在西西里岛（Sicile）和撒丁岛（Sardaigne），有可怕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横行霸道，也根本没有猎巫运动。


ADVIS
AVX
CRIMINALISTES

在弗里乌尔，组织打巫队打击巫师是为了保证丰收

大约1570年代，特兰托主教会议提出改革，天主教教会改选，试图整顿信徒的信仰问题。威尼斯东北部弗

四季大斋日之夜是在星期四到星期五的夜晚举行，天主教历中也有这个古老的节日。



里乌尔(Frioul)的宗教裁判官惊奇地发现了一些非常古老的信仰，显然以前他们都未曾注意到。在四季大斋日（Quatre-Temps）的夜里，当地会有一位年轻队长举起基督的旗帜，率领一群人出发。他们自称是打巫队（benandanti），提了高粱杆到乔萨法（Josaphat）平原上打巫师。当年的农作歉收还是丰收，就看这种夜间袭击的成功与否。如果打巫队赢了，收成就好；若是巫师胜利，收成就差。战斗回来，打巫队走进各家各户吃东西并猛灌地窖的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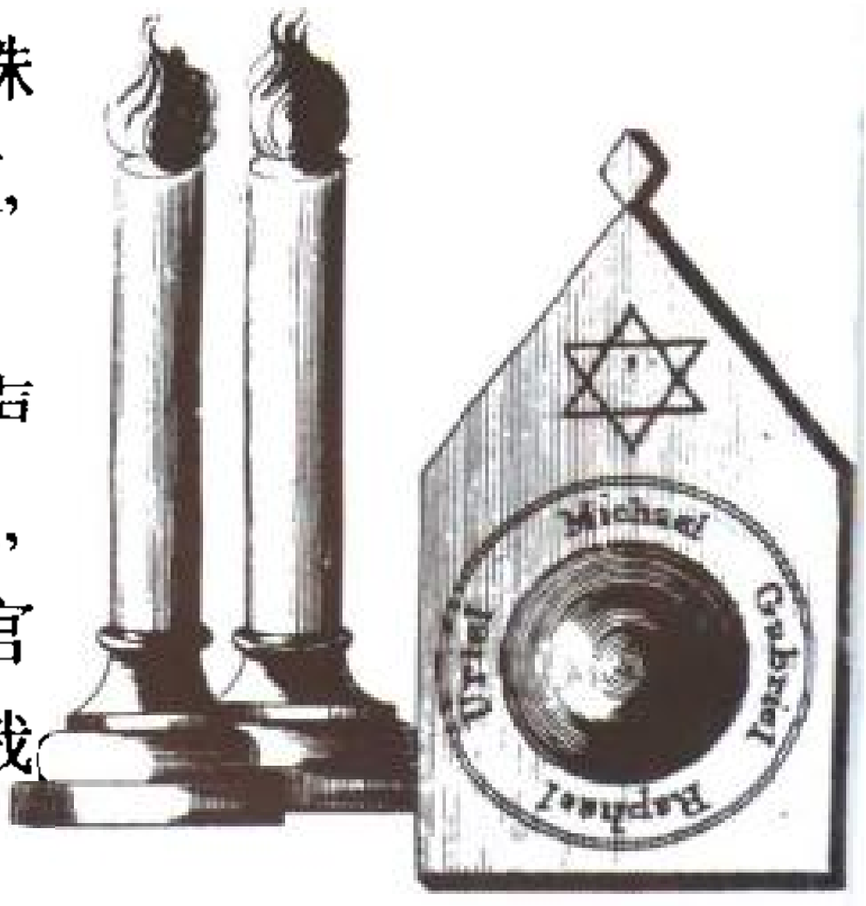


打巫队员是由上帝来挑选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加入打巫队。出生时“头顶着胎膜”的人（欧洲人眼中的幸运儿）才能得此殊荣。打巫队员无法抗拒他的命运，每到四季大斋日之夜，当他的灵魂出窍攻击巫师时，就会僵直倒下。

法官在调查中还发现了其他的信仰。有的女人声称自己在夜里会飞到旷野上徘徊，飞到平常人家里，拿他们储藏的食品吃，打开桶里的酒喝。宗教裁判官受魔鬼文化的影响，深信这是巫术作祟。根据宗教裁判官的说法，打巫队员去打巫师，不是出于善意，打

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祭仪上，经常透过面具来表神秘的威力，这在17至18世纪非常流行。一般“民智未开”的传统社会中，舞蹈、全身震颤、仪式面具都具有用声音和形体表现魔鬼存在的功能。女巫使用这些面具是为了表明人性的分立。

水晶球招魂中使用的法器：蜡烛和护身符。



巫队本身就是一群巫师。乔萨法平原的夜斗，根本就是一场巫魔会，其中也有女人身上涂了油脂后趁夜飞翔。弗里乌尔的打巫队员原本是些穷苦的农民，在宗教裁判官面前发誓说他们信仰虔诚而纯洁，但是渐渐地在法官的压力下让步了，承认他们参加了巫魔会。打巫队与法官间的对抗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将近17世纪中期，他们古老的文化依据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乡野传说就此纳入了魔鬼信仰中。

弗里乌尔农民的记忆中还保存古老的日耳曼神话，几乎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今天我们知道打巫队员是对的，宗教裁判官错了。日耳曼人的风俗认为，在战斗中死去的武士，要在日耳曼神话中最崇高的符丹（Wotan）神指引下漫游。但在基督教普及之后，这批愤怒的武士成为了一群没有墓碑的孤魂野鬼。在四季大斋日的每个夜晚，打巫队员陷入癫狂，是在使这个神话重生。他们的首领就是古日耳曼人口中的四季王，而他们要打击的巫师首领不是别人，而是阿尔庚（Arlequin），一个作恶多端的精灵。他后来在意大利喜剧中转变成一个嘻笑怒骂的滑稽人物。夜间飞行的女人令人想起“野蛮的曼斯尼”，在10世纪《主教法规》中便已提到，中世纪传说中也屡见不鲜。

上述这些信仰者曾有过极为强劲的生命力，几世纪以来，一直是弗里乌尔农民的梦魔文化的一部分。



阿尔庚身穿三角布百衲衣，脸罩黑面具，手拿棍子，在中世纪是一个性喜恶作剧中的精灵，跟魔鬼和女巫的暧昧世界都有来往。在《艺术的喜剧》中，他变成了玩世不恭、胆小怕事的弄臣。古典戏剧使他的性格更趋丰富。马里沃(Marivaux)让他在《因爱情而文雅的阿尔庚》中扮演傻子，在《奴隶岛》中担任冷静沉着的仆人，在《爱情与缘分的游戏》中成为绷脸说笑话的人物。

它们跟装神弄鬼的诅咒术毫无瓜葛，可是在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教会坚决镇压下都没能幸免。

其实，宗教裁判官并不像书中说的对巫师深信不疑。除了火刑架以外，他们判的刑罚跟常用的刑罚相比，还算相当宽大（请见 16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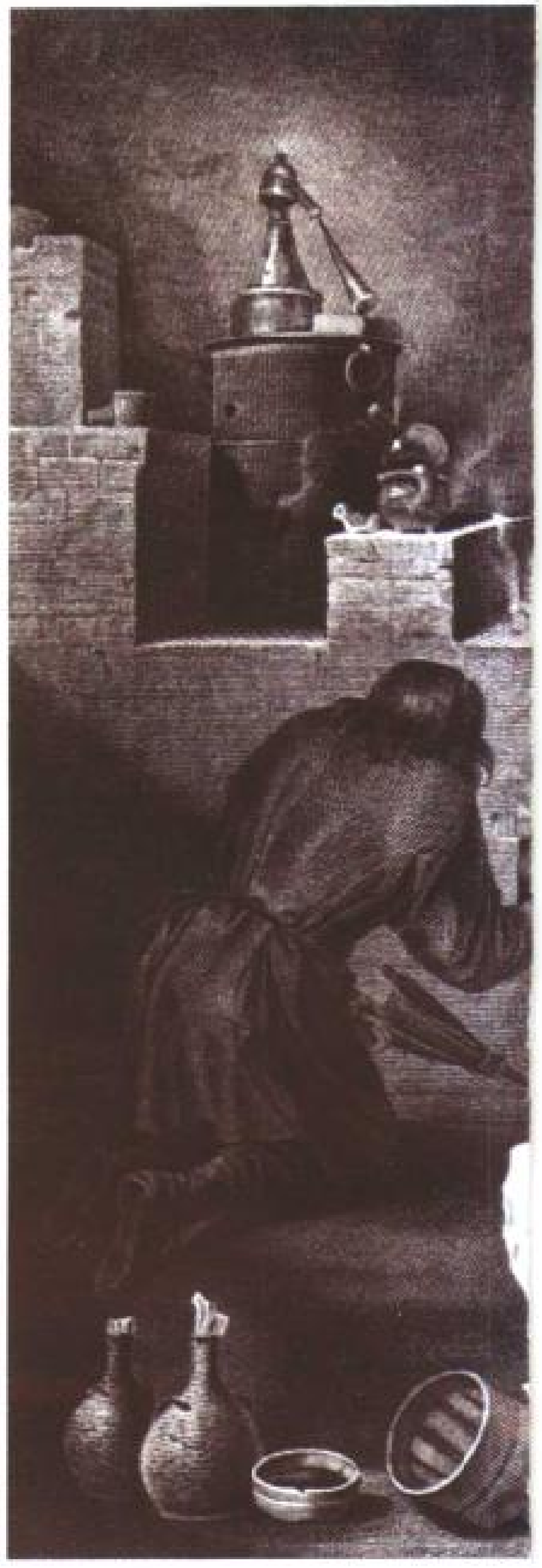
在意大利的南部，宗教仪式中使用魔法极为兴盛。16世纪末起，宗教法庭试图扑灭这种现象，但没有成功

宗教祭仪中使用魔法，目的是去支配超自然力



量，使爱情、财富或健康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人人觊觎的知识，可以从好几个管道获得。但没有必要去追捕女巫，因为在当地的魔法中，邪恶的魔鬼和法术是从来不存在的。

祭仪中最早使用魔法的是文人学士。其中偶尔有真正的人文主义者，通常是托钵僧和教士。魔法的起源很早，14世纪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ean XXII）曾正式加以谴责。这种魔法的基础是犹太人喀巴拉



在 2 至 3 世纪，在希腊诺斯替学派（gnosticisme）的思想影响下，亚历山大城中出现了炼金术。阿拉伯人在 12 世纪把它传入西方。炼金师的工作是寻找点金石，这是一种万灵药，也是一种金粉。



(cabale) 神秘主义体系和阿拉伯魔法。发展过程中又汲取了炼丹术和星相术的学说而更形丰富。它的主要功能是占卜未来，并能召唤精灵，依使用者的意图，把精灵关进一只玻璃瓶内，或附在一枚指环上。15世纪，随着人类重新发扬古希腊文化，这些知识通过古希腊晚期的炼金术秘本而再度兴盛，新柏拉图哲学家米兰多拉的毕克（Pic de la Mirandole）企图把这种炼金魔法跟基督教义调和折衷，新柏拉图学派将知识魔法

1583年，整个欧洲都在谣传不久前点金石的秘方诞生了。3年后，即1586年，教皇斯图五世(Sixte Quint)颁布诏旨《天地创造者》，禁止一切炼金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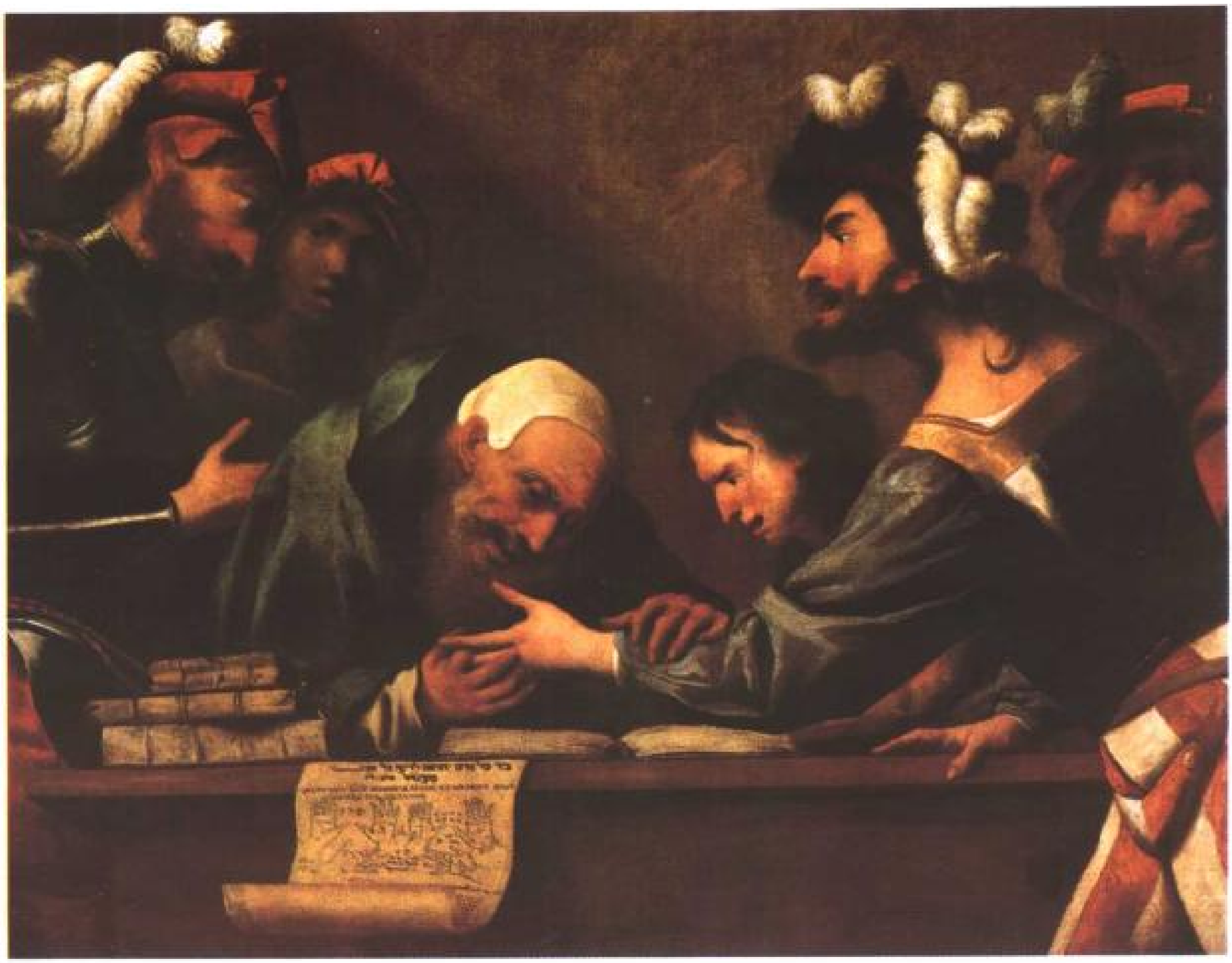
炼金方士不是化学家的先驱。驱使方士炼金的原动力是象征性的东西，不是科学性的东西。把普通金属炼制成金子，也只是一种使人从原有的似神性，而获得神性的唯一方法。炼金术与化学相差甚远，犹如星相学与天文学。



的所有流派加以综合，最后集大成者是文艺复兴后期的大魔法家纳代森(Cornélius Agrippa de Nettesheim)，他在1533年出版的《神秘哲学》*(le Philosophie occulte)*一书，获得极大的成功。

人文主义者、哲学家、星相家都提到神秘思想传统，还期望魔法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少数的例外，16世纪末那不勒斯的魔法家绝不进行学术探讨，他们所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秘诀。这说明为什么使用的经文大部分都是伪经，以手抄本形式在暗中流传，如一部犹太和阿拉伯传统的小册子



《所罗门的小钥匙》*(les Petites Clés de Salomon)* 和讲魔鬼妖术的秘本《科内里厄斯·阿格里帕的第四部书》*(le Quatrième Livre de Cornelius Agrippa)*。魔法师希望通过适当的祭仪和秘诀得到神灵的帮助，向他们揭开点金石的秘密，传授点铁成金的法术，或者带领他们发现地下宝藏。

手相术也是相术的一种，在中世纪和现代广泛流行。也就是观察人的手型、掌型和掌纹（主要是左手），藉以判断他的命运。

那不勒斯的文人感染了寻宝热。最令大家觊觎的是罗特列克（Lautrec）的宝藏。他是一名法国将领，1528年死在城墙下。据说他生前把掠夺的宝物和金币装在炮管里，埋到了地下。

此外，他们也不遗余力地搜寻赢得女人欢心的春药，为权势人物带来好运的磁石护身符，或者一张画满奇怪图形、驱邪消灾的符箓。

除了这种文人魔法以外，还存在一种口传的民间魔法，普通妇女、小工艺匠的妻子或妓女、文盲都热衷于这种魔法。它的文化植根于妇女的口传心授，这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咒语或具有草药疗效的知识。它可以治愈儿童疾病和不敢或不能就医的妇女病，使脱臼或折断的骨头复位。至于她们还可以消除中邪或毒眼引起的不吉利影响，这种解灾本领超出了单纯的治病范围了。

在南方农村，谈起毒眼来还是使人心有余悸的。当孩子面黄肌瘦，说不出原因而又药石无功时；当女人被负心的情人或薄情的丈夫抛弃而生了相思病时；当身强力壮的男人突然发生阳萎时，他们就去找女巫医治病。

女巫和魔法师是古典戏剧中常见的人物。他们屡次出现在舞台上，在大家的眼中已失去了神怪性。但是在16世纪末，布鲁诺(Giordano Bruno)在当时是最伟大的魔法师之一，他在《蜡烛台》一剧中嘲笑魔法师和学究。



女巫医有多少能力？她们会不会施展妖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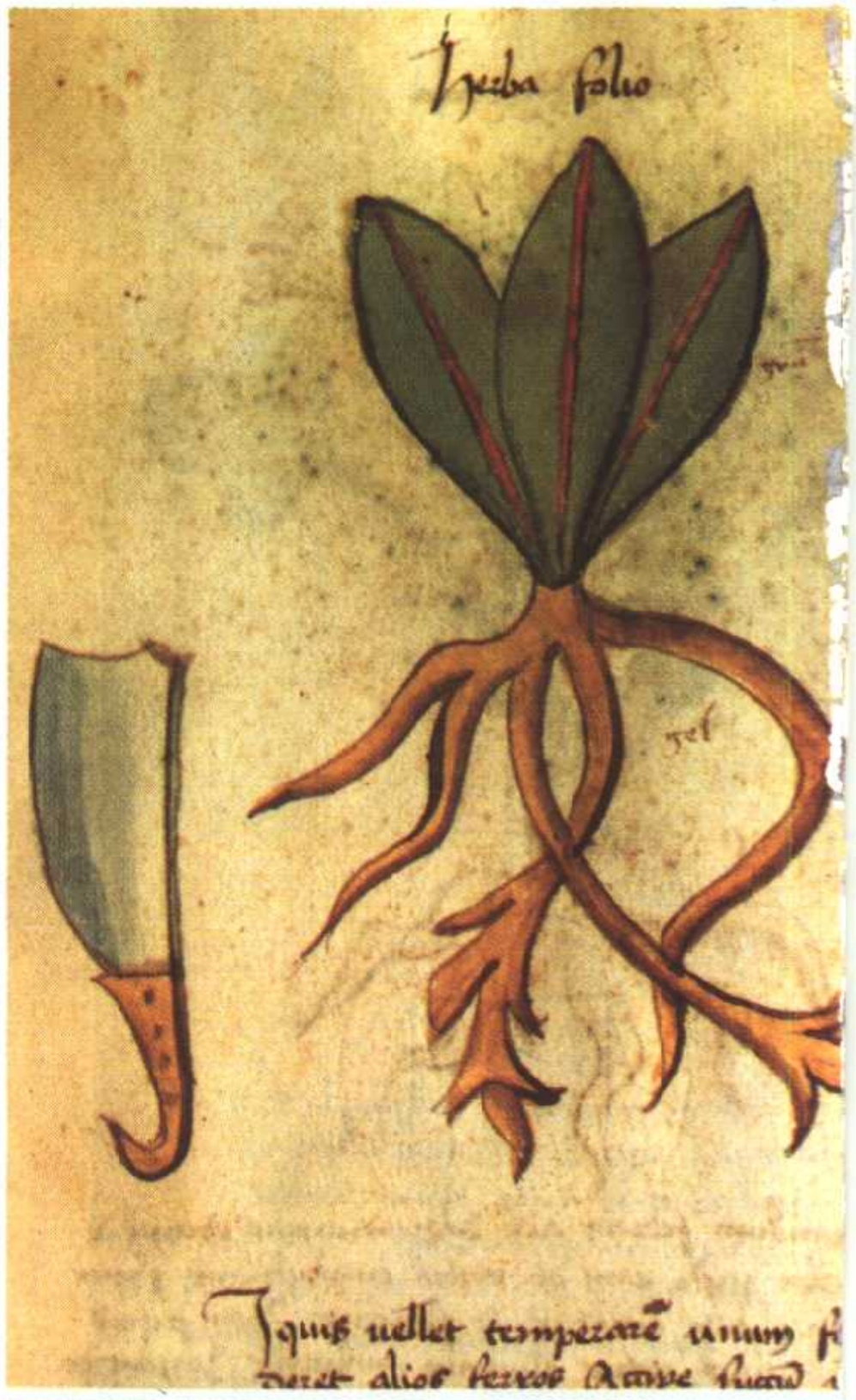
既然她们知道治病的诀窍，当然她们就可能知道另一些不可以公开的秘密，随自己的心意去掌控别人。渐渐地，这些通晓草药、调制春药、制造护身符、向旁门左道的神念几句简短符咒的巫医，自然——经常还是很有道理的——被人怀疑为女巫医，教人又敬又怕。原来两者之间的分际就不是那么严密。于是，招魂卜卦术渗入了民间魔法。不止一名女巫医吹嘘她的指环或小药瓶内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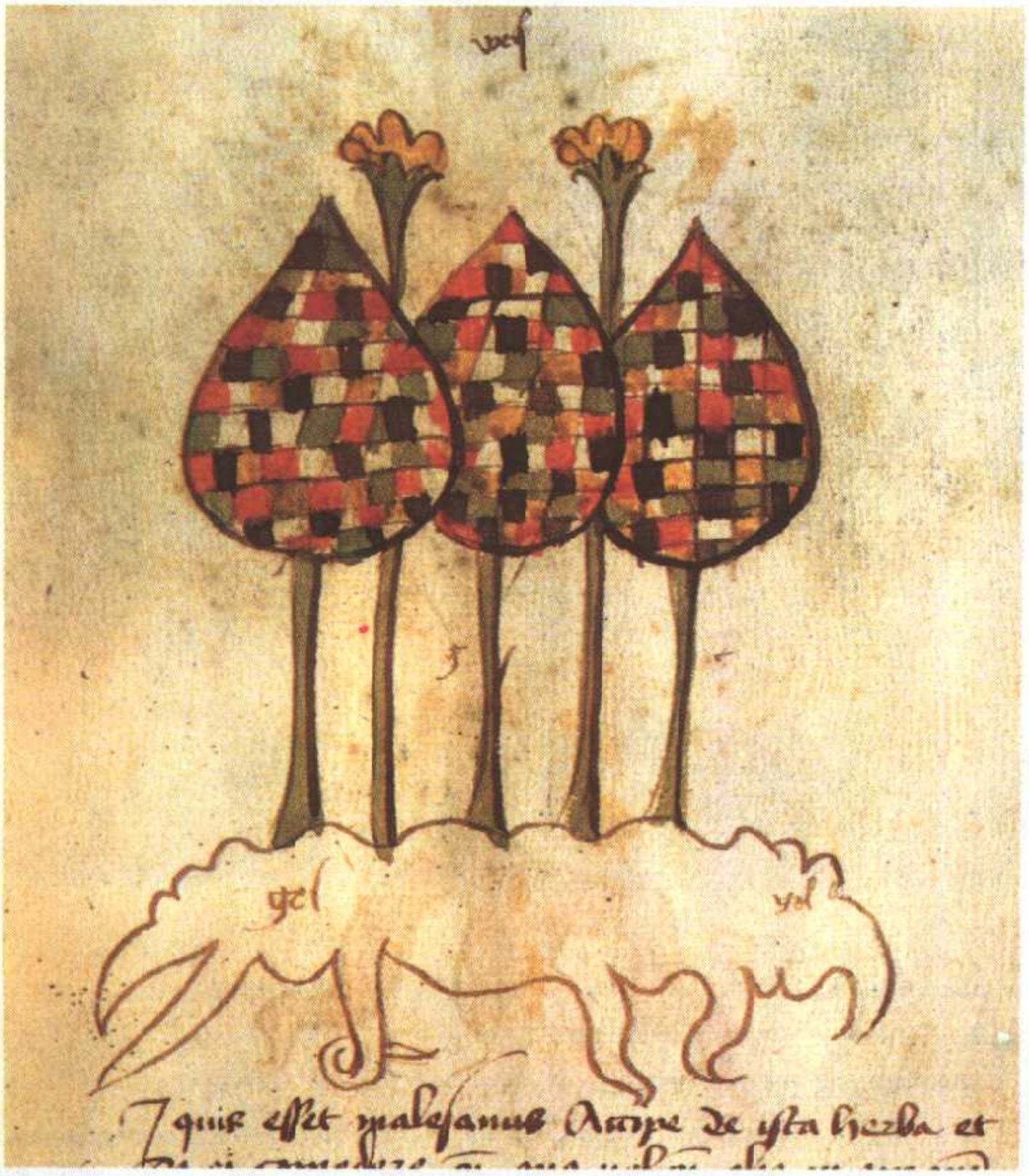
了一个魔鬼，她可以通过一面镜子召唤他，以预测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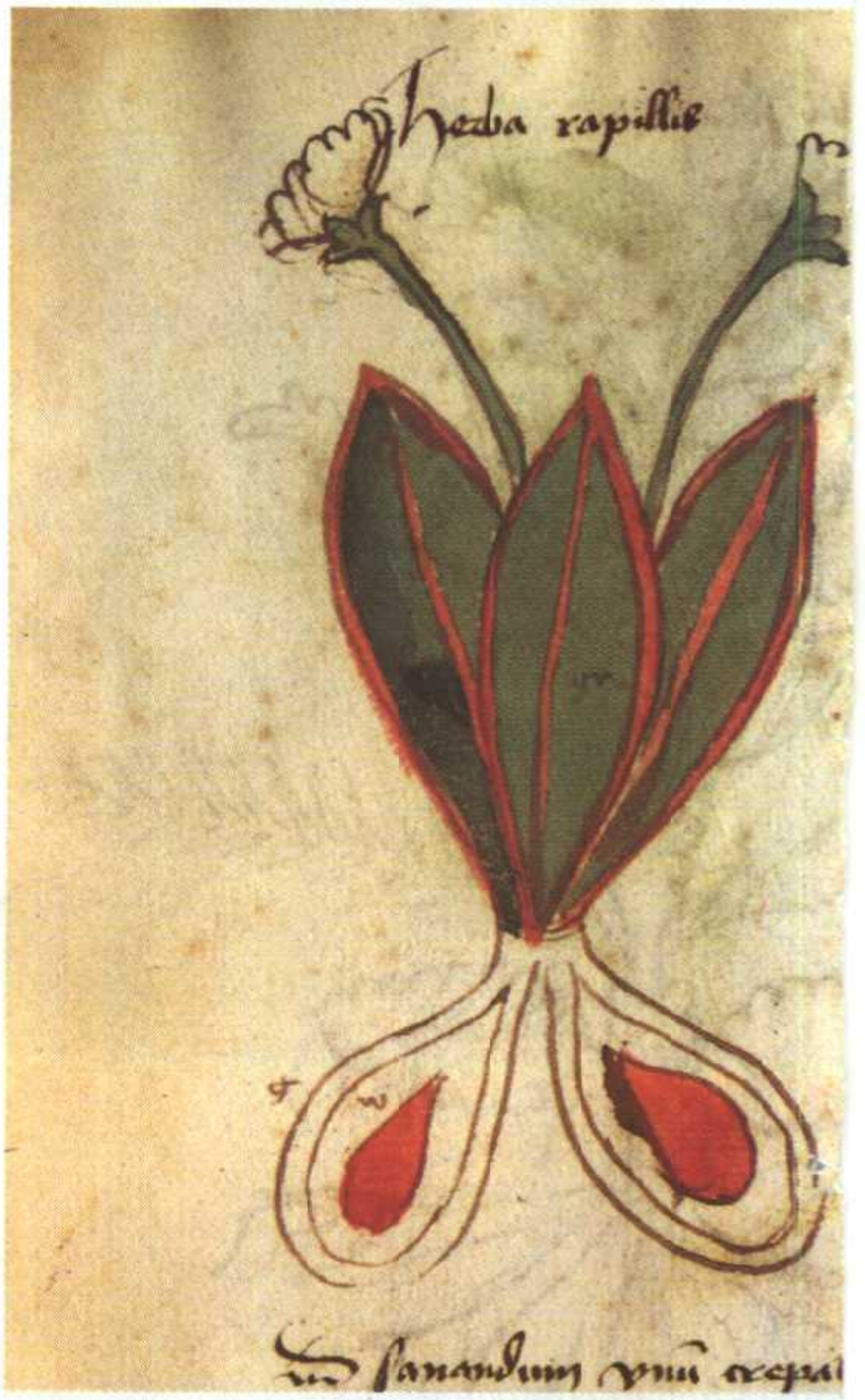


对于宗教裁判官来说，毋庸置疑地，那些自以为依靠神秘传统的魔法师、招魂师和女巫医都是巫师。法官听到一些传说后，更加深信不疑：传说在意大利南部的贝内文托(Bénévent)附近一棵胡桃树旁边，或者那不勒斯


herba pyonia


herba folio




herba rapillis



现代医学诞生于19世纪，在此以前，疾病唯一治疗方法是采食药用植物。这些草药的疗效，大多根据人们赋予草药的象征特性，而不是内在药性。比如说，草药必须在一年中的特别日子采摘，如耶稣升天节、施洗圣约翰夜或黑月亮夜。另一方面，有些植物同时具备毒草和药草的性质，也与女巫的两面性相符合。女巫可以作恶，也可以行善。事实上，女巫崇拜的植物黑色天仙子和颠茄，都是剧毒植物，然而其中某些成分可以用于制药。

北部弗莱格莱（Flégréens）乡野——那地区的居姆(Cumes)山的西比尔(la Sibylle)山洞和阿韦纳(Averne)湖边有地狱入口——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地狱气氛，是巫魔集会的地点。所以，这里就像欧洲其他地方，从1580年以来，开庭审判女巫的事件接连不断。但是都无济于事。尽管初期作过努力，他们仍不得不打消让被告承认参加过巫魔会的念头。巫魔会是魔鬼传说的中心主题，但魔鬼巫术和招魂卜卦魔法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干的意识形态。宗教法庭在17世纪纪继续追查他们所谓的“迷信活动”，但是意大利南部并未执行火刑。



在西班牙，捉拿女巫也是一个局部现象，只有巴斯克地区才把巫师送上火刑架

西班牙对待巫术问题的态度，许多方面都与意大利类似。可怕的西班牙宗教法庭，组织比罗马宗教法庭还严格，但对所谓的巫师倒不很残酷。真正受到魔鬼巫术风潮影响的，只有巴斯克地区。

宗教法庭经常是在当地社团和世俗司法机关的逼迫下，才不得已地采取行动。1466年起，西班牙北部的吉普斯夸（Guipúzcoa）省政务会请求卡斯蒂利亚王亨利四世(Henri IV de Castille)缉拿当地横行不法的巫师。

16世纪初年，在杜兰戈（Durango）地区的比斯开(Biscaye)发现了几处巫师集中地；1507年，洛格罗

5名已故世，因此焚烧人偶代替。18人得到宽恕。

以后，局势缓和了下来，在巴斯克以外的地区，西班牙宗教法庭只遇到零星的祭仪魔法事件，这跟意大利南部的招魂卜卦术很接近。总言之，西班牙法庭显现出一种类似罗马宗教法庭的宽大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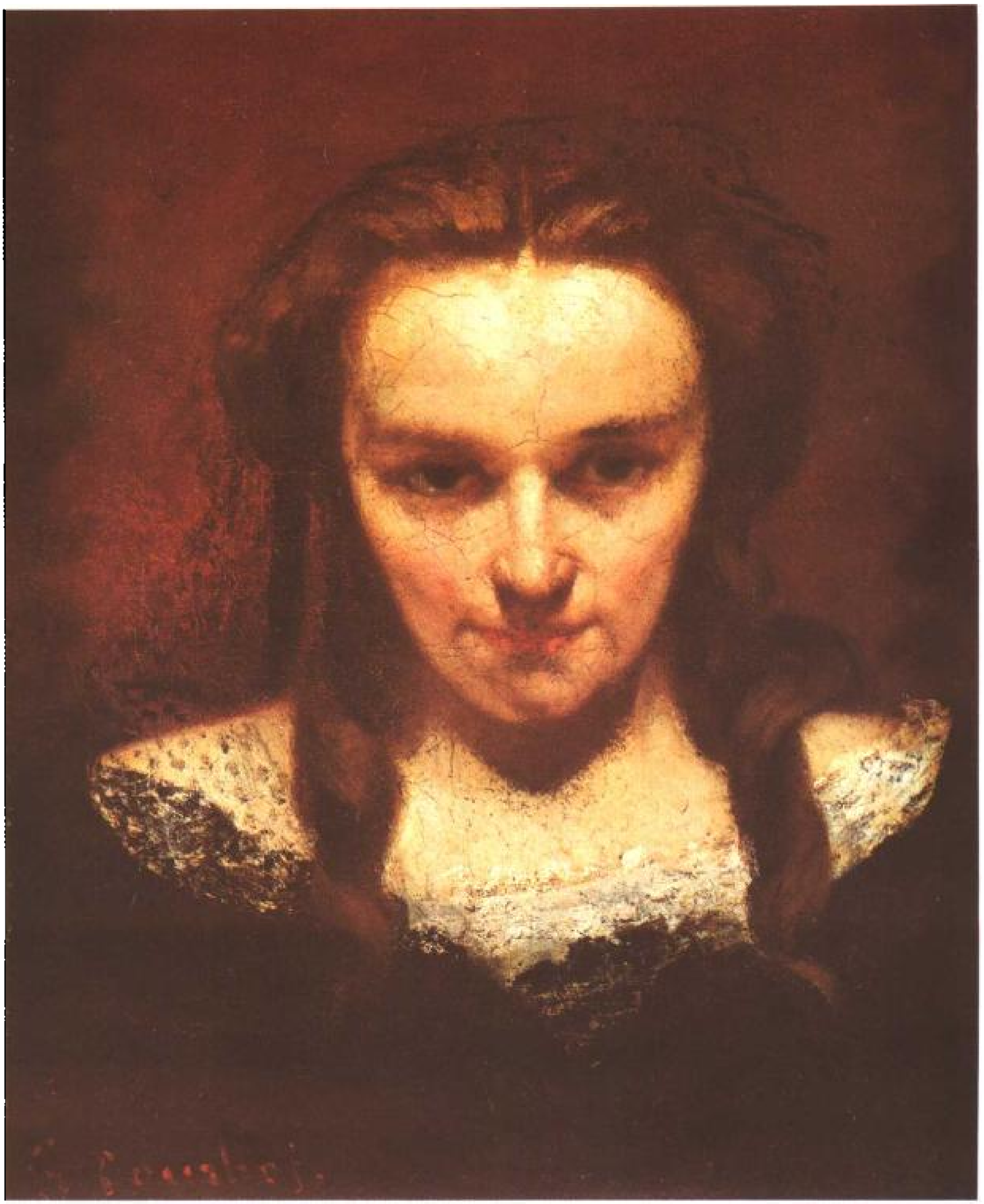


在法国，魔法师、卜卦师、巫医，一切跟神秘力量有沟通的人，都归为巫师一类

在法国和毗邻的地区，一切神秘的魔法信仰都被有意地归为通灵，这是其他地方所未出现的特点。村里常有女卜卦师，每个人都会请她预测未来的命运，或是寻找心爱的人或遗失的物品。还有女巫医和其他村



普赛人是可怕的占卜师，酷爱玩弄魔法，他们在16世纪就声名远播。但是自从梅里西(Michelangero Merisi，也称 le Caravage)把她们绘入画中，看相女人便成为巴洛克画家的一个老题材。



梦游者有通灵的天赋，睁开两眼就可看到幻想世界，就像库尔贝（Courbet）画的这张脸，这是浪漫主义喜爱的题材。

在世俗法庭的要求下，洛格罗尼奥的宗教裁判官在1610年遣派专员到祖加拉穆迪（Zugarramurdi），传讯了300多人，审问持续到1614年。跟世俗法官的激烈相比，这场判决温和多了。7名女巫遭受火刑。其他

5名已故世，因此焚烧人偶代替。18人得到宽恕。

以后，局势缓和了下来，在巴斯克以外的地区，西班牙宗教法庭只遇到零星的祭仪魔法事件，这跟意大利南部的招魂卜卦术很接近。总言之，西班牙法庭显现出一种类似罗马宗教法庭的宽大态度。



在法国，魔法师、卜卦师、巫医，一切跟神秘力量有沟通的人，都归为巫师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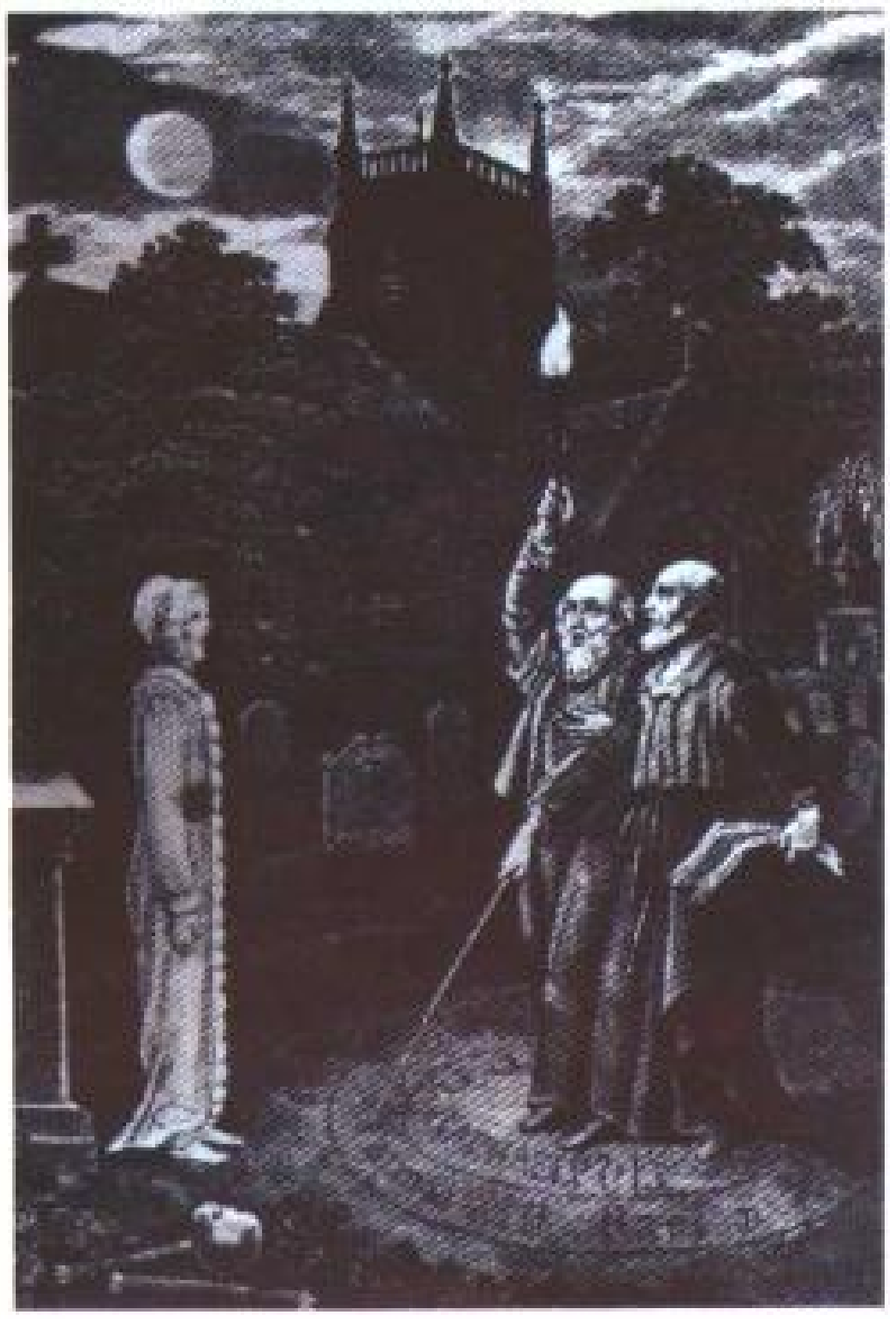
在法国和毗邻的地区，一切神秘的魔法信仰都被有意地归为通灵，这是其他地方所未出现的特点。村里常有女卜卦师，每个人都会请她预测未来的命运，或是寻找心爱的人或遗失的物品。还有女巫医和其他村



占卜师，酷爱玩弄魔法，他们在16世纪就声名远播。但是自从梅里西(Michelangero Merisi，也称 le Caravage)把她们绘入画中，看相女人便成为巴洛克画家的一个老题材。

医，在现代卫生组织还未出现以前，农村社会是绝对需要她们的。法庭往往指称这些妇女的治疗方法是魔鬼所授，她们会藉此施展妖法。不少妇人都因此死在火刑架上。

城市里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或教士热爱星相学或炼丹术，梦想能召唤灵魂，帮助他们找到宝藏。但是这些招魂师最后还是受到法庭的传讯，为自己天马行空的幻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文人魔法未能幸免，知识分子亦被迫出庭受审

由于历史研究着重乡村巫术，有关文人魔法方面的资料不很多。但是要了解文人魔法的扩展，还是有迹可寻。1565到1640年间，巴黎最高法院审判了1119名被控从事巫术活动的人。这里审理的大多是被地方法庭判处死刑而提出上诉的案子。最高法院的管辖范围很大，相当于三分之一的王国。



这些提出上诉的人，一般都住在城市里，社会文化水准极高，明白自己的法律权益。这说明为什么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男人。而相对来说，在乡村的巫案中，妇女的比例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要求最高法院宽大处理的上诉人，大多



是魔法师和招魂师。若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他们就不敢冒生命危险到宗教法庭出庭。但巴黎最高法院对待巫案温和宽大、有分寸，虽然如此，还是有一百多人被送上了火刑架。

为什么有些地区积极猎巫，而其他地区又不闻不问？要明白这个道理，则又要回到近代欧洲文化差异的老问题上。但是，在这些事实的背后，还有魔鬼巫术深远的根源和它在民间流行的问题。

招魂术(102页)在中世纪非常盛行，用此术可指使死人或从地里挖出的尸体做奇怪的工作。

浮士德(Faust)的传奇起源于16世纪的德国。在1604年，由英国戏剧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写成作品。浮士德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他象征人类对知识的渴望，对超自然力量的抵抗能力。1832年，歌德（Goethe）把浮士德作为梅菲斯托弗雷斯（Méphistophélès）和上帝之间较量的赌注。梅菲斯托弗雷斯一心要把他拉到野兽的层次，而上帝要他摆脱诱惑。梅菲斯托弗雷斯以理智拉拢他，建议他跟魔鬼订约换取知识，但是浮士德博士逃过了陷阱，他被带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娶了特洛伊的美女海伦，就此得到了救赎。



到了17世纪，猎巫运动还是十分活跃。
轰动一时的审判
成为老百姓之间的话题。
可是镇压并非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某些神职人员和医生，
开始对巫术提出了新解释。

第五章
巫术的衰落



通过巫案，天主教社会的妇女地位问题逐渐浮出台面。从神学的观点来看，女人犯有原罪，她们是魔鬼的代理人。这些荒谬绝伦的想象，源自于男人对女人身体的不安感，以及对女人生理结构的误解。

到了16世纪，法官和知识菁英终于承认魔鬼巫术是有罪的。但是即使在镇压最剧烈的时期，某些知识分子还是对巫案的审判发出抗议之声，甚至对魔鬼的观念也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起初形单影只，后来追随者愈来愈多。到了17世纪后半叶，他们的思想终于深入人心。

对魔鬼学说赞同或拒绝，并非取决于从属的社会集团或教会，而是根据每个人内心的信仰。可是神学家、宗教裁判官和罗马教廷对于魔鬼巫术所抱持的保留态度很值得注意。15世纪魔鬼传说的兴起，宗教法庭和罗马教廷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了16世纪，

博赫(Bosch)和勃鲁盖尔画笔下的魔鬼，多是庙会或狂欢节上的魔怪，它们是根据一定的准则而创造出来的人物，而里吉卡尔特（Rijckaert）画的魔鬼，其“现实主义性”引人注目：这些腐蚀的肉体，按疯狂的节奏摆动，真是异乎寻常。



宗教法庭对自己引起的过火行为，也逐渐保持距离。

然而在实质上，天主教教会从来不曾让过步，撒旦依然是实际存在之物。撒旦给人类带来一切邪恶，这是天主教特兰托主教会议的基本思想。1586年，教皇斯道五世仍然颁布谕令，禁止使用星相学和任何形式的占卜活动；因为，如果没有撒旦的助力，实在无法想象人类可预知未来。



尤其在司法审判中，宗教法庭的节制态度最为明显

宗教法庭干预巫案，大抵是为了要遏制世俗法庭的狂热。17世纪初，巴斯克地区发生祖加拉穆迪事件，洛格罗尼奥宗教法庭的一名法官拒绝给被控的女巫们定罪。弗里亚（Alonso de Salazar y Frias）法官在1611年受命在省里颁布大赦令，他的善意行动使大家的情绪平静下来。弗里亚认为巫术是轻信的结果；巫师的形象是病态想象力的产物，妖魔鬼怪的手舞足蹈则纯然是思想的臆造。他分析了几百例相互矛盾的证据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挺身而出，不相信魔鬼巫术并反对镇压的权威人士，是德国耶稣会的教士斯比（Friedrich Spee）。

萨图恩（Saturne）据说是巫师的保护神。实际上，他最初是矿工的保护神，也就是顺理成章成为支配地狱的神。此外，他是率先食人肉的神，女巫也经常被指责为偷食人肉。此外，萨图恩夜间停留在二星，土星位于魔羯宫，而魔羯是一种象征魔鬼的动物。

他的《论审案的谨慎性或对女巫的起诉》(*De la prudence en matière criminèlle ou Des procès contre les sorcières*)一书出版于1631年，得到很大的回响。1657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re VII)叮嘱法官在给巫案量刑时，千万不得大意。最后是1671年，嘉布遣会(capucin)的多顿(Jacques d'Autun)神父，在法国出版了第一部驳斥巫术有罪的重要著作：《魔法师和巫师问题——文人不信和愚民轻信》(*L'Incrédulité savante et la Crédulité ignorante au sujet des magiciens et sorciers*)，这本划时代的书给法国司法人员的思想带来了一个转折点。



16世纪，维尔是一位先驱人物，但是他的声音得不到响应。直到 个世纪以后，医学界才敢用医学的眼光重新看待巫术。



世俗知识分子持有几种不同意见，经常展开毫不留情的交锋。新教徒一般反对猎巫运动

新教徒不否认撒旦扮演的角色，然而他们认为猎巫是天主教狂热分子所驱策的运动。医生也站在反对者的行列，认为对巫术的种种编派简直是匪夷所思。有些人还直接指名魔鬼学法官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

1563年，维尔（Jean Wier）在巴尔出版一篇《魔怪的幻想、咒语和毒药》的论文。他不否认撒旦的存在，也不否认撒旦的心腹人物——真正巫师的存在。但是依他一般所见，这些所谓的巫师，只是一个病态的普通人，应该接受药物治疗。只有在药石无效的情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癫痫病视为侵犯神的一种精神错乱症。大家看到癫痫病人都敬而远之，他们在农村社会也占有特殊的地位。人们祈祷行医圣人如圣道那(saint Donat）或圣维特(saint Vit）来治病。在神的享殿举行的朝圣，场面非常惊人，因为经常引起集体的癫痫发作。一般来说，到下一次朝圣前，病人的症状都有所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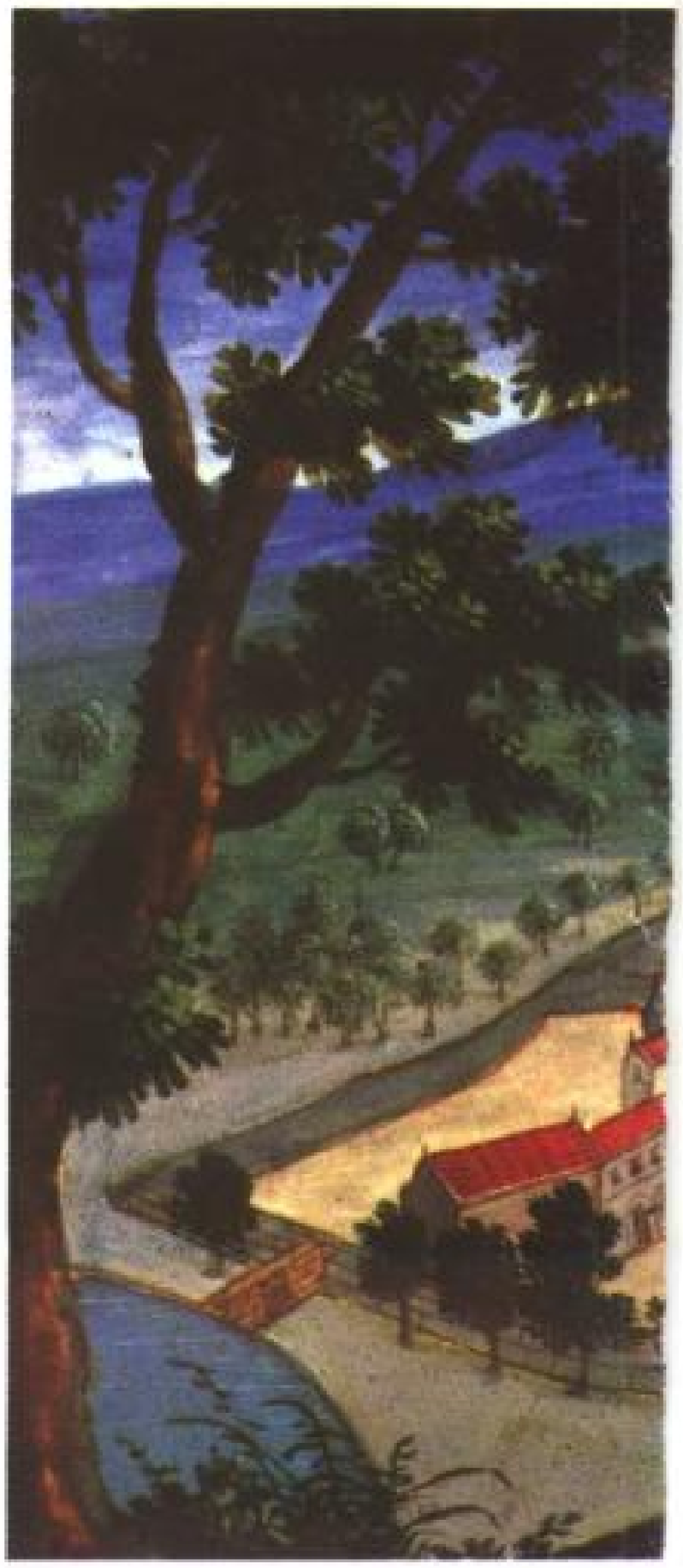


况下，医生才应该向教会求助。维尔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是克莱佛公爵(duc de Clèves)的私人医生。他的作品在1569年发行法语版，博丹针对它撰写了《巫师的魔鬼妄想症》(*Démonomanie des sorciers*)。17世纪，仍有许多医生处于反镇压的斗争前列，他们都是些有地位的贵人，如帕坦(Guy Patin)、邓肯(Marc Duncan)和伊弗林(Pierre Yvelin)。还有人称“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多是自然神论者，偶尔有无神论者，后来成为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先驱。他们的领袖是诺代(Gabriel Naudé)，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的藏书馆馆主。这些人在沙龙、学院里与重要官员交际往来，影响力甚巨，因此重要官员对此议题也是矛盾难决，举棋不定。

17世纪是天主教改革的世纪。教派林立，教规日益严格，产生不少摩擦和紧张。修道院的封闭性、良心导师参与其事和贵族家庭的干涉，女修道院经历了一个极其动乱的时期。而重大的附魔口邪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大多数官员支持以撰写魔鬼论文而出名的同僚

的确有许多人追随博丹捉拿女巫的立场，下级司法机构的法官尤其支持。但宫廷大臣，主要是最高法



院的官员，对捉拿女巫态度保留，在量刑时也表现出更大的弹性。起初他们担心法庭不遵守刑事程序，低级法庭官员处理过火，会使公共秩序和王权陷入危机。渐渐地，他们立场倾向于反对猎巫，但是步调并不一

致。相对于巴黎和第戎最高法院官员的宽容和审慎，鲁昂官员就显得传统和保守得多。

到了17世纪，以法国大官和社会菁英为主的舆论，逐渐左右了局势。在舆论的压力下，猎巫运动终告遏止。许多重大司法案件也促成了人们思想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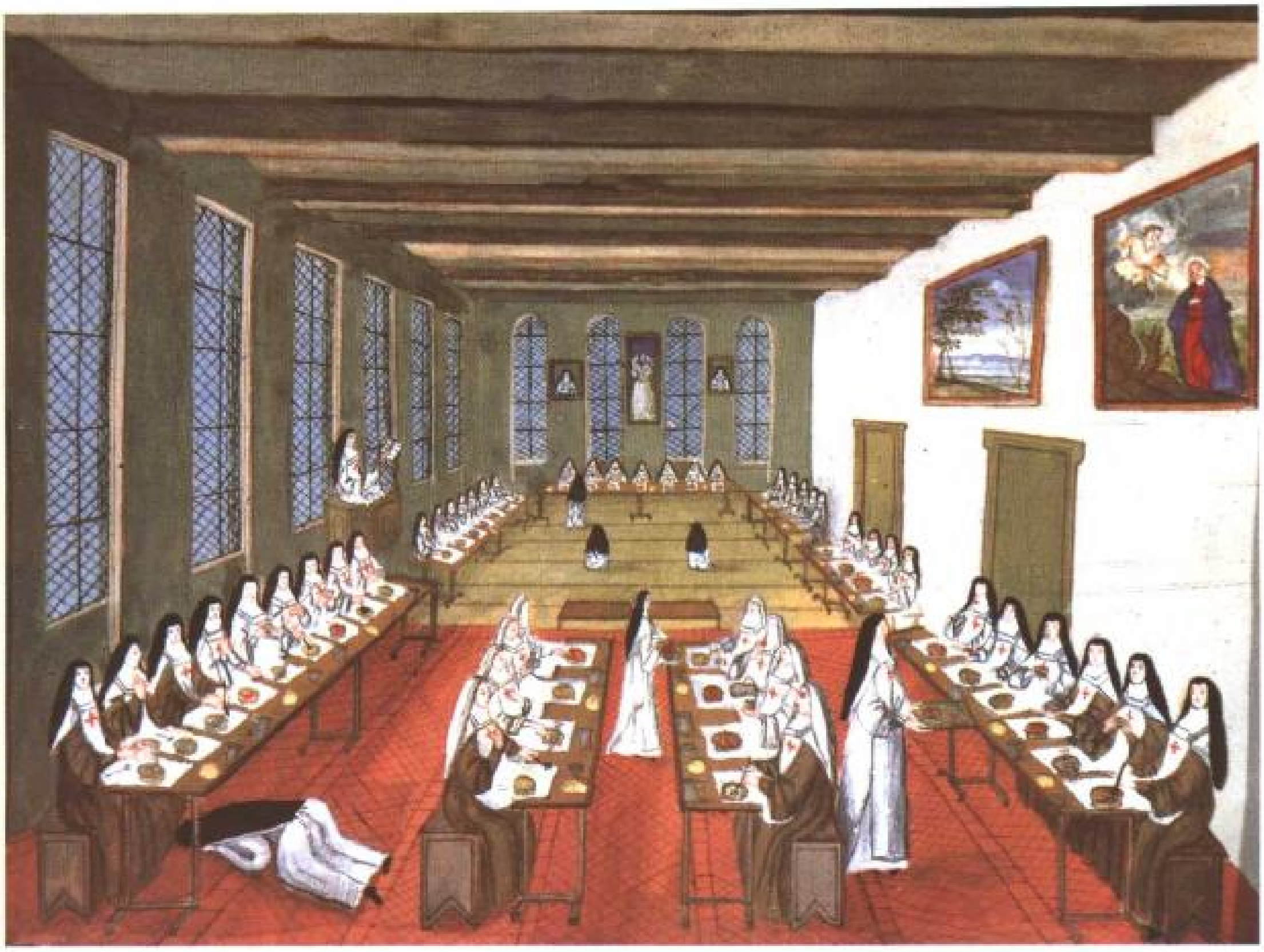


1609年，一名出身贵族的圣于尔絮勒会修女帕吕，成为黑夜恐怖幻觉的受害者

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市(Aix-en-Provence)两名多明我派修士米歇里斯(Michaelis)和东蒂厄斯(Domptius)，深信帕吕（Madeleine Demandois de La Palud）遭到魔



17世纪中叶，知识革新思潮已经来临，它预示了后来的启蒙时代。诺代是法国首相马萨林和瑞典克里斯蒂娜(Christine)女王的图书馆长。他协助红衣主教建立了当代最丰富的藏书手稿库，享有贵人的保护， 免受攻击，他也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智囊人物。可是他还是目睹自己的工作在投石党运动中毁于一旦。一直要到马萨林重掌政权后，科尔贝才帮助红衣主教重建图书馆。



鬼附身，强迫她当众接受驱魔。不久，这名年轻修女指名控告戈弗里迪（Louis Gaufridy）神父蛊惑她。他是马赛（Marseille）阿古尔（Accoules）教区的司祭，名望很高。他也是帕吕家的忏悔神父，当帕吕修女住在马赛时，他是她的灵修指导。由于戈弗里迪是一位显要人物，深得主教的支持，初审时享有为自己申辩的机会。但是艾克斯的最高法院无法坐视事态扩大，亲自过问这桩案件。在1611年2月，神父在受刑以后“招供”了。他承认跟魔鬼订了契约，放弃自己的信仰，参加巫魔会，施用妖法。他蛊惑帕吕要她当一名女巫。他使她堕落，甚至坦言曾“接触她的肉体”。这件案子在两个月内就判决终结。1611年4月30日，戈弗里迪被押上火刑架。

这项消息在法国流传得很快，艾克斯的巫魔作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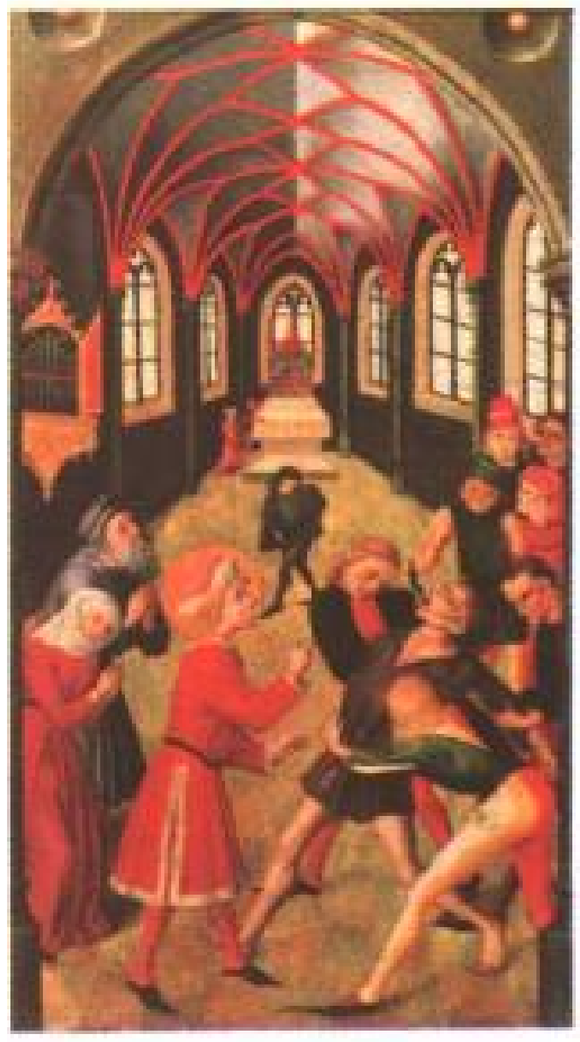
女修道院的组织由主教当局密切监视。其实对修道院来说，值得担心的倒不是撒旦的出现，而是修道院教规的破坏，尤其是某些修女的神秘向往。17世纪隐修院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幻觉和精神恍惚现象频传。这大多是修女们要求修道院自主欲望的表现。



一名证人说到天使雅娜，“像一朵美丽的白百合，四周不但团团包围着巨大的诱惑和逼人的尖刺，还遭到惊涛骇浪的残酷冲击。”驱魔的考验更大地巩固了她圣女的声誉。

拒不承认跟撒旦订过任何契约，也不承认参加过任何巫魔会。他在1634年8月8日被判有罪，当天活活被烧死（请见156页）。

圣人都具备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是灵验的驱魔师。图中圣马丁正在给一个中邪的人驱魔。



神父是牺牲者，还是真的入了魔？引起了公开辩论

卢当事件要比艾克斯事件闹得更大，朝野为之震撼。修道院的修女被迫在大庭广众面前接受驱魔活动，格朗迪埃在逆境中大义凛然，这都成了舆论的话题。针对神父是否中邪和有罪，一场激烈的辩论就此展开。一部分人对神父的罪恶深信不疑，另一些人认为圣于尔絮勒会的人装腔作势，要不然就是自己中了幻想的毒害，而格朗迪埃则是落入了一场政治阴



命令。城内新教占有相当的优势，红衣主教黎塞留为了加强对该区的控制，准备在附近建造一座新城市，城名就叫黎塞留。另外，他不顾卢当首长的反对，及其友人格朗迪埃的声援，下令拆毁城堡，又派了一名特使洛巴尔德蒙（Martin de Laubardemont）去监督城堡拆除的工程。不用说黎塞留在卢当是不受欢迎的。他发誓要格朗迪埃完蛋，于是就利用了几名在圣于尔絮勒会当修女的亲戚，介入格朗迪埃的控诉案。认定格朗迪埃有魔鬼附身、主张他有罪的人，获得黎塞留的批准，他不让对巫案较宽大的巴黎最高法院审理此案，而派遣洛巴尔德蒙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审判格朗迪埃。

1633年底，他们将神父关进牢里。1634年春天开始预审，附加了一个严苛的条件：由嘉布遣会分子公开举行驱魔会，当场众修女让魔鬼附身，控诉格朗迪埃。格朗迪埃在苦刑下，仍

“改革派神父拉克坦斯（Lactance）对我们说：格朗迪埃被绑在柱子上，火刑即将举行。神父正在给那根柱子驱魔，害怕魔鬼会让木头烧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这时，他好像看到一只核桃那样大的黑苍蝇停在驱魔书上。”

公证人安日文（Angevin）的证词
16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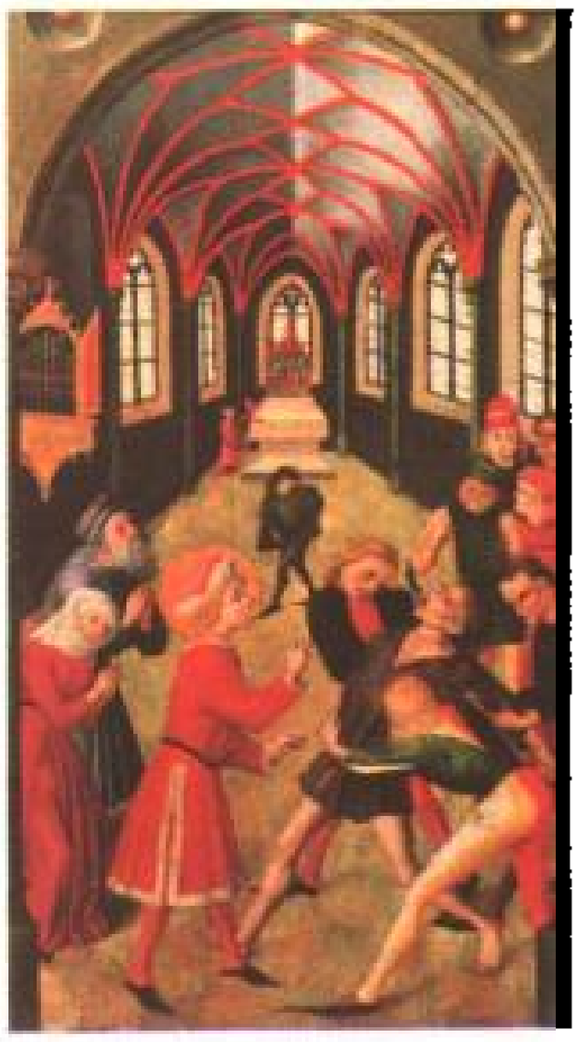
一名证人说到天使雅娜，“像一朵美丽的白百合，四周不但团团包围着巨大的诱惑和逼人的尖刺，还遭到惊涛骇浪的残酷冲击。”驱魔的考验更大地巩固了她圣女的声誉。

拒不承认跟撒旦订过任何契约，也不承认参加过任何巫魔会。他在1634年8月8日被判有罪，当天活活被烧死（请见156页）。

圣人都具备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是灵验的驱魔师。图中圣马丁正在给一个中邪的人驱魔。

神父是牺牲者，还是真的入了魔？引起了公开辩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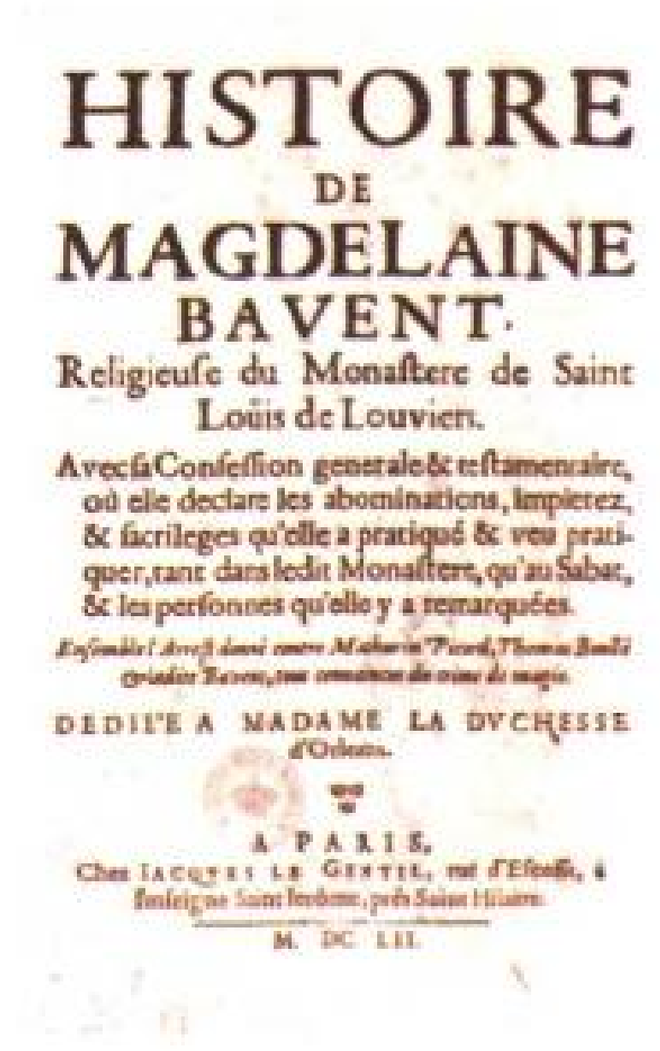
卢当事件要比艾克斯事件闹得更大，朝野为之震撼。修道院的修女被迫在大庭广众面前接受驱魔活动，格朗迪埃在逆境中大义凛然，这都成了舆论的话题。针对神父是否中邪和有罪，一场激烈的辩论就此展开。一部分人对神父的罪恶深信不疑，另一些人认为圣于尔絮勒会的人装腔作势，要不然就是自己中了幻想的毒害，而格朗迪埃则是落入了一场政治阴





谋的陷阱。持第一种看法的信徒主要来自教会人士，尤其是国家机关。而新教徒、自由派和大部分医生则倾向于第二种看法。教会上层分子中也壁垒分明，普瓦蒂埃（Poitiers）主教拉罗什波泽（La Rochepozay）支持有罪派，而波尔多大主教苏尔迪（Sourdis）则倾向阴谋说。在这场审判的悲惨结果已定，圣于尔絮勒会的领导大权便从嘉布遣会转交给耶稣会。

苏林（Surin）神父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忏悔神父之一，负责天使雅娜的忏悔。他从不隐瞒这位女修道院长天生怪癖，并曾加以记录。另一方面，格朗迪埃神父思想自由独立，他的处决是这位女修道院长的全面胜利。她曾向人展露她的左手用红字刺了耶稣、圣母玛利亚、圣约瑟、塞尔斯的圣方济（saint François de Sales）的名字，为她赢得圣女的美名。1638年，她横跨法国到塞尔斯的圣方济墓前朝谒，风光十足；又在巴黎受到黎塞留的接见，在圣日耳曼觐见路易十三（Louis XIII）和皇后奥地利的安娜（Anned'Autriche）。回途中又得到殊荣，参加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诞生典礼。


HISTOIRE
DE
MAGDELAINE
BAVENT.
Religieuse du Monastere de Saint Loüis de Louviers.
Avec sa Confession generale & testamentaire, où elle declare les abominations, impietez, & sacrileges qu'elle a pratiqué & veu pratiquer, tant dans ledit Monastere, qu'au Sabat, & les personnes qu'elle y a remarquées.
DEDIE'E A MADAME LA DVCHESSE d'Orleans.
A PARIS,
M. DC. LII.



卢当事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天使雅娜挑起的正反争论。这条新闻透过书籍、传闻和小册子迅速流传，赞成和反对两派人士各持己见，相争不休。从这层意义来说，天使雅娜促成舆论对巫术问题的觉醒。

卢维埃事件发生后，舆论一面倒地倾向反对中邪说

1633年在诺曼底的一座小城里，圣路易和圣伊丽莎白救济堂修道院（couvent Hospitalières de Saint-Louis et Sainte-Elisabeth）的修女巴凡（Madeleine

Bavent）突然全身抽搐。埃夫勒（Evreux）的主教立即干预，将事情秘而不宣。9年以后，修道院的精神院长比卡尔（Mathurin Picard）神父逝世之际，旧事重新翻了出来。比卡尔神父有圣人的雅誉，拥有埋葬在教堂祭台下的殊荣。后来驱魔闹鬼的闲话层出不穷，最后巴凡和比卡尔被贴上巫师的标签。巴凡终身囚禁，比卡尔的遗骸则从祭台下挖掘出来。圣教父的家人告到了鲁昂高级法院，揭晓了这件事。

诉讼期间调查和反调查反复拖了很久。到了1647年才结案，审判结果不仅是比卡尔，连他的助理司祭

在专制制度社会里，着魔中邪都有一定的表现方式。19世纪末的精神病学家则称这个为歇斯底里。驱魔的正宗程序，明文规定于 保禄五世 1614年颁布的《罗马教仪》中，只有教士可以掌握。



布雷(Thomas Boullé)也都犯了巫术罪，还与巴凡有奸情，并且杀害了私生子。在宣判那天，布雷与他的老上司的遗骨一起遭到了火刑。卢维埃(Louviers)事件比以往的魔鬼附身案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卢维埃的修女们是中产阶级出身，因而不像贵族出身的卢当或艾克斯的修女，可以得到保护。



这其间，“反附身”派的阵营在舆论中的力量大大地受到瞩目。在奥地利的安娜庇护之下，伊弗林医生进行的调查可以为证。他反对魔鬼附身的说法，但也不接受装神弄鬼的论调。对伊弗林来说，这些女人只是精神错乱的受害者。卢维埃事件最后还是以修女失败收场。修女们向前任的老院长陈情，老院长直接向国王枢密院上诉。1653年，巴黎的主教区法庭宣布修女“十字架的弗朗索瓦兹”(Françoise-de-la-Croix)无罪。第二天，国王枢密院就撤销了一切正在审理中的巫术案件。





这个事件之后，知识界舆论全面倒向反对魔鬼附身论，然而勃艮第依然陶醉于血腥的猎巫镇压。那里又出现一



条新闻。圣于尔絮勒一座修道院内，一名显然不合群的修女布韦(Barbe Buvee)发生抽搐痉挛的现象，被控中了邪，要公开驱魔。官司从主教区法庭打到第戎最高法院。历经曲折的过程后，布韦修女在1664年获得无罪释放。

17世纪时期，最高法院修改放宽了诉讼程序

受到这类事件判决的影响，最高法庭的官员，尤其是为王室服务的高级法庭，渐渐撤销对巫案的审理。巴黎最高法院的官员是王国内消息最灵通，也是对“自由派”思潮最开放的人，处于对抗的最前锋。从1601年起，他们禁止水验法，原来受到指控的巫师嫌犯都要接受这种野蛮的神判法。1624年，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再次重申不服低级法庭的判决者，可以上诉高级法院的法律。在死刑判决中，这种上诉权是自然生效的，但是地方法庭往往不愿意遵守，因为他们处心积虑地想要独占判决的自主权。

从1641年起，巴黎最高法院愈来愈关切这个事件，为了贯彻这条规定，毫不犹豫地处决了一些低级法庭法官，因为这些法官一作出死刑的判决，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巫师烧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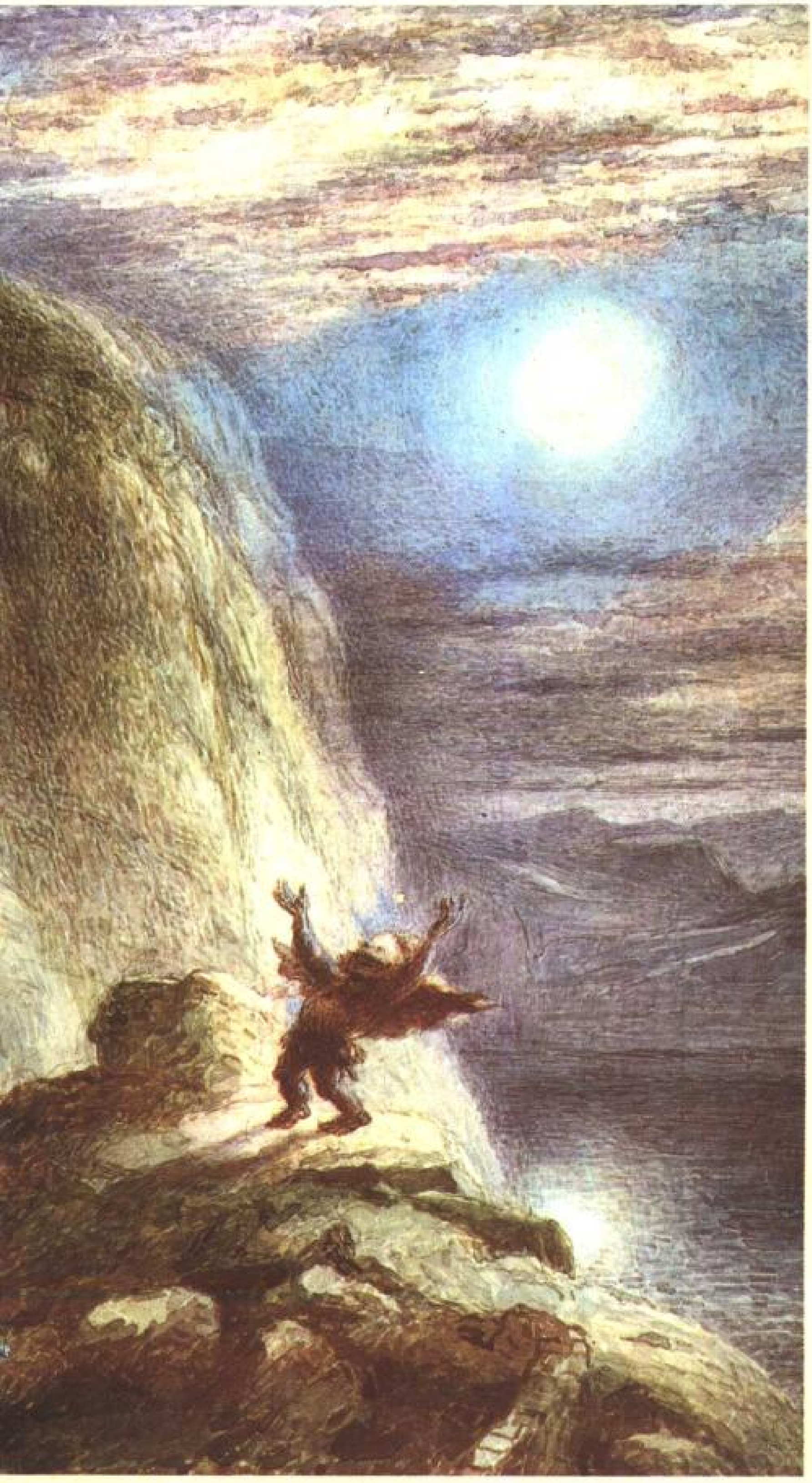
巴黎最高法院在司法方面表现得最为开明，也将进步的思想推广给人民。遇到上诉时，刑罚几乎必然会减轻，一般来说死刑都会改判为放逐境外。不久，外省的最高法院也纷纷仿效巴黎最高法院的做法。

外省的最高法院面对巫术时，并未跟随巴黎最高法院的政策。第戎和土鲁斯禁止水验，规定上诉要课税；艾克斯、格勒诺布尔（Grenoble）和鲁昂（Rouen）最高法院更加遵守传统做法。从整体来说，高等法院的判例最终还是会影响下级法官。



16 61年到1683年间，科尔贝担任路易十四的大臣，在判法上并无创新。但他是1667年和1670年颁布两大部法令的倡导人。这两大法令主要是着眼于建立有体系的成文法条，而不是法律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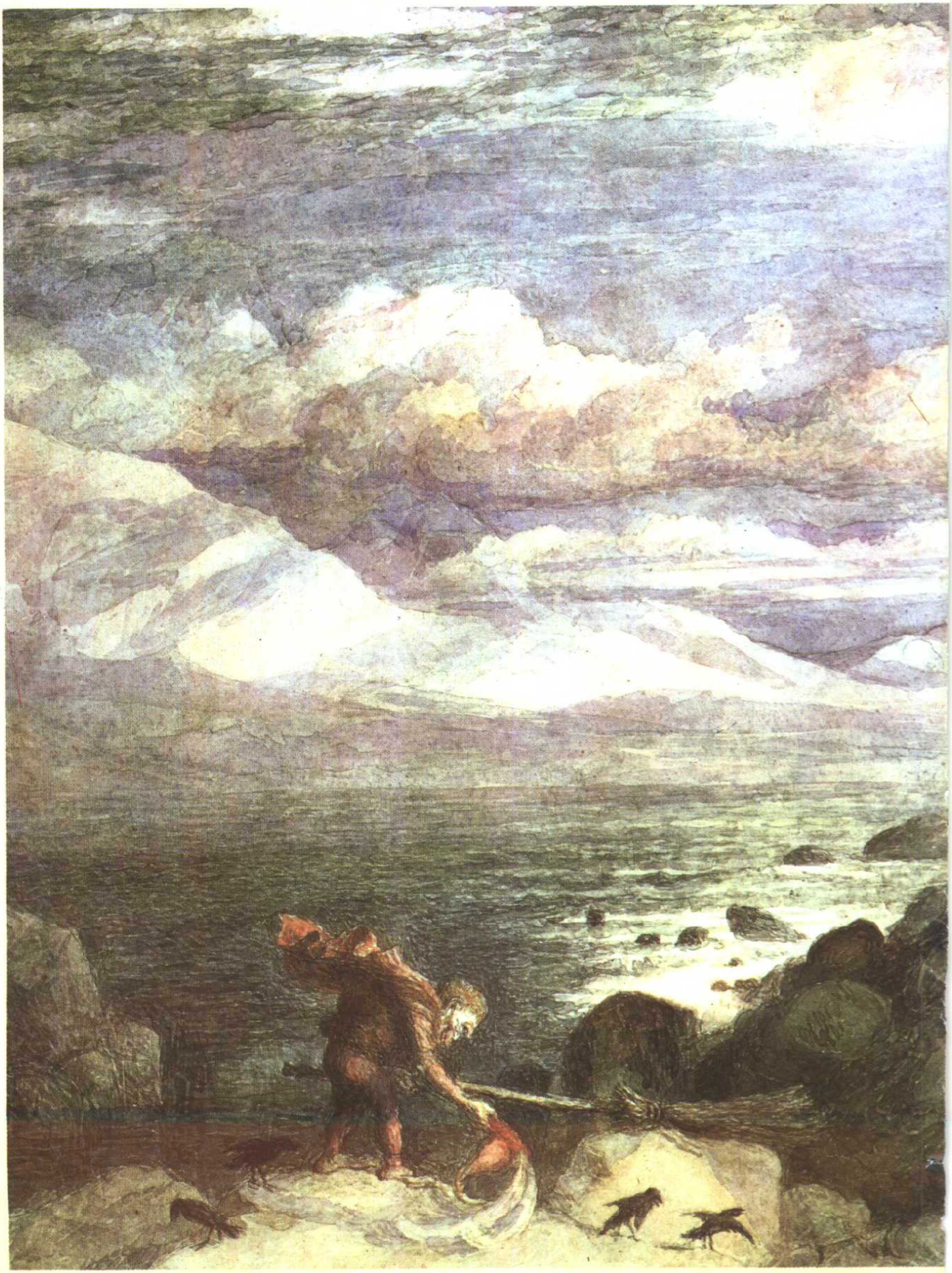


一种信仰的终止

“今天再也没有中魔的人，没有魔法师，没有星相师，没有精灵，这真令人遗憾。一百年以前从哪儿来了这么多的神秘，实在难以想象。那时候，贵族们还都生活在城堡里，冬天长夜漫漫，若是没有这些高贵的娱乐，人会无聊而死。任何一座城堡总会在某一天出现一位仙子，如吕西尼昂（**Lusignan**）城堡中的梅吕西尼（**Mélusine**）仙子，……每座村庄都有它的男觋或女巫，每位亲王都有他的星相师，每位夫人都有人给她算命，中魔的人在田野狂奔，人人都争说自己看过鬼，或者以后会遇见鬼。”

伏尔泰（**Voltaire**）

《哲学辞典》





为女巫申诉

“在倾听我申诉的全世界面前，我大声疾呼：我慷慨陈辞，崇敬的费乔那(Feijona)阁下……和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宗派集团，你们口无遮拦，肆无忌惮，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否认女巫的真实存在，我要说她们是存在的，……如果我这样说还不够，我准备辩论或战斗，悉听尊便，在街头，在讲台，在广场，在田野。”

巴勃罗
(Don Francisco
Sanchez Barbero)
·《与女巫对话》
1816年

1665年起，科尔贝和同僚肩负起一项艰巨的任务，彻底改革不合时代的刑法

1670年，一本工程浩繁的《刑法大典》终于完成，这部新法典必将影响整个王国臣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但是里面出人意表地找不到一点巫术的影子，尤其当时勃艮第掀起最后一次猎巫浪潮，充满杀戮气息，大家仍记忆犹新。这种只字不提的做法，说明立法者对巫案抱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巫术不视为一种罪行，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保持沉默也反映了地方上的普遍阻力。

1671到1672年，紧急事务会作出几项决定，立即制止在贝亚恩、吉也纳、诺曼底的猎巫运动。但所有最高法院中最虔诚、最保守、最传统的鲁昂最高法院，还是放手任由地方法庭为所欲为。一直等到1682年，法国中央才正式干预巫案问题。1682年，由于一宗放



《乌弗尔先生》是一部讽刺魔法的小说。“乌弗尔”原文是Oufle，是法语疯子(le fou)一词的颠倒词。故事说一个可怜的男人，一生阅读魔法巫术的书籍，把幻想当成现实，深信不疑。



毒案牵涉到路易十四的情妇德·孟德斯邦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国王便针对魔法师、占卜师和放毒者，发布了一道谕令。谕令中曾笼统地提到魔鬼巫术，但是规定只有在提出物证——如使用毒药的情况下，才有权追捕魔法师和巫师，不允许仅凭谣言和揭发就立案传讯。这种谨慎的态度说明当时宫廷和王国的宗教态度。那是天主教改革雷厉风行的时期，立法者不能否定魔鬼的存在和魔鬼信徒兴风作浪的可能性。然而，要求法官着重搜集物证，实际上就否定了魔鬼案件的成立。从此以后，猎巫运动受到了牵制。随着启蒙时期哲学的传播，巫术逐渐衰落，成为庸俗的迷信、民众的愚昧和虚妄的幻想。



孟德斯邦夫人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在1667至1677年间的情妇。虽然科尔贝的报告说她无罪，她还是受到德·勃莱维里埃（de Brinvilliers）侯爵夫人事件和毒蛊案（1677～1681）的牵连。毒蛊案中有20多人遭到极刑。

从18世纪以降，巫术卸下了魔法和撒旦的华丽外衣，文化地位迅速下降，成为一种迷信

巫师、蒸馏器、硫磺蒸气不久后又重新兴起，但这都是浪漫派的想象，他们满脑子是神秘的力量和无形的灵魂。18世纪时期，西方国家已看不到对巫案的审讯。经过浪漫主义者在文学、绘画或音乐上的渲染升华，巫术又恢复部分失去的光彩。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在文学中重新发现民间文化，促使了女巫一成不变的形象，在欧洲以及从来没见过巫师的地区生根。民间故事和传奇中，吸收了以魔鬼为主的古代文化。这些故事被民俗学作家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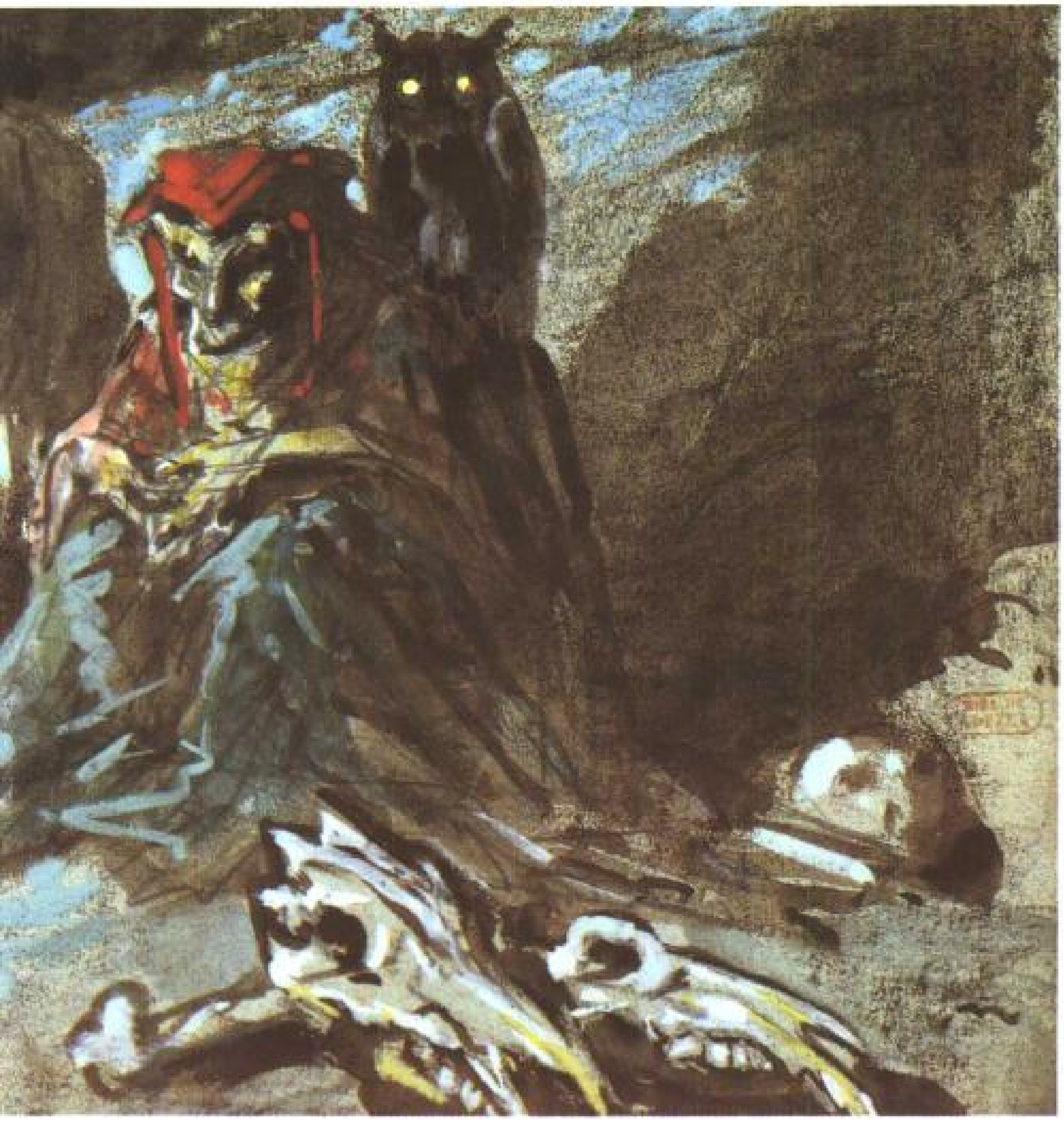
林兄弟（les fréres Grimm）搜集起来，进入文学殿堂。经过这番介绍，撒旦为非作歹的巫术又获得了一部分合法存在的权利。

巫术也成了画家灵感中的一个题材，这方面表现最为杰出的是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de Goya）。他的作品中不乏巫魔会的场面和女巫的画像，虽然实际上在西班牙猎巫的现象并不多见。



浪漫主义时期，画家、诗人、小说家、音乐家重新发现了中世纪的黑暗阴沉

浪漫派音乐家如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或柏辽兹（Hector Berlioz）汲取了不少巫



术题材。历史学家米歇莱的作品也是这种浪漫主义再发现的延伸，1862 年他发表了《女巫》*(La Sorciére)*，这部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使历史学家重新关注魔鬼学和猎巫的历史。他将中世纪描述为魔影幢幢，撒旦的传说处处可闻，而女巫的出现，就是遭受教会迫害而奋起反抗的妇女原型。她们了解自然、肉体和医学，可说是现代科学之母。这种对巫术慷慨而反习俗的看法，在后来的研究者当中却得不到知音。

即使巫术是历史研究中最丰富且最有争议的主题，它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仍是一团谜。近年来随着人类学发展，对那时社会的最新研究陆续出炉，或可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单凭古代档案仍无法解开的奥秘。

“新思想无往不利，因此竟忘了自身历经的多次战斗。还是应该提一提新思想在初步形成时的不利处境，亦即其在镇压下低贱、粗鲁、野蛮的样子。当一个女人——不幸的女巫——在民众中掀起了风潮，……女巫死了，她应该死。怎么会呢？症结点在于女巫自己引起的科学进步，是医学和她为之工作的自然科学使她送命。女巫永远地死了，但是仙女不会死。女巫还会以这种不朽的形象出现。女人在最近几个世纪管起了男人的事，失去了她真正的任务，她的任务是：治病、安慰，担任一个安抚心灵的仙女，……违反自然反而苍白无力。夕阳西落是为了给世界带来黎明，这样的日子是不会远了。”

米歇莱
《女巫》



见证与文献

是神怪故事，还是亲身经历？
是历史大案中最激动人心的原始纪录，
还是乡村小法庭里的详实陈述？
是传统常识流传下来的奇妙药方，
还是妖魔鬼怪的法术？
巫术有它恶心邪念的一面，
也有它高尚济世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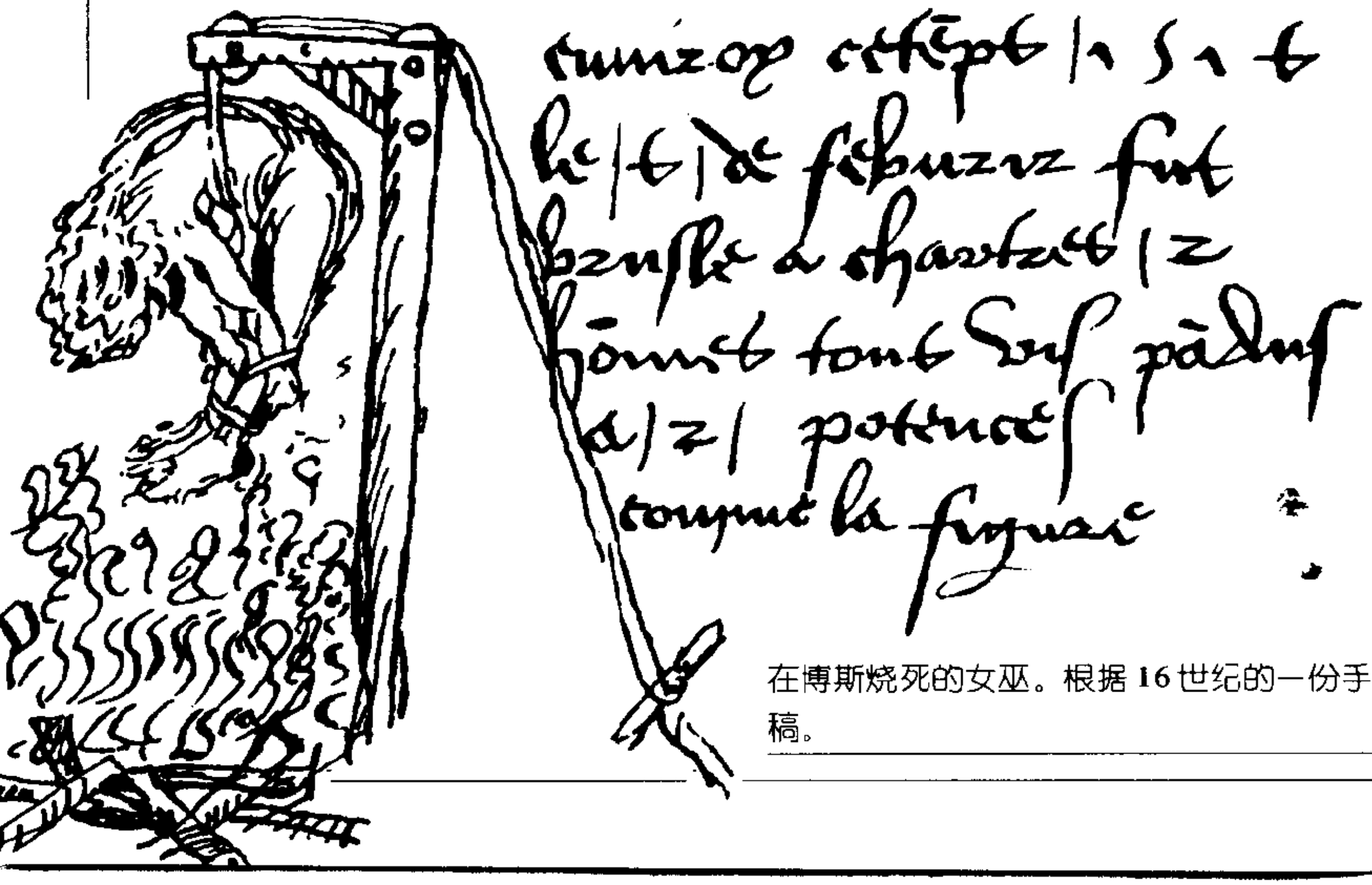
一桩巫案

从谣言到火刑架，
是一条荒谬之极的不归路，
这样的情境反复出现：
一个“名声不佳”的女人，
有天吐出一句致命的话语，
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发神经，
但邻居感到恐慌，
司法机器也步调一致。
下面是一则
在17世纪末司空见惯的故事，
它的结局也像其他许多故事，
在火海中划下句点。

1679年5月尾声，在阿登的布维尼(Bouvignies)小村里，佩罗娜·戈基荣的末日来临，她被指控为女巫。

自从把佩罗娜交给同乡和法官定案以来，日复一日，已过了三个星期。五月份有三个星期是忙碌的，这段时间内有升天节、圣灵降临节，还有祈天丰收仪式。女巫的苦难是从1679年5月8日星期一开始的。那天举行连祷日赛神会，杜埃圣雅克教区的居民用木棒提着一条金龙游行。四周的农民，包括布维尼的村民，跟在一名教士后面，绕着土地举行仪式，祈求丰收。

那一年春天来得很迟，村民理所当然担心农作将会歉收，若从这个背景来看佩罗娜事件，就会发现问题的另一面。他们是否期待这个有血有肉



在博斯烧死的女巫。根据16世纪的一份手稿。



“这间简陋的茅屋潮湿、漏风，冬天的风呼啸穿过，……在某些阴暗的角落，女人寄托她的幻想。”

米歇莱《女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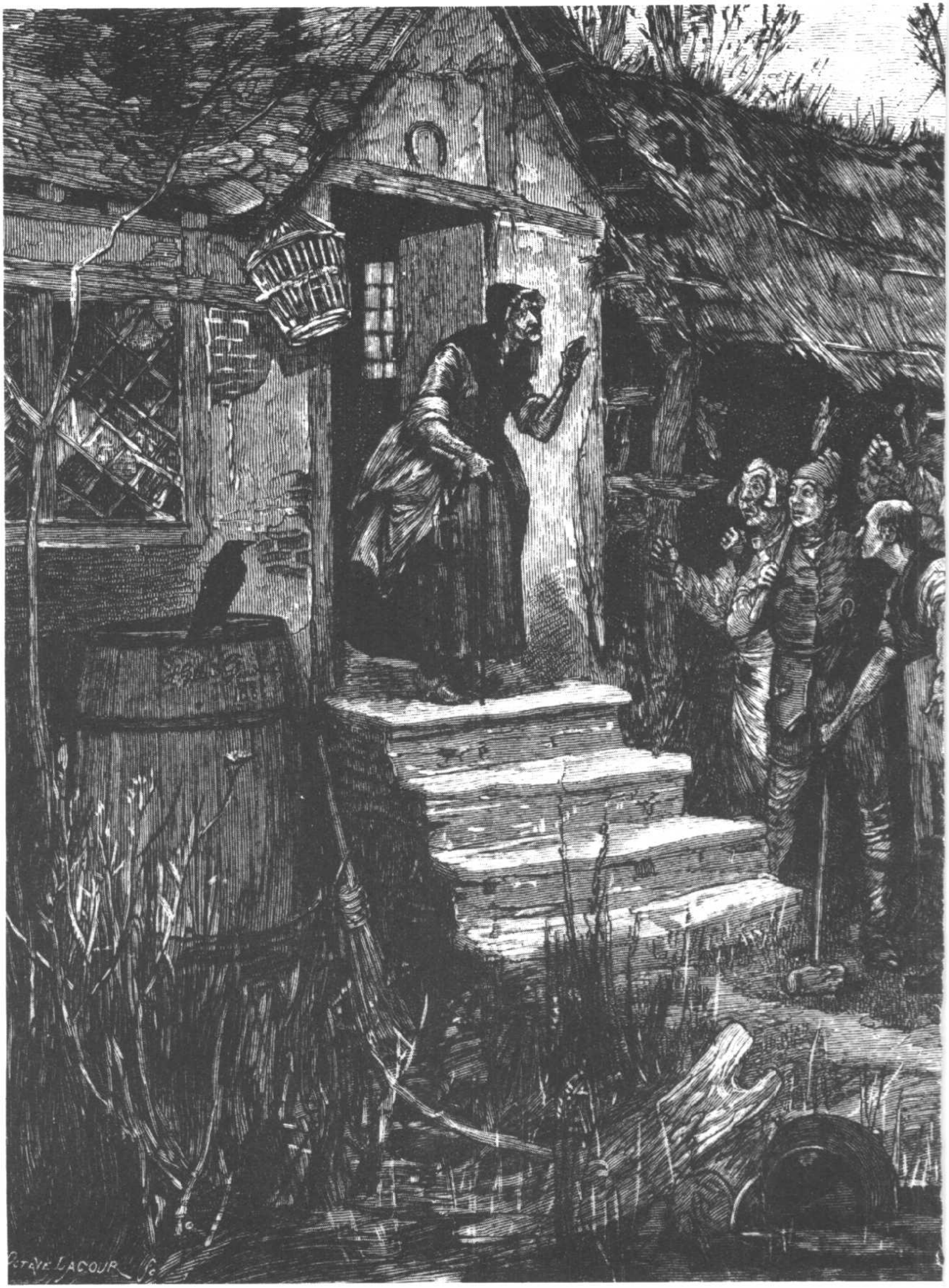
的女巫一旦烧成灰烬，就会把长期沉睡的土地唤醒？就像在阿拉斯或庇加迪(Picardie)，当地人在圣约翰日会把老年人的骨头扔进火刑架，用来驱邪和作为丰收的保证。若不是司法档案内这份无情的记载，佩罗娜的悲剧会像季节性祭礼那样不实在。

启示录四骑士

不错，北方每个村子在圣约翰日都要烧一名巫师，但都是用人偶代替。这次，传统的替罪羔羊却不是木头也不是草杆，而是真人！

马希埃纳军营的四名士兵，就像杜勒(Dürer)《启示录四骑士》那样，给布维尼村带来了死亡和恐怖，引起了一连串轰轰烈烈的猎巫活动。

佩罗娜是第一个牺牲者，她恰好住在村子南边，距离四骑士所住的马希埃纳村不远。5月8日晚上八、九点钟，这四名骑士来向她要钱。无疑地，他们从当地农民的谈话中，知道她的名声不好；于是打算趁着圣约翰连祷日，村子沉浸在神秘气氛当中时，勒索这名村妇，到村上寻开心，痛饮一杯。许多目击者看到他们跟着她朝教堂和布维尼广场走去。磨坊主人的伙计万德维尔(Denis Vendeville)跟在他们后面，听到他们索取8巴塔贡(patagons，古币名)，佩罗娜为了


OCTAVE LACOUR Sc



逮捕女巫(此图为17世纪英国)的场面，到处都一样，总有民事法官、村上的告密者，有时也有受害者出现。

摆脱他们，给了他们4个。这些人走进了广场上的福沃(Gilles Fauveau)酒店。一名士兵一把抓住佩罗娜，冲着她叫："巫婆！巫婆！"他的同伴随声附和，然后强迫她与他们坐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叫道："小心，别让她钻进烟囱飞啦！"其中一名士兵尤其兴奋，他说："巫婆，给我喝下！我要跟女巫干了！"说完抱住她，把手伸进她的衣服摸她的下身，又逼她喝了杯啤酒，虽然她说不渴。另一名士兵向那可怜的女人说："那么多的人把你看作巫婆，你真该害臊。我们有2巴塔贡，你给我们6巴塔贡，我们就让你走。"第三个人把2巴塔贡放在桌上，在胸口划十字说："这是巫婆的钱！"

佩罗娜否认，她恳求他们放她回家，向邻居借钱。但是士兵不愿意，怕她趁夜逃了。佩罗娜企图向酒店老板借钱，但没有借成。后来这些恶棍把她押回她的家，在牛棚里牵了一头乳牛，又到附近另一家酒店坐下。村里的磨坊主若斯弗诺(Jérôme Josveneau)同意借给佩罗娜6巴塔贡，条件是把乳牛扣下到下星期天再还。磨坊主人叫人把佩罗娜的丈夫找来，把钱交给他，他立刻转交给士兵，……

军人勒索人民已经习以为常。友军一般来说跟敌军同样可怕。恬不知耻的逃兵就是这样鱼肉乡民的，……

司法机器开始转动

佩罗娜和丈夫杜福塞的声誉遭到污辱，应该默默忍受才是明智之举。尤其军人觉得自己受到当地一部分老百姓的支持。有一名士兵住在马希埃纳的农民封特尼埃(Michel Fontenier)家，见佩罗娜否认自己是女巫，就向她建议让他指控她有罪。因为当时法律规定，若是告发者证据不足时，原告需受到与被告同等的刑罚。而这位士兵输了愿意接受法律处罚。法律规定在案件结束前，双方都被羁押。但是杜福塞认为这对妻子、他跟他的家族是莫大的耻辱，为了洗刷妻子的罪名，想出了一个不幸的主意。他向布



维尼子爵领地法庭递上了一份正式的状子。当天开庭调查，传讯4名证人。沉重的司法机器开动了。没有东西可以制止它，但是它让恶棍逃脱，却把受害人压成齑粉。

杜福塞递上状子以后，这些士兵被关了起来。第二天，封特尼埃出现在布维尼法官面前。他觉得这件事跟他有关，因为有一名被告住在他的家里，那人好像还是在他的唆使下行动的。为了使他和他的三名同伴获得释放，封特尼埃做了封佩罗娜不利的证词，换句话说，他也指控佩罗娜是个女巫。……

5月24日，佩罗娜决心说出心里话，揭露了她的堂姐妹的儿子巴希(Jean Bachy)。26日，领主法庭在杜埃居民的敦促下，询问她一些细节。她维持原来的供词，但又加上4个名字：杜克洛盖(Marie-Anne Ducrocquet)，她是古柏莱(Antoine Couplet)的遗孀；还有3名弗里姆(Flines)居民：安德里欧·菲舍尔(Andrieu Fischel)、寡妇菲里博特·菲舍尔(Philippote Fischel)和玛德莱纳(Madeleine)。5月27日和28日对薄公堂时，佩罗娜坚持她的陈述，而四个可怜的人否认。……佩罗娜又在某一个日子揭露她的长女玛丽－安娜(Marie-Anne)。但是结案的日子近了。28日，佩罗娜最后一次出庭，对自己的招供和揭发不作修改，也知道自己死期不远。她顺从地承认一切罪行，是不是藉此希望得到宽恕，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火的审判

5月29日星期一，圣灵降临节后第8天，佩罗娜出了大牢。男爵领地的24名汉子声势浩大地将她押到乡村广场的示众柱。在那里，书记官德勒吕(Delerue)当众宣布判决。最后一晚，奥尔希(Orchies)有几名嘉布遣教士来给死刑犯做圣事，他们听她的忏悔，指导她如何行事可以得到灵魂的拯救，让她坚强地走上苦难的道路。法官决定只烧掉她一半的身躯，让她的遗骸示众，叫当地老百姓深刻记住这些闻所未闻的罪行。杜巴尔(Jean Dubarre)中了佩罗娜的巫法，也是原告的一名证人，他得到了15巴塔尔(patars，佛兰德地区古币)，推了刑轮车游行，刑轮上陈列她的尸体。

这个烧成焦炭的遗骸，还要搬到弗里姆附近的一座小森林边上，接受当地人的审判，说明马希埃纳的4名士兵掀起的憎恨和恐惧风潮是多么猛烈。但是因恐怖而造成的裂口不是那么容易弥合。1679年布维尼再度燃起其他的火刑架。

莫切布莱德
(Robert Muchembled)
《最后的火刑架》

当魔鬼学家在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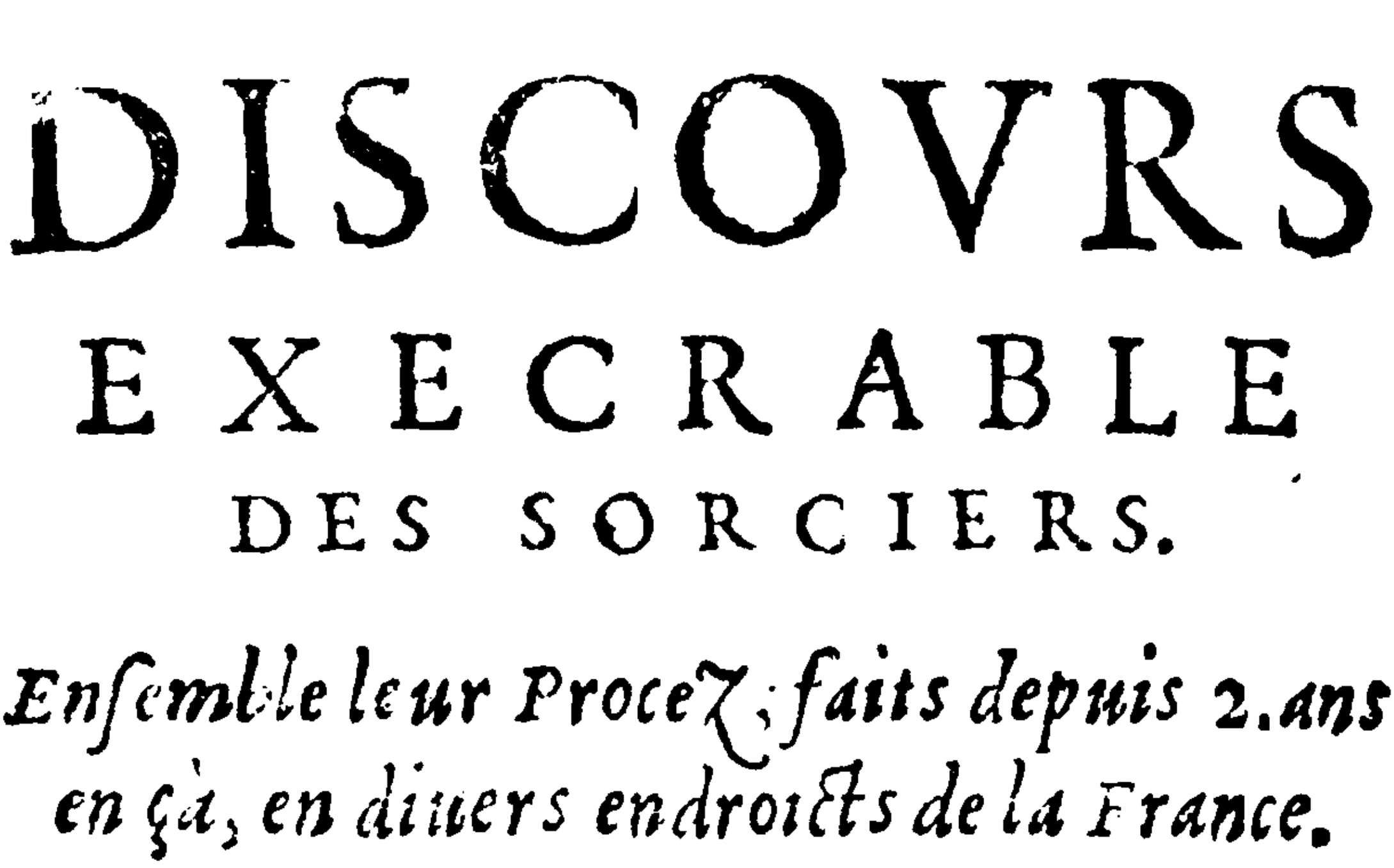
狰狞可怖的魔鬼形象，
不只是老百姓想象中的产物，
还有官方的言论
和魔鬼学家的阐述作为基础。
在15到16世纪间，
宗教裁判官斯伯伦吉和博盖
是少数魔鬼学的“思想家”。

博盖叙述一桩巫案的详情，是为了摸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供今后宗教裁判官使用。

路易丝·马依亚，8岁，有5个魔鬼附身；塞克坦关进了监狱。

克洛德·马依亚(Claude Maillat)和伯尔希(Humberte du Perchy)住在古瓦里埃尔(Coirières)，育有一个8岁的女儿路易丝(Louise Mailat)。1598年6月5日星期六，路易丝突然四肢瘫痪，无法行走。此外头部奇怪地歪斜。病了几天都好不了。直到7月19日，她的父母看她这个模样肯定是中了邪，带她到救世主堂去驱魔。

在她的身上发现了5个魔鬼，名



DISCOVRS
EXECRABLE
DES SORCIERS.

Enſemble leur Procez, faits depuis 2. ans en çà, en diuers endroicts de la France.

博盖《巫师恶言录》的扉页。

字叫狼、猫、狗、俏丽和鹰头狮身怪，当神父问女孩是谁害了她，她回答塞克坦(Francoise Secretain)。塞克坦年约58岁，又名古瓦里埃尔的胖弗朗索瓦兹(la grosse Fran oisecde Coirières)，女孩在围观驱魔的人群中把她指认了出来。

女孩被领回了父母家，她要求父母为她祈祷，说如果他们两人为她祈祷，就能摆脱魔鬼。

天一黑，他们就开始祷告。念完了祷文，女儿对他们说两名魔鬼死了，如果他们继续祈祷，留下来的魔鬼也会死去。父母担心女儿的健康，整夜祈祷不停。第二天清晨，女儿病情更坏了，不断地打嗝；终于她俯身把魔鬼吐了出来。它们是些像拳头大小、火一般红的绒团，只有一只猫是黑的。女儿以为已经死亡的两个魔鬼在最后才吐出来，不及其他三个那样费劲。由于它们开始时没有使力，女孩才相信它们死了。这些魔鬼出来之后，在火炉旁边绕了三四圈，就消失不见了。从这时起，女孩身体开始好转。可见神父驱魔，加上这个可怜孩子的父母祈祷，是多么有用啊!

原来，塞克坦在6月4日晚上到马依亚家，要求借住一宿。马依亚太太因丈夫不在，起初没有答应，但是塞克坦纠缠不休，最后只得把她留下。塞克坦留在房里，马依亚太太去照看牲口。路易丝和两个妹妹正在取暖，老妇人走近路易丝，给她一片像肥料似的面包皮，要她吃下去，还特意要她不要声张，不然她会杀了她、吃了她(这是她的原话)。女孩第二天就着了魔。她母亲作证说她拒绝过塞克坦留宿。然后父母一起以女儿的病作证，女儿也作证有这么回事。虽然她还年幼，但是说话语气像个三、四十岁的人那么肯定。法庭获知事情经过后，把塞克坦逮捕起来关进牢里。

让塞克坦说出真相的方法

塞克坦在牢里关了3天，什么也不承认，她说她没有犯过人家指控她的罪，把她关进来是大错特错，谁看到她的外表准会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口口声声不离上帝、圣母玛利亚以及天堂里的男女圣徒，手里一长串念珠，装着念个不停。但她念珠上没有十字架，至少没有一个完整的十字架。这个事实，被大家当作把柄攻击她。

此外，有人注意到她接受审问时哭得很费力，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于是人们更加严密地监视她，胁迫她。第二天，又逼她说出真相，然而还是套不出什么结果。因此他们给她剪了头发，换掉衣服，检查她的身上有没有标志。他们把她的衣服剥了，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标志。

后来，又要把她的头发剪掉检查头部，她也乐意这样做，她很有决心。



但是头发刚剪完，她就显得心神不宁，开始全身发抖，立刻招了出来，以后每天都吐露一些新材料。

博盖
《巫师恶言录》
巴黎

博盖在他的作品中，结合实际的情景，有系统地罗列出巫师的特征。

撒旦在空气中具有莫大的威力，因此巫师要哪里下冰雹，哪里就下冰雹，虽然上帝不允许，这个恶魔还是能随心所欲地驱使乌云到任何地方。……

巫师的药粉

药粉有黑的，有白的，也有其他颜色的。雅克·博盖(Jacques Boguet)和塞克坦害死莫纳莱(Loys Monneret)，就是给他吃了洒上白色粉末的面包皮，这是他们以前从主人那里弄来的。帕吉(Thievenne Paget)渴望复仇，在奶酪里掺了药粉，给鲁瓦(Claude Roy)吃了立刻毙命。

巫师的油脂膏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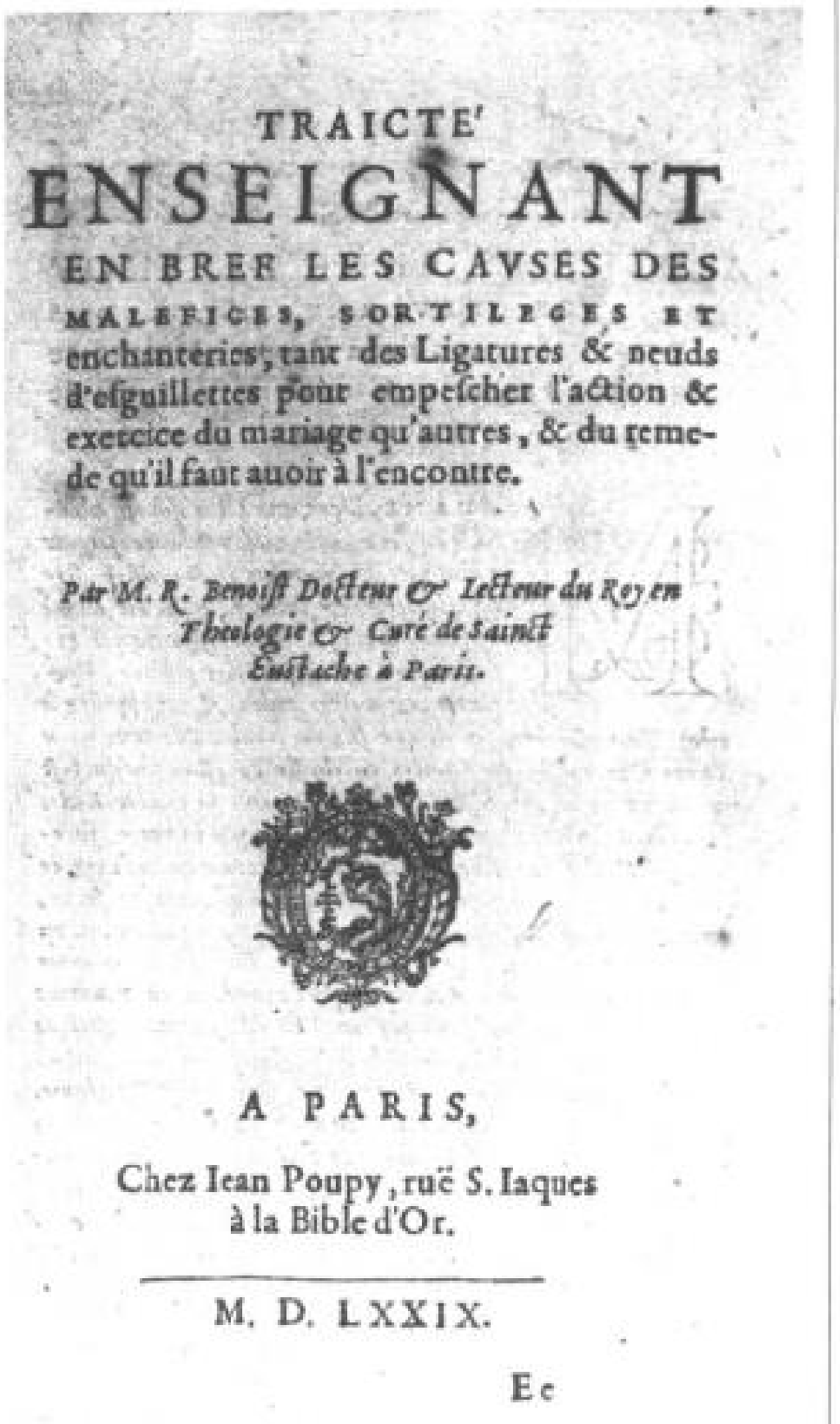
巫师的油脂膏药有自制的，和取自撒旦的，种类繁多。这些人去参加巫魔会或者变成狼的时候就擦油膏。但是我不相信这种油脂有什么用途，除非他们使自己的感觉麻木，沉入睡乡，好让撒旦充分享受他们。

巫师能不能吹气杀人

巫师可以用吐气杀伤别人。我们见过加亚尔(Claude Gaillard)做过这样的事，她的外号叫毒气瓶。因为她在埃布苏(Ebouchoux)教堂遇到佩里埃(Claude Perrier)，向她呵了一口气，佩里埃立即病倒，肢体瘫痪，在贫病交加中拖了一年后死去。

巫师能不能用语言伤人

巫师讲话会伤害人，尼特(Nider)说他见过一名女巫，只要说一句话就会使人暴毙。他还说见过另外一名女巫，同样说了一句话，使她邻居的下颚上下晃动。


TRAICTE'
ENSEIGNANT
EN BREF LES CAVSES DES
MALEFICES, SORTILEGES ET
enchanteries; tant des Ligatures & neuds
d'eſguillettes pour empeſcher l'action &
exercice du mariage qu'autres, & du reme-
de qu'il faut auoir à l'encontre.

Par M. R. Benoiſt Docteur & Lecteur du Roy en
Theologie & Curé de sainct
Euſtache à Paris.

A PARIS,

Chez Iean Poupy, ruë S. Iaques
à la Bible d'Or.

M. D. LXXIX.

Ee

巫师是否能用目光伤人

第五，巫师也会用目光伤人。斯伯伦吉注意到受害者中，儿童受害人数要多于大人；他还说巫师的目光一转，就会打动法官，让他堕落。连牲畜也会受害。

巫师如何用手伤人

第六，谁给巫师的手碰上，谁就倒楣。由于这个原因，宗教裁判官不愿让巫师的手和赤裸的胳臂碰到法

官，因为碰上以后，法官会完全站到被告那边。我看到一名女巫拉了一个男人的衣服三下，就给他带来了麻烦。

巫师怎样用小棍棒伤人

第七，巫师用小棍棒可以敲伤人。塞克坦和帕吉承认她们一边用小棍棒敲打，一边念符咒，弄死了好几头牲畜，有乳牛、母马，……

巫师主要用什么病害人

下面是巫师害人生的各种病，一言以蔽之，就是什么病都有：胃病、头痛、脚病、肠绞痛、瘫痪、中风、麻疯病、癫痫、浮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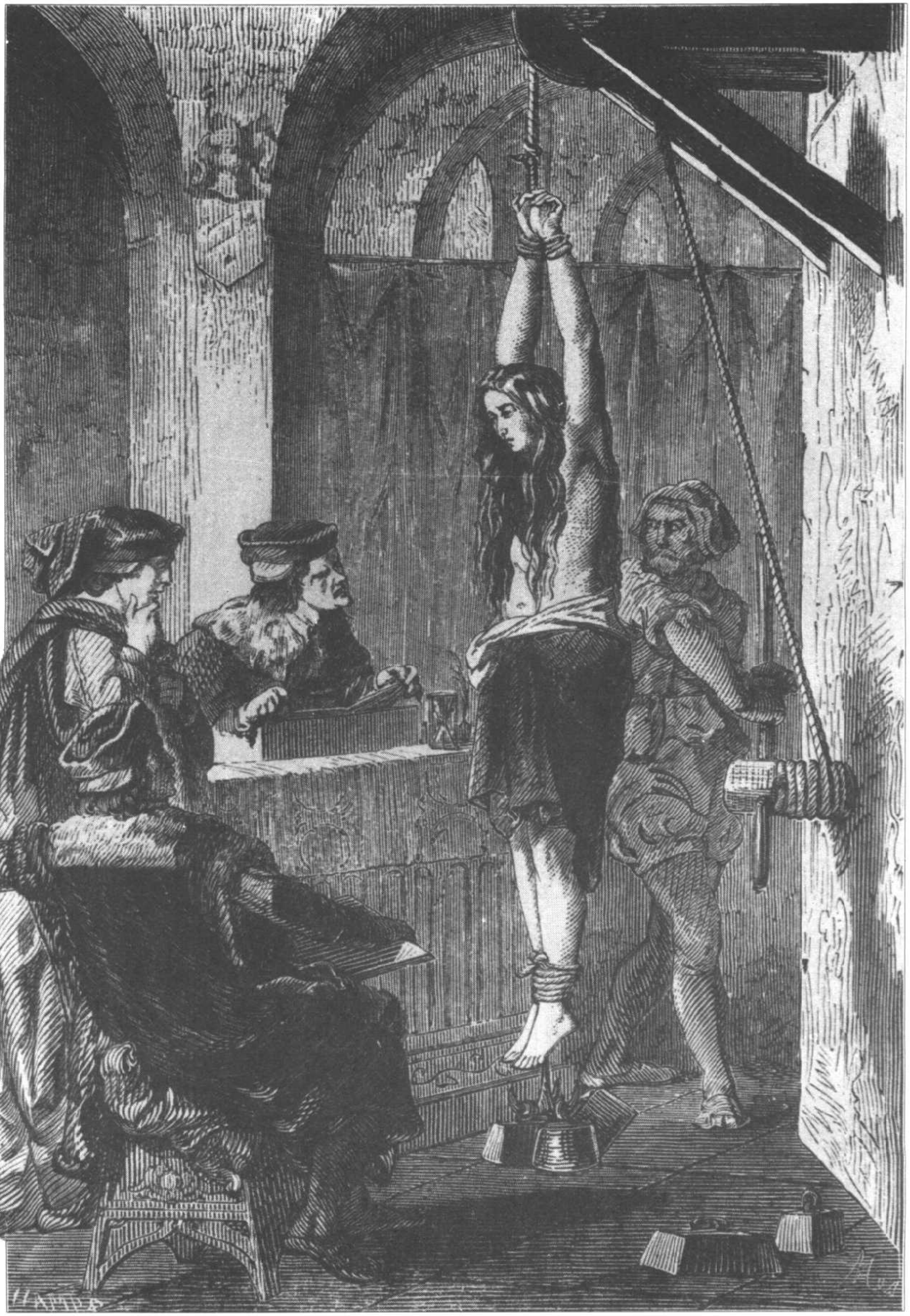
教皇英诺森八世在1484年12月5日颁布的教皇谕令，被视为是有法律效力的巫师追捕令。

针对女巫异端行为发表的教皇诏书

上帝侍者的侍者，主教英诺森，在永远不朽的记忆中：像我们牧首职位所要求的那样，全心全意地希望信仰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兴旺，遍地开花，超越一切；任何异端邪说都将远远逐出信徒的疆域，我们心甘情愿地表示虔诚神圣的愿望，我们再次协力实现这个愿望。……

最近，我们听到了一些令人难过的传闻，在上日耳曼的某些地区，以及美因兹、科伦、特里夫斯、萨尔兹堡、不来梅等省、市、乡、镇，许许多多的男女，忘了自己的救赎，偏离天主的信仰，与睡梦中的异性交媾，诅咒罚誓，施展魔法，妖言惑众，胡作非为，他们使女人不能生育，使小动物夭折，使农作物不生，使果树枯死。男人、女人、大小牲口、其他各种各样动物、葡萄园、菜园、草原、牧场、麦子、谷物和蔬菜，无不受其毒害。这些人用痛苦残忍的精神和肉体酷刑，来摧残和折磨男人、女人、役畜、大小牲口。他们阻止男人受精，女人怀孕；不许丈夫向他们的配偶求欢，不许妻子同她们的配偶行房。就是在领神圣洗礼时接受的信仰，他们也用亵渎的语言加以否认。他们在人类敌人的怂恿下，不怕屡次三番犯下许多其他的罪行，做出可耻的过火行为，危害自己的灵魂，亵渎神圣的上帝，做害群之马。

虽然我们布道兄弟会亲爱的孩子，神学家英斯蒂道里斯和斯伯伦吉，由教皇颁布敕书任命为审判异端邪说的司法官，英斯蒂道里斯负责前面提到的上日耳曼地区内的省、市、镇、主教区和其他地点，斯伯伦吉负责莱茵河岸的若干区域，可是这些地区内不止一名教士和世俗教徒，试图打听不该打听的事，争辩说在我们的委托书中没有明确提到省、市、镇、主教区和其他地点，也没有明确提到这些代表和过火行为，(他们)毫不脸红地



固执申明在他们地区内不存在这类过火行为，因而我们的代表在省、市、镇和其他地点行使宗教裁判官的职责是不合法的，也没有权力去惩罚、囚禁和诉斥任何人有上述的过火行为和罪行。这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省、市、镇、主教区和其他地点，这一类过火行为和罪行都没有得到惩罚，这对于



灵魂显然是危险的，也有可能陷入永远的沉沦。

本教廷希望——这是本教廷的职责所在——扫除以任何形式阻止宗教裁判官行使职权的障碍，提供适当的良药，让异端邪说和其他同类过火行为散布的毒素，不至危害其他的无辜者。信仰的热诚鼓励我们尽心尽力去做，不能让上日耳曼地区上述的省、市、镇和其他地点缺少宗教法庭的必要职权。本函件以教廷权力机关的名义，重申这两位宗教裁判官行使宗教裁判权的合法性，各地区应该接受他们参与对上述过火行为和罪行的纠正、囚禁和惩罚工作；他们对各地发生的一切都有权干预，正如我们上述的谕令所提到的省、市、镇、主教区和其他地点中的这一类罪行和过火行为。……

此外，教廷也以同样的权威，授给他们完全自由的权力，在这些省内所有的教区教堂内对信徒介绍和布讲《圣经》，他们有权决定布讲的次数，也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合法地完成他们认为必要和合适的任务。……

教皇书于基督耶稣降生后
1494年12月5日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巫魔会

魔鬼巫术的信仰体系中，
巫魔会是最主要的元素之一。
宗教法庭的庭审
无不归结到这一点，
女巫的供词也都提到这一点。
逆行的弥撒，撒旦的飨宴，
在地狱般的火光照耀下
的群魔乱舞。
巫魔会触发丰富的想象力，
在某些人的陈述中绘声绘影，
活灵活现。

巫师聚集在他们的祭堂里，首先祭祀撒旦，撒旦有时是以一个高大的黑人，有时是以一头公山羊的形象出现。为了向他表示更崇高的敬意，他们向他献上闪烁着蓝色光芒的蜡烛，然后亲吻他的肛门，有的人亲吻他的肩膀。

她是不是真的去跳舞了

不久以后，女巫们背靠背围成一圈跳舞。那些瘸腿比谁都乐意去，据让普洛斯特(Clauda Jamprost)和塞克坦说，瘸腿煽动别人蹦蹦跳跳。但是根据上述这些人以及别人的供词，也



有一些魔怪变成公山羊或绵羊参加这些舞蹈。托尼埃(Antoine Tornier)的口供说，跳舞时一头黑绵羊用蹄子来携她的手，那蹄子又硬又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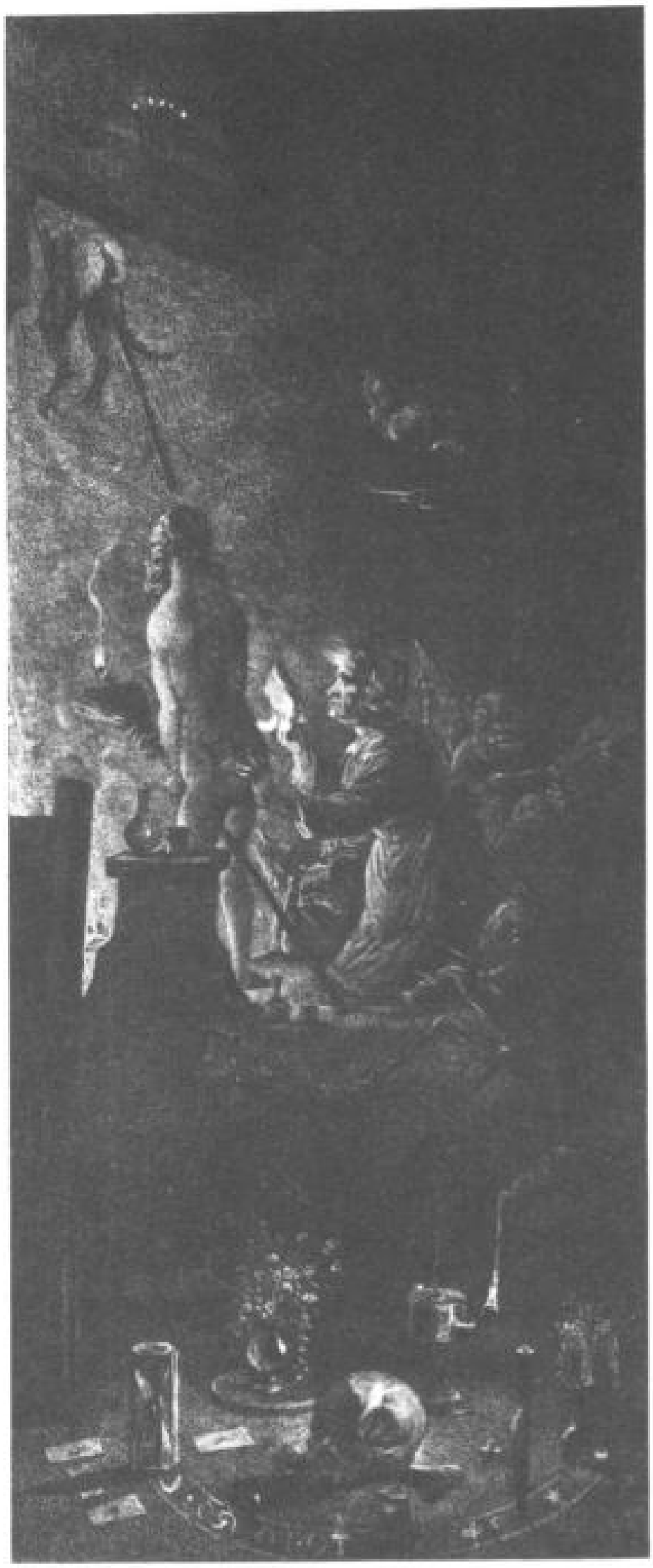
嬉戏时，少不掉双簧管的演奏，因为有的人要充当乡村乐师的角色。撒旦经常吹奏长笛。偶尔巫师也高兴地唱上几句，但是他们唱歌荒腔走调，不合节拍，乱得谁也听不见谁。有时，两人一组跳舞，但是不多，有时他们分开跳，但总是乱作一团。

跳舞结束，巫师进行交媾。儿子与母亲、兄弟与姐妹、父亲与女儿也不回避，乱伦是很普遍的。波斯人认为，母亲和儿子养的孩子才能当个好巫师和魔法师。

原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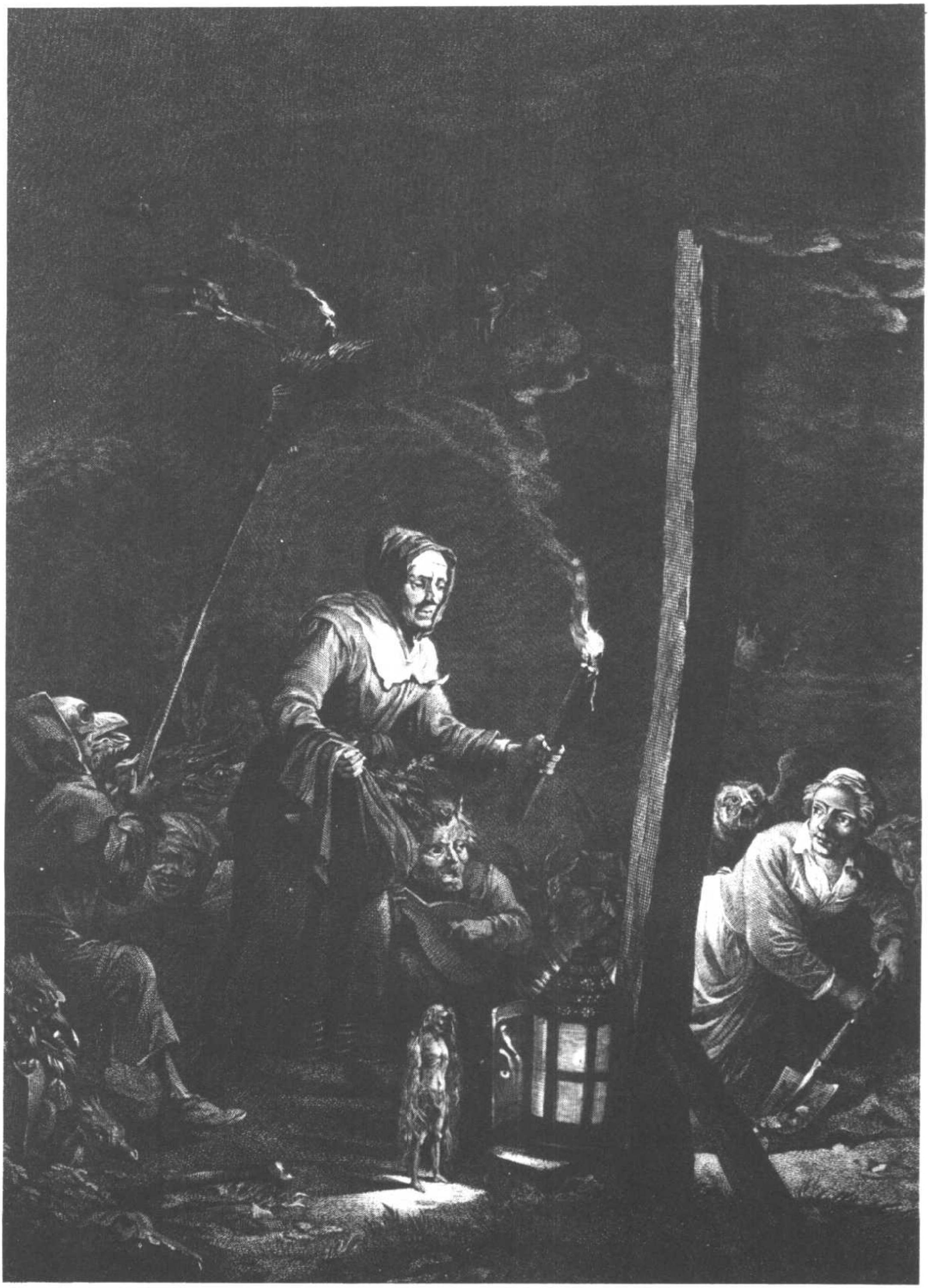
至于他们还做不做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淫乐活动，我就不提了。但是更为奇异的是，撒旦一会儿在梦中奸淫女人，一会儿奸淫男人。乔治·冈蒂翁(Georges Gandillon)和安多纳·冈蒂翁(Antoine Gandillon)认为有这回事，他们之前还有托尼埃、帕吉(Jacquema Paget)和其他许多人也这样说。

巫师发泄肉欲之后，便会大摆宴席。他们的宴席上根据地点和参加者的身分不同，而有多种食品。桌上摆满黄油、奶酪和肉。尚纪尧姆(Clauda Jamguillaume)、帕吉等人说火堆上还有一个大锅子，每人到锅里取肉吃。



他们一会儿喝酒，一会儿喝水，托尼埃说在一只木头杯子里有酒，其他人没有谈到水。

但是任何场合都不会出现盐。道理很简单，盐代表不朽，而魔鬼最恨



对巫魔会的最早记载始于 1330 年，卡尔卡松(Carcassonne)宗教法庭以参加巫魔会为由，对一名女巫定罪。



巫魔会的舞蹈可以被看作是古代异教徒节日的遗存。





不朽。上帝说过奉献给他的祭品中都要放盐。所以，在洗礼中使用盐，是魔鬼法力的克星。有人说盐也是智慧的象征，上帝通过一次秘密的审判，不允许在巫魔会上使用盐，好向巫师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纯然是疯狂的。有的书说巫师也不吃面包，但是阿朗东村(Aranthon)的克里斯多弗尔(Christofle)说法恰恰相反，她说在巫魔会上吃面包，吃肉，吃奶酪。

可是所有的巫师都说，他们在巫魔会上吃的东西没有一点味道，吃的是马肉。他们差不多个个都说，离席时跟入席时一样饥饿。米尔勃村(Mirebeau)的乌依亚(Clauda Vuillat)说，巫魔会上吃的是风。阿朗东村的克里斯多弗尔也说，她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吃。这说明魔鬼专门骗人，因为他让自己人吃风，不吃果腹的食物，好像他们是变色龙。我在文章中看到有两个巫师伯爵招待客人，总使他们离开宴席时饥肠辘辘。然而，在巫魔会上还是有东西吃的，这点是可以相信的。

撒旦的奴仆

宴席结束之后，大家向撒旦汇报上一次集会以来的工作成果，包括谁害死的人和牲畜最多，谁传播的疾病最多，谁损坏的果实最多。总之，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人就会受到赞扬；行为稍带有人性，就会受到大家的嘘声和呵责，然后再被拉到一边，遭到主人的痛揍和虐待。在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成语："坏事做尽，魔鬼才会称心。"

撒旦就是这样，在坏事上跟他的喽罗配合一致，对抗天堂，阴谋搞垮人类。他要那些可怜虫放弃上帝，不抹圣油，不施洗礼；还要他们重新庄严起誓，绝不谈什么上帝、圣母玛利亚、男女圣人，除非要加以挖苦嘲笑一番；他要他们放弃天堂的位子，承诺永远把撒旦作为唯一的主人，对他忠心耿耿；然后又鼓动喽罗们做尽坏事，害邻居罹患怪病，令牲畜死亡，对敌人进行报复，对庄稼果蔬进行破坏。撒旦还提供自己的粉末和油脂分给巫师，至少令喽罗们深信不疑。撒旦要他们庄严宣誓绝不相互控诉，也绝不泄露他们之间发生的内情，帕吉供词说，她不会说托尼埃的坏话。法官在这方面应该非常小心。

逆行的仪式

有时在巫魔会上也举行望弥撒的仪式，但是他们的庆祝方式无不令人发指。弥撒的祭司穿了一件没有十字架的披风，在圣杯里倒了水，转身背对祭台，然后举起一片黑萝卜作为圣礼的面饼。这时，所有的巫师都高喊着："主啊，帮助我们！"魔鬼对着地面的洞小便，制造圣水。祭司用一只



黑色的圣水刷，把尿洒在参加仪式的人身上。最后撒旦变成一头公山羊，引火将自身烧成灰。女巫会将灰保存起来，用以实现他们罪恶的害人计划。

在本文结束以前，我希望大家注意，魔鬼在各方面都在模仿上帝。若不是为了模仿上帝，他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要别人崇拜他？这些舞蹈还不是模仿古希伯来人给真神献礼赞颂时手舞足蹈的高兴样吗？而那条可怜的蛇在巫魔会上烧成灰烬，还不是模仿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中，把它的身体和血给使徒食用？

至于他们可憎的祭礼，我就不提了，因为一想到我就会毛骨悚然。这确是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论据，证明祭台圣事中耶稣基督的肉体和鲜血是真有其事的。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这样谈了。因为如果这是一种幻想，魔鬼不必劳神去轻视弥撒，大可让我们滑入永久的偶像崇拜。魔鬼对待我们顶礼膜拜的圣物，也是如此。为了丑化这些圣物，他叫他的信徒亲吻他的阴部。

博盖
《巫师恶言录》
巴黎

浪漫派的看法

读了米歇莱的著作，
必然会赋予巫术一种
浪漫主义的新意。
他把女巫看作是
反抗社会迫害的叛逆女性。
今天没有一名历史学家
会再写出这样的文章，
然而他这部视觉迷乱的著作
依然保持它的气魄和迷人魅力。



对米歇莱来说，女巫是悲剧性的人物，既受尊敬，又受迫害。

在《女巫》第六章，米歇莱描述一名贫困的农妇跟撒旦订约以后如何脱胎换骨，最后又如何获得施法的本领。

订约

……现在就差没有牺牲品。大家知道把受害对象交给她，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她能精微地体会那个人的殷勤。他献给她爱情的礼物，献给她沾满鲜血的牺牲品。

但是猎物感觉到了猎人的迫近。几分钟以后，她被带走，永远封闭在石头下。她披上了马厩里的那件破衣，当作一双翅膀，在半夜以前到了几里地外的一片荆棘荒野。在一座小森林边，靠着朦胧的水光，她捡了几个栎树果，像野兽似的大嚼。那一夜起，仿佛经过了几个世纪，她完全变了模样，再也不是村子里的美丽王后。她的灵魂变了，姿态也变了。她像一头在野地上的野猪，一只蹲着的猴子。头脑里充满的都不是人的想法，这时听到一声猫头鹰的尖叫，然后是一声乖戾的大笑。她害怕了，但是这可能只是一只爱嘲笑的松鸦，这是它的惯伎。笑声又响起。是从哪儿来的？她什么都看不见。可能是从一棵老橡树那边来的。

但是她听得清清楚楚："啊！你终于来了，……虽然不是心甘情愿。要不是走投无路，你是不会来的。……你这个骄傲的女人，只有在鞭子下才会奔

跑，喊叫，求饶。你这个堕落的贱货，无家可归的弃妇，那天晚上不是我好心给你准备塔楼里的牢房，你现在会在哪儿？……你来我这里，太晚了，实在太晚了，人家已经叫你老太婆了。……年轻时你没好好对待我，我那时还是个小淘气，忙着向你献殷勤，……现在轮到你(如果我不嫌你)服侍我，吻我的脚。

“你胸藏奸诈，娇艳动人，生来就是我的人。我以前就是你的情人，你的丈夫。你丈夫对你关上了门，而我不关门。我在我的庄园，自由的草原、森林里迎接你，……我这样得到什么好处呢？很久以前，我不就已把你拥为己有了吗？我的情焰不是燃烧你整个身子？我改变替换了你的血，遍布流转在你全身的血管里。你还不知道我的情意多么深切。但是我们的婚礼还没有走完全部仪式。我是个品行端正、一丝不苟的人，……让我们天长地久永不变心！”

“阁下，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说什么呢？哦！很久以来您就是我全部的命运。您狡黠地抚摸我，满足我，丰富我，最终将我抛下。……昨天，当那条黑色猎兔狗咬我可怜的裸体时，它的牙齿发烫，……我说：‘这是他。’晚上，当这个希罗底惊动全桌时，有人从中促成要我的血，……这是您。”

“是的，救过你的是我，叫你来这里的是我。你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我毁了你。这是为什么？为了要你完全属于我。坦白地说，你的丈夫教我讨厌，而你只晓得冷嘲热讽，讨价还价。我的做法不是这样，要不就是一切，要不就完全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慢慢磨练你，要你沉思，为我成熟，……我是个挑剔的人。我不像世人所说的。我要的是优秀的灵魂，悲愤失望的灵魂，……嘿，我跟你直说了吧！你今天这个样我就喜欢，你美多了，你是个令人倾慕的灵魂，……哦！我仰慕你很久啦！……

“我是个做大事业的人，不是对未婚妻斤斤计较的丈夫。倘若你只是要钱，这愿望马上可以实现。倘若你是要代替纳瓦拉(Jeanne de Navarre)当王后，尽管她也不会让，我还是可以办到。国王也不会失去他的骄傲和恶意！但是做我的妻子更伟大。你可以跟我说你要什么。”

“阁下，我除了做坏事以外什么都不要。”

“多美妙的回答！……哦！就是这样我才爱你。……这里面确实也包括一切：一切法则和一切预言。……既然你做出聪明的选择，我要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你将处于地球的中心。世界会向你走来，把金子放在你的脚下。……此外，我的妻子，‘报复’才是真正的金刚钻。我知道，你这骗子，我知道你最心底的欲望，……咱们两人心照不宣，……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才能永远地掌握住你。你将看到敌人跪在面前哀告求饶。她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她，她哭着告饶，……你微笑地说：‘不要哭。’看她大叫：‘我宁可死掉入地狱！’……然后就轮到我上场。”

“阁下，我是您的仆人。……我以前忘恩负义，因为，您一直满足我的愿望。我是属于您的，哦，我的主人！哦，我的神！我再也不要别的神。您的快乐令人迷惑，为您服务更是无上的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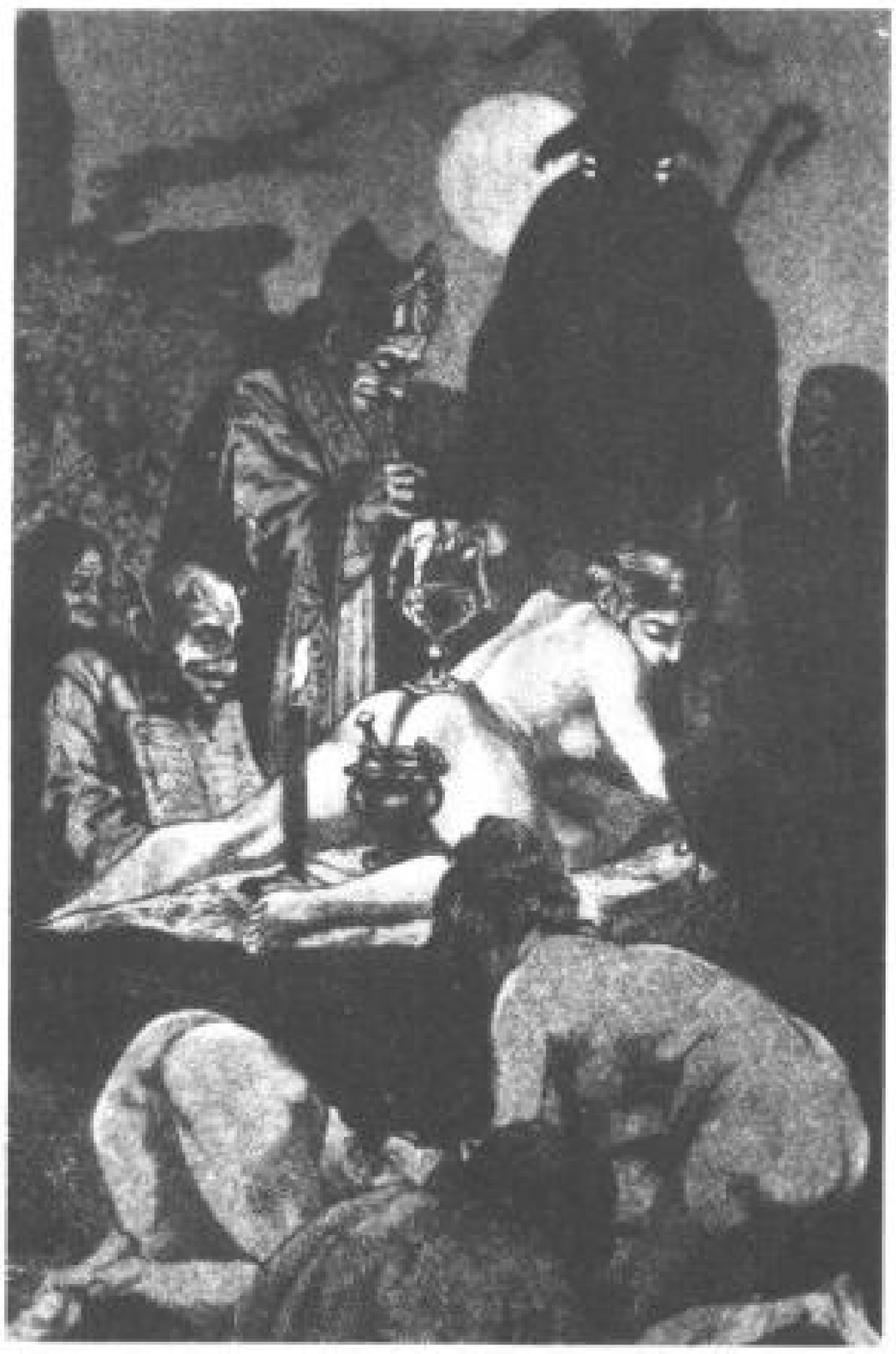
这时候，她五体投地对他叩拜！……首先按照神庙的规定向他致意，表示她已绝对放弃自己的意志！她的主人是世界的领袖，是风的统帅，像一个暴烈的精灵向她吹来。她同时接受三种逆天的圣典：洗礼、授职和婚礼。在这个新教廷里，一切都是另一个教廷的反面，要反其意而行。她顺从忍耐，承受残酷的入教礼，全为了一个念头：“复仇！”

冥界的雷电不但没有使她筋疲力竭，反而使她形容可怖，目光炯炯。月亮看到她一度害羞地躲了起来。地狱的烟、火、愤怒，还有我说不出的欲望，使她可怕地膨胀，过分自负，美丽狰狞，一时变得非常庞大。她环顾四周，……大自然完全不同了。树都长了舌头，讲起从前的故事。无名的野草成了草药。昨天她踩在脚下的草芥，今天成了谈论医学的人。



第二天她在一个离她敌人很远的地方安心地醒来。有人找过她，只发现不吉利的绿袍碎片，散落各地。她是在绝望之余投入白涛之中？还是被妖魔生擒了去？没有人知道。不论哪一种结局，她这下肯定是完了。没有找到她对夫人是个不小的安慰。

即使看见她，也很难把她认出来。她的样子完全变了，只有她的眼睛依旧不变，但它们发出一种奇怪、令人不安的光。她自己也怕吓到人家。她避开光线的折射，斜着眼睛看，突然她身体发黑，好像被火烧过一样。有人仔细观察后说，这团火还不如说存在于她的胸中。她心中烧着一种不纯洁的火焰，撒旦穿过她身子时





发出的火焰，依然留在身上。仿佛透过一盏阴沉沉的灯，映出野性的反光，还包含一种危险的迷惑力。有人后退，但是留下来，感觉被搅乱了。

她站在一个穴居人洞窟的入口，这样的洞在中部和西部的丘陵上不计其数。这是梅林(Merlin)国和梅吕西尼国间荒凉的边境，一望无际的旷野说明这里是古战场。不断的破坏和永远的恐怖，使人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里是撒旦的家乡。仅有的少数居民都对他热心忠诚。洛林的浓密树丛、侏罗山脉的黑色冷杉林、布尔戈斯(Burgos)的严酷沙漠，不论对他有多深的魅力，他爱好的可能还是我们西部的边境。那里不仅有看见幻象的牧羊人、牝山羊与牧羊人之间撒旦式的结合，还有一种与大自然更深刻的密谋，药与毒药更全面的渗透，跟托莱托(Tolede)这座研究鬼怪的学府保持令人猜不透的神秘联系。

冬天开始了。冬天的呼吸使树木脱去了外衣，让干枯叶子和枝条堆满一地。她觉得这是进入悲哀避难所的通道。通过一座森林和荒地，她抵达数座临水而建的村庄，心里的一个声音说："这是你的王国。今天你是女叫化，明天你在这里称王称霸。"

米歇莱

《女巫》

1964年

卢当的魔鬼

卢当魔鬼附身案标示了
18世纪法国猎巫运动的高潮，
同时也促使知识菁英
开始留意过火的猎巫行为。
1632年秋天，
圣于尔絮勒派的一座修道院
受到不同的“魔鬼”骚扰，
引起修女极大的惊恐。
忏悔神父格朗迪埃
被控为巫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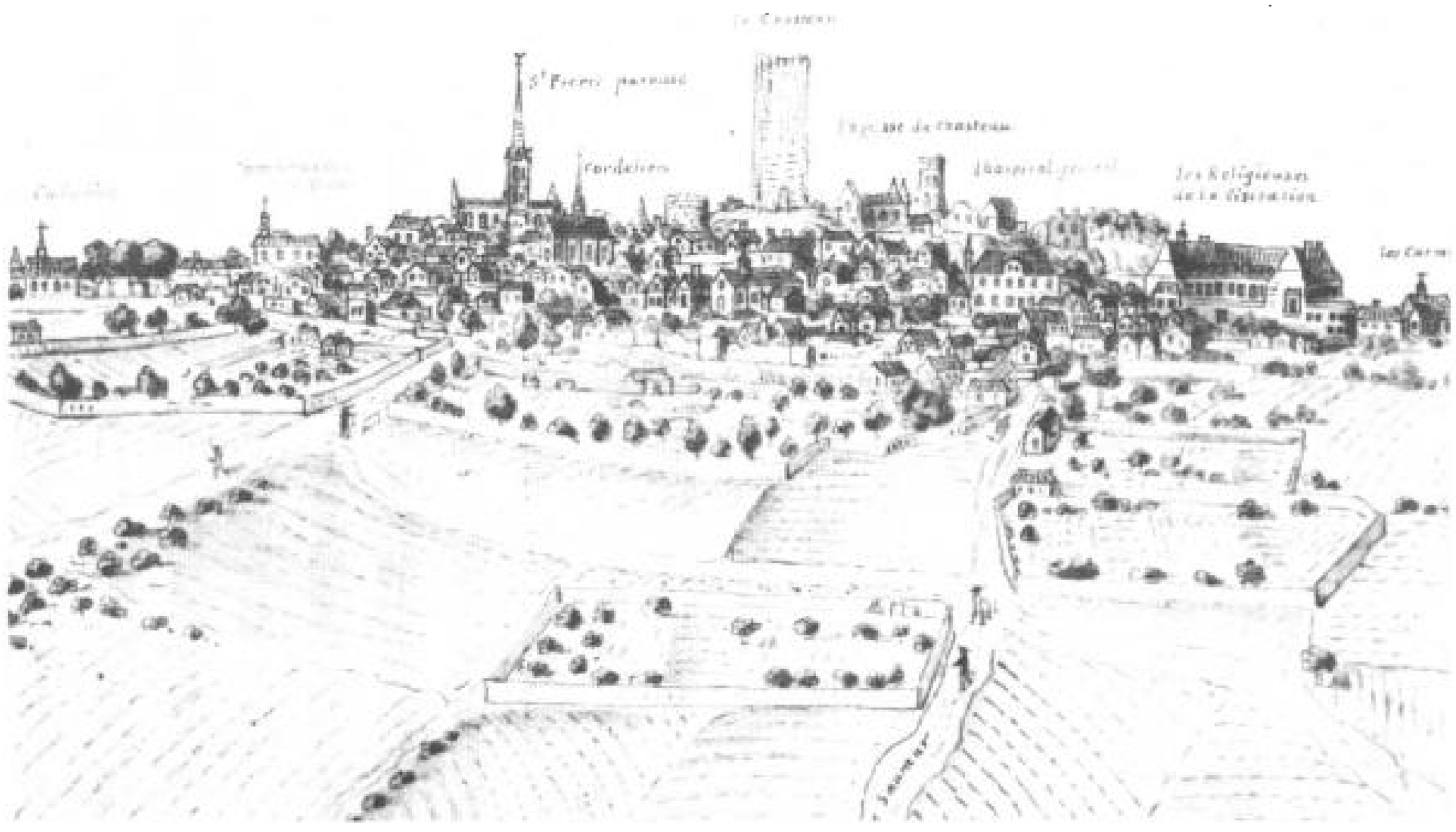
这是格朗迪埃写给路易十三的上诉书。被特别法庭判决的人，除了向国王本人以外，没有其他上诉的途径。

陛下：

我身陷囹圄已有七月，我竭力就以下两点向陛下解释清楚。

第一点，这些修女并没有教会所说任何魔鬼附身的征兆，我的结论是她们并没有着魔中邪。

魔鬼附身的第一个征兆是会讲多种语言，至少听懂多种语言。但这些魔鬼既不会讲也不会听多种语言。他们起初讲了几句拉丁语，但是话中错误百出，可见知识并不高。被魔师想到让他们讲我们的语言，因为我们的语言他们讲得最好，也讲得最自然；魔鬼喜欢法国，他们愿意讲法语。但是一旦有人用希腊语或纯正的拉丁语



问话，他们就沉默不语，他们的藉口是曾与魔鬼订立了一个契约，……

魔鬼附身的第二个征兆，是把中邪的人举向空中，可是这些人不管人家怎样指挥，他们也做不来。

第三个征兆是披露他人无法得知的隐私。可是这些人只会做鬼脸，躺在地板上，像虾一般爬行，还有一些羞于向陛下提起的蠢事。此外，如果有人不相信这种伪装的法术，他就会被说成异端分子。

再说第二点，即使这些修女都中了魔，也不是我引起的，我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证明：别人只能通过魔鬼的见证来作推测，但我认为魔鬼的见证根本是伪造的。若公认的说谎者不能够做见证人，又怎么能相信说谎始祖——魔鬼的话呢？魔鬼乐于见到无辜者受到诬陷入罪。如果被魔者有力量逼他们说出真话，那么我怀疑那是经常如此，还是偶一为之。……

卢当被魔师的任务是发号施令让人类的死敌说出对我不利的证据。更可笑的是他们经常使用祈祷和说教，还有阿谀谄媚的语言，称赞魔鬼为慷慨、见多识广及友善。他们还要减轻他因反叛而得到的惩罚，以做为报酬；只差没有答应把他从天牢里救出来，那是神判罚他永生永世待着的地方。但是陛下，允许我向您更详细地揭露他们的伎俩，这样陛下就会明白，错的一方是那个女子(修道院长)



卢当巫案的法官。

和洛巴尔德蒙，让城里的异端分子(新教徒)有强烈反感的是他们。因为他们允许魔鬼说前所未闻的下流淫话、最可恶的亵渎，去反对上帝和圣母玛利亚。

我斗胆请求陛下注意，附在修道院长身上的是有知识的鬼，它是隐修院的鬼；因为，根据改革派修道士所言，其余的魔鬼都是无知的，……我要求陛下派遣两名索邦(Sorbonne)神学院的圣师来调查魔鬼附身事件的真相，请优秀的法官来慎重审查我的案

件。我若有罪，甘受车轮刑和最残酷的刑罚。我若无罪，清白自会显于人前。我们的主是不会在危难时抛弃我的。它会是黑暗中指示光明，它会在深井底找出哲人安放的真理。这样至少不论死生，都能真相大白，我就足以堪慰了。

陛下最谦卑、最恭顺、最忠诚和
最苦恼的仆人和臣民
格朗迪埃
《卢当的鬼，
格朗迪埃呈路易十三国王的信》
巴黎，1988年

卢当一案的庭审笔录有利于说明当时人的心理精神状态。

第一份笔录书于10月7日，是报告书中最古老的一件

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名义，我们数人，包括巴黎教会法学院毕业的神学教士巴雷(Pierre Barre)；教士兼卢当教堂议事司铎兼卢当圣于尔絮勒会修女日常忏悔神父米尼翁(Jean Mignon)；教士兼讲道师圣米歇尔的欧塞勃(Eusebe)和圣查尔斯的托玛斯(Pierre Thomas)，聚集在卢当女修道院内，应众人的要求，倾听了修女们的叙述。从(1632年)9月21至22日夜里，直到本月(10月)3日，她们遭到魔鬼附身。

其中一个魔鬼在夜里1时到4时之间，出现在玛特(Marthe)修女面前，他打扮成教士的模样，身穿一件大长袍，手拿一本白羊皮纸封面的书，给她看两张图像，跟她谈了许多关于这本书的话，并强迫她把书收下。她不接受，说除了修道院长以外她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书。这个鬼魂就不说话了，待在床脚边哭了好一会儿。最后，修女害怕了，魔鬼说他现在很痛苦，不能向上帝祈祷，请她代为向上帝祈祷。修女猜测这可能是炼狱中某人的灵魂。她说她会向修道院长报告，可是魔鬼待着不走，她无法忍受下去，便叫起邻床的一名住院修女。她们两人一同起床，可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她们俩跪下祈祷，听到旁边有一个声音在呻吟。钟敲四点，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但是在发愿修行的修女的宿舍里，同一个魔鬼出现在正副女修道院长面前，对其中一位说："请叫人为我向上帝祈祷。"又对另一位说："请继续为我向上帝祈祷。"

她们叙述，同月24日，晚上6至7时，膳堂里出现另一个魔鬼，是一只颜色漆黑的球，撞在玛特修女和女修道院长的肩膀上，把一位修女猛地撞倒地上，把另一位撞在椅子上。同时，另外两名在现场的修女，都感到腿上挨了一下，留下几条像硬币那么长的红色伤痕，过了8天才褪尽。她们还对我们说，这个月的其余日子里，没

L'OMBRE D'VRBAIN GRANDIER

de Loudun : Sa rencontre & conference auec Gaufridy, en l'autre monde.

AV plus profond des abyſmes & des lieux où Radamanthe punit les crimes & exerce ſes cruelles geſnes, Beizebut auoit conuoqué vne aſſemblée de tous les Eſprits malheureux, pour trouuer moyen de ſauuer Grandier des recherches

有一个夜晚她们没碰到极大的麻烦、捣乱和恐怖。……

10月11日，网收紧了。格朗迪埃正式被指控为巫师。

魔鬼的诱惑

魔鬼经常是这样欺骗我的，使我在激动时得到乐趣，在我的身内引起其他奇异的感觉。我听到有人谈起就兴致勃勃，也很容易显得比其他人入迷，这给魔鬼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因为他们很高兴看到我们对他们的法术感到兴趣，这样，他们可以慢慢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中，控制它。……

圣于尔絮勒会的初学修女阿尼埃斯(Agnès)在立誓的同一天(1632年10月11日)也中了魔，女修道院长是这样对我说的。

作祟的是放在寝室梯阶上的一束红玫瑰花，女修道院长捧起花嗅了一下，一些修女跟着她这样做，也都立刻中了邪。她们开始呼唤格朗迪埃的名字，她们都那么喜欢他，其他修女和人员根本无法劝阻。她们要去寻找他。为了找到他，她们穿了衬衣登上屋顶乱跑，爬到树上，挂在树梢上。她们待在上面，怪声大叫，忍受冰雹、霜冻和雨水，四五天不吃也不下来。

全城的人都到修道院里观看，另一名证人在几星期后说："我真希望有足够的口才，把驱魔时修女和修道院的实际情况说出来。有五个修女中邪，每个都有两三名教士或修士照料着。一个大叫大闹，在地上打滚，做鬼脸和恐怖的举止；一个说话、怪笑、唱歌、举手、高声叫。……有的修女忽而跑到这个修女处，忽而跑到那个修女处。有人叹气，有人嘲笑，满地灰尘，空气热辣辣，大蒜的恶臭扑鼻。我相信这是地狱的情景。……

中邪的修女名单以及魔鬼的身份。

中邪的修女

1.天使雅娜，院长，30岁。科兹(Cozes)男爵贝尔西埃(Louis de Beicier)和基叶家族古玛尔(Charlotte de Goumard)的女儿。桑斯(Sens)大主教贝尔加德(Octave de Bellegarde)的外孙女。

有六个魔鬼附身：

莱维亚达姆(Léviathan)，属上品天神(Séraphins)，附于前额中央。阿曼(Aman)，属大能天神(Puissances)。伊萨卡隆(Isacaron)，属大能天神，附于最后一根右肋骨。巴拉姆(Balam)，属权德天神(Dominations)，附于第二根右肋骨。亚斯莫德(Asmodée)，属三品天神(Trônes)。贝埃莫(Béhémot)，属三品天神，附于胃。

2.耶稣的路易丝(Louise de Jésus)，28岁。诺日莱(Nogeret)领主巴尔贝齐欧(Louis de Barbezières)和杜泽朗夫人(Dame Douzerant)之女。

EDIT DU ROY,

Donné à Verſailles, au mois de Juillet 1682.

Concernant les Devins, les Sorciers, les Empoiſonneurs & le délit des Poiſons.

LOUIS, PAR LA GRACE DE DIEU, ROY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A tous préſens & a venir; Salut. L'execution des Ordonnances des Rois nos Predéceſſeurs contre ceux qui ſe diſent Devins, Magiciens & Enchanteurs, aïant été negligée depuis long-tems, & ce relâchement aïant attiré des Païs étrangers dans nôtre Royaume pluſieurs de ces impoſteurs, il leur est arrivé que ſous prétexte d'horoſcope & devina-

有两个魔鬼附身:

卡隆(Caron), 属力天神(Vertus), 附于前额中央。艾亚萨或艾亚萨尔(Eazas或Eazar), 属权德天神, 附于心房下部。

3.圣灵的雅娜(Jeanne du Saint-Esprit), 天使雅娜的妹妹。

有一个魔鬼附身: 塞尔伯尔(Cerbère), 属统权天神, 附于心房上部。

4.圣安妮丝的安娜(Anne de Sainte-Agnès), 19岁。莫特-勃拉塞侯爵(marquis de la Motte-Brassé)和高尔纽(Peronnelle de Cornu)的女儿。

有四个魔鬼附身:

阿夏(Achaph), 属大能天神, 附于前额中央。亚斯莫德, 属三品天神, 附于心房上部。贝里特(Berith), 属三品天神, 附于胃孔。阿加奥(Achaos), 属大天神(Archanges), 附于左太阳穴。

5.圣约翰的克莱尔(Claire de Saint-Jean), 杂务修女, 30岁。本家萨齐里(Sazilly), 是黎塞留红衣主教的亲戚。

有七个魔鬼附身:

波吕欣(Pollution), 属二品天神(Chérubins), 附于左肩周围。艾里米(Elimy), 属力天神。尚万(Sansfin), 也称格朗迪埃, 属权德天神, 附于第二根右肋骨。奈夫塔里(Nephtaly), 属三品天神, 附于右臂。萨布隆(YY Zabulon), 属三品天神, 附于前额中央。圣母敌人(Ennemi de la Vierge), 附于颈项下部。贡居比桑斯(Concupiscence), 附于右太阳穴。

塞尔多
(Michel de Certeau)
《卢当的魔邪事件》
1970年

猎捕女巫的人

意大利北部的弗里乌尔，
有打巫队夜战巫师的传统，
农作物的收成好坏端赖此举。
1580年前后，宗教裁判官发现
了这些信仰风俗的存在，
把它们视为谬误的异端。
受审人认错并起誓不再重犯，
最后以小施薄惩了事。
后来到了17世纪，
法官试图把这些信仰归入巫术。



这份判决，日期是1581年11月25日，是至今找到的最古老的法律文件之一。判决中谈到神话，还保留了单纯的原始性。

对莫杜可的判决书

以基督的名义，阿门。

吾乃神学圣师，阿奎拉(Aquilée)主教区和康科迪亚(Concordia)主教区防止异端审判长，罗马教廷特别任命代表蒙特法尔戈(Felice de Montefalco)教士。

鉴于你，阿奎拉主教区弗里乌尔的西维达尔(Cividale)的地保莫杜可(Battista Moduco)，已遭可靠人士与群众的检举，有异端的嫌疑，沾染异端思想已有多年，使你的灵魂深受其害。我们的职责是将神圣的天主信仰灌注人心，将异端邪说自人们的精神内驱除(这也是我们今后的义务)。我们希望对这件事掌握得更精确，查证耳边的谣传是否有事实根据，以便若经证实事情果真如此，我们能够向你提供有效适当的帮助。我们对此做过一次调查，征询了几名证人，并把你召来，在宣誓后进行最适当的询问，核实有关你的指控。同时，我们也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教规的命令，对所有掌握的事实逐一深入研究。当然，你是走在黑暗中还是光明中？你是否受到异端邪说的毒害？我们已有了明确的了解，要对这一案件下一个适当的

结论。按照程序，我们慎重地召集了一批神学、教会法、民法的神圣专家开会讨论，其中还包括本城圣方济隐修院弗里乌尔·西维达尔德高望重的监察官，著名的巴杜亚里奥(S. Giovanni Baduario)。我们深知根据教会的组织，判决经大多数人的意见确认后才是大公无私的。我们召开了会议，听取各方的意见，并对审判结果进行检讨和核实，将每件事实都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审视。最后，根据你自己宣誓后在法庭上作的口供，我们认为你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异端的毒害。

带了“胎膜”来到人间

依据你的供词，你在22年前即已加入打巫队。你是在12月四季大斋日时加入的。你的母亲将你出生时的胎膜交给你。她说它曾跟你一起受过洗礼，还为它做了几次弥撒，要加入打巫队，应该把它带着。因此，你从那时起，便陷在异端的错误而不知自拔。你说那天夜里有一个人从特里维尼亚诺(Trivignano)来到这里，是你的熟人，但不是打巫队员。他对你说你应该陪他去，因为你戴着的是他的胎膜，你答道既然如此那就去吧。从那时起，你在22年间跟他去了不知多少次。

此外，根据你的自白，我们得知有一次在罗马，你丝毫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你让一名教士给你的胎膜做了20次弥撒，念了好几段祈祷和福音。

还有，你不怕在我们面前重申，所有带着胎膜出生的人都属于这个团体，他们一到20岁都应该参加这个团体。

今年的四季大斋日，你曾在星期四到星期五夜里行走；你有习惯到阿萨诺(Azzano)附近一块大草地或者科纳格里亚诺(Conegliano)的“田里”，偶尔甚至到塞基尼斯(Cirghinis)附近一块草地那里去斗殴，第一次就是到那块大草地去的。根据你所言以及我们了解的情况，你们到了那些地方，就开始跳舞、喝酒、吃食，纵情作乐，用茴香杆子打架。

不泄露巫师的名字

还有，你胆大妄为，对上帝毫不畏惧，竟敢在我们面前直言：把巫师和打巫队员的名字说出来是犯了天条，你并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说这些亵渎的游戏是上帝允许的，你们是为上帝战斗；你确信这位命令你参加这类聚会的队长，是上帝安排的。

此外，你那么执着和轻信地从事这些罪恶勾当，以致你坚定地相信这些事不但是为上帝而做，你死后还会上天堂。

你还亲口说，在这些聚会和殴斗中，打巫队员的标志是一面白缎金线狮子旗，而巫师的标志是一面红缎金线四黑鬼旗。游戏回来，你们进入酒窖喝酒和做其他事情。

此外，你还毫不怀疑地相信，精神和灵魂可以随意进出身体去参加这些殴斗。你执迷不悟，毫不悔改，即使你曾接受圣礼，但这事本身已是你罪大恶极的标志了。

不开除教籍，赦罪

宽仁慈悲的主，有时允许人犯异端错误，这不但是为了让天主教徒和有知识的人在神明赞美中锻炼心志，也因为他们失足会变得更加谦虚，在补赎中锻炼心志。对审判的结果仔细审阅后，如上面所说的，根据我们和其他德高望重人士的调查，你在一场公正的审判后，回到了天主教廷的怀抱，憎恶上述的异端错误，再次承认天主神圣的信仰不可违背的真理，并把它深深铭刻在心里，因而我们准许你公开宣誓，承诺弃绝，我们要你现在当众宣誓，弃绝上述异端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为。

弃绝誓言以后，我们宽赦你，且不执行开除教籍的重大判决。我们让你回头是岸，回到天主身边，可是你必须真心诚意地回到教会的大家庭，我们希望你已经这样做了。

现在进行下述的弃绝宣誓吧!

犯人发表弃绝誓言后，又宣读判决书:

1.我们判处你六个月监禁，必须得到我们明确的同意书才能出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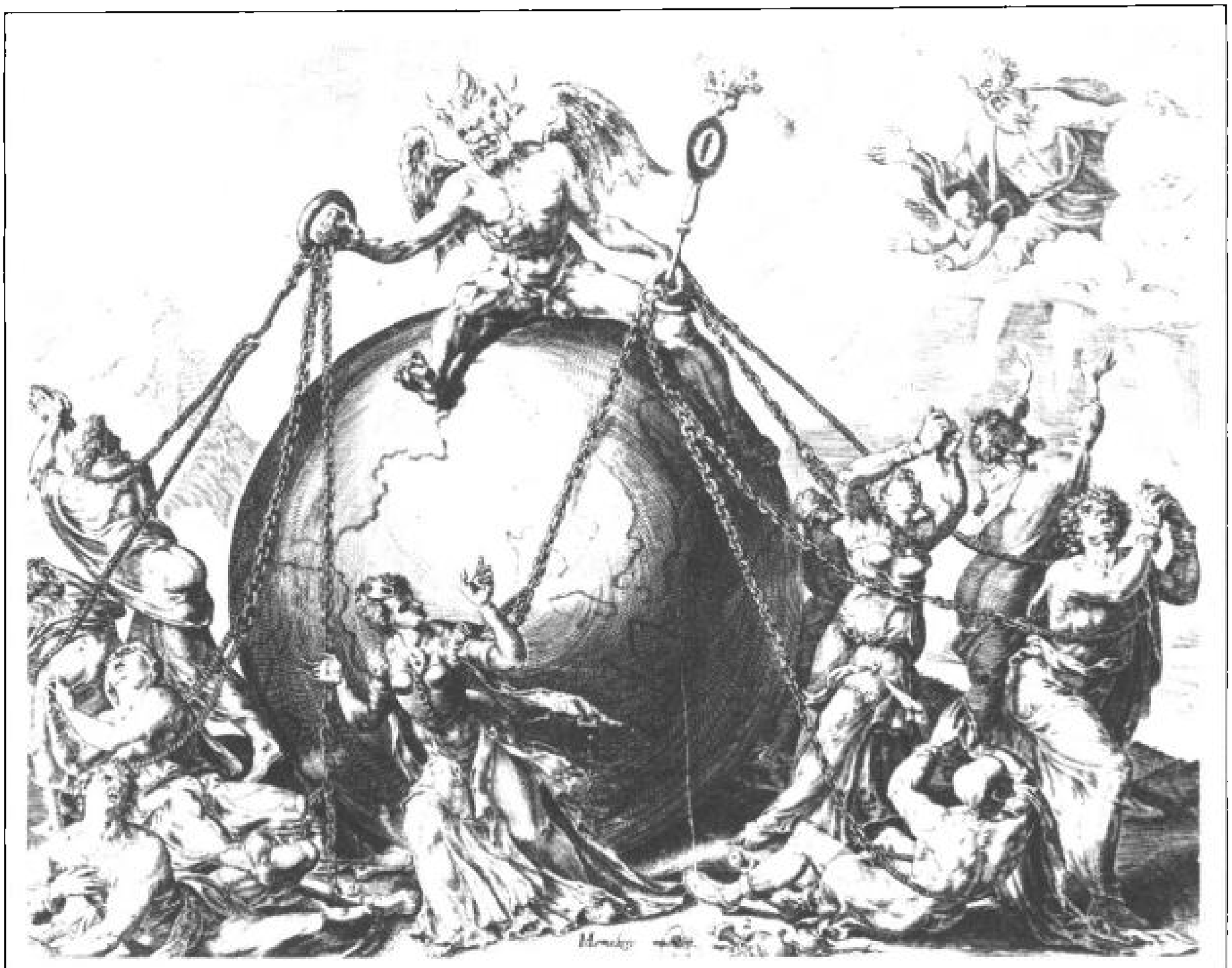
2.连续两年每逢四季大斋日的星期五，你得守斋，向上帝祈祷，求他宽宥你在那几天犯的罪孽。

3.一年三次，连续五年在复活节、8月圣母升天节和我主耶稣诞生日，忏悔自己的罪孽，领受圣体，并且向宗教法庭圣职部呈上本堂神父的证明。

4.你不许用火烧毁你孩子出生时的衬衣或帽子，必须如数送往宗教裁判所圣职部。

为了你的救赎，连续三年每逢节日你得数念珠向上帝祈祷，请求他原谅你的罪孽和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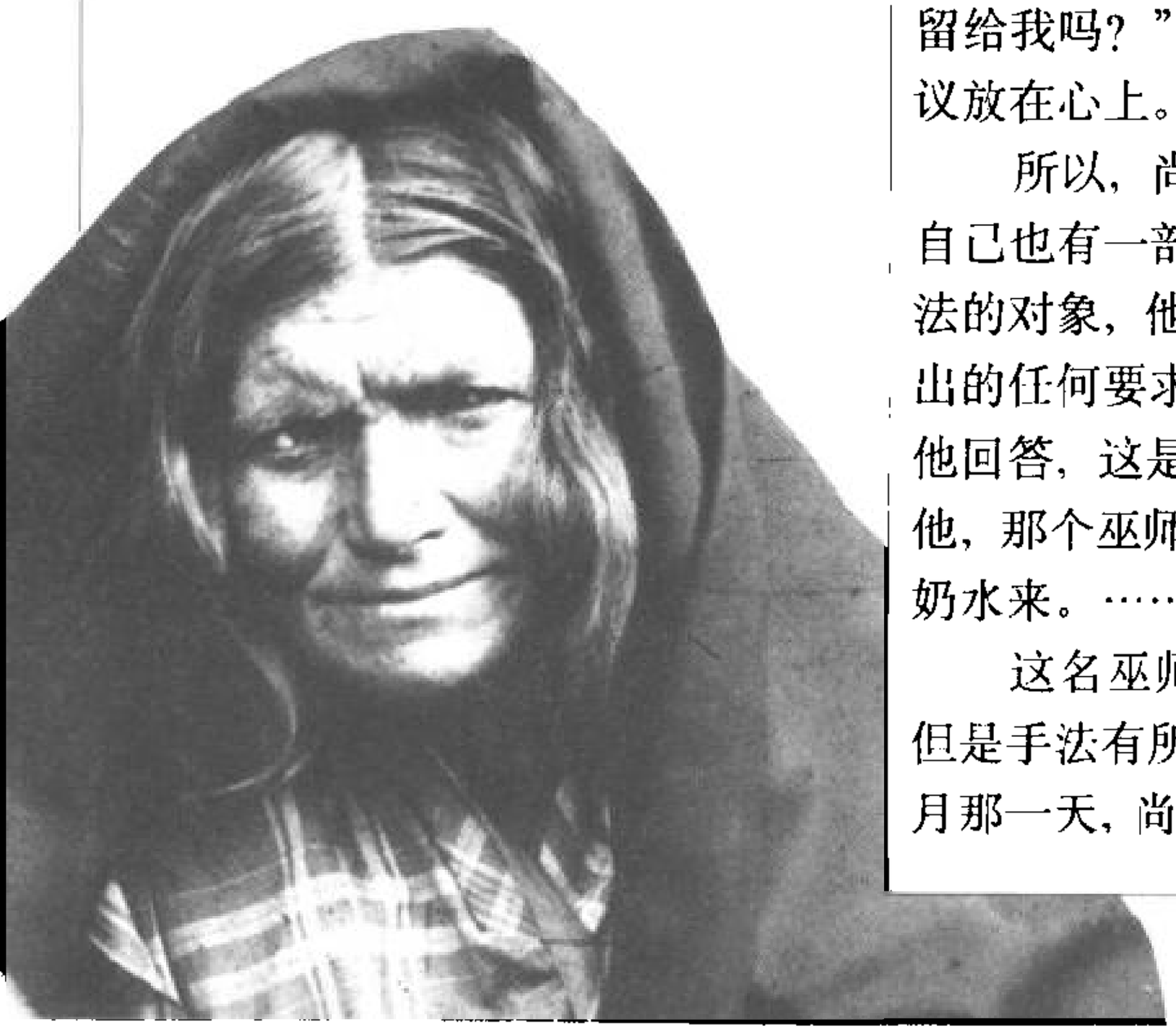
打巫队员的殴斗祭礼，表示对抗恶的力量。

依据你的表现，我保留免除你全部或部分补赎的可能性。

金斯堡
(Carlo Ginzburg)
《16至17世纪的夜斗、巫术和农祭》
1984年

今日的女巫?

在我们的文化中，
现代巫术已非从前的魔鬼巫术。
但是巫术兴盛，
说明了人们根深蒂固地相信
巫术作祟捣乱的想法。
那些被当成箭靶的巫师
仍然和这种给人带来恶运的巫术，
保持暧昧的关系。
下面是两则从人类学角度
探讨巫术的见证，
取自欧洲的南北两极：
意大利的最南端和
诺曼底林区。



在诺曼底林区，攻击的意图常透过诅咒来表现。一般人认为灾难、疾病都是嫉妒和记仇的邻居施展妖法带来的。当疾病不期而至，当不幸接踵而来，当灾星当头时，就认为是巫术作祟。

语言

巴班(Babin)家的那个邻居只有魔法灵验的时候才跟他们说话。巴班家的约瑟芬(Joséphine)说："他身体不好，就不会出现；但是身体好，就来跟我们说话。他总是跟尚说话，因为我从来不开口。"她明白跟"坏人"说话太危险，不想去冒风险。但是尚总是上这个人的当。

她跟我说："升天节前一天，尚要上克拉翁(Craon)，把13星期大的小牛卖掉。"邻家的巫师早想抓住这个机会施法术诅咒他。"你不愿意把牛留给我吗？"他问尚，尚没把他的提议放在心上。

所以，尚·巴班遭巫师施法，他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倘若巴班是施法的对象，他应该事前躲开那巫师提出的任何要求。让巫师发问，又不给他回答，这是双重的疏忽。为了报复他，那个巫师使这头小牛的妈挤不出奶水来。……

这名巫师三番两次地进行攻击，但是手法有所变化。譬如在1969年5月那一天，尚跟我说："有一头小牛刚

出生，很漂亮。我打算把它卖了。”巫师听到这件事，跑来和我们商量，但是交易没做成。两三天后地上长出了‘柏莱’(beurrées，当地人对乳酪的另一种叫法)，小牛的妈就挤不出奶水来了。”肯定是那巫师见买不成小牛，就去“夜游”去了。也就是夜里他偷偷溜到巴班家的牧草场附近，作法生出“柏莱”，这是会把乳牛的乳“吸干”的手法。

“柏莱”是夜里出现在耕地上的植物，近似霉菌或白色蘑菇。在“柏莱”的透明表皮下，可以看到有白色的乳汁在纵横密布的网络间流动。被施法的人坚信这是停了奶的乳牛的奶和脂肪组成的。乳牛的奶转移到了“柏莱”里面，所以挤不出奶，或者出奶很少，没法上市场去卖。

为了阻止动物的精华转移给植物，首先必须用汽油或酒精烧掉“柏莱”。尚说：“里头有奶油，烧不起来哩。很不好烧，还会劈雳啪啦响。”看起来他好像认为那汁液不是植物本身分泌的，而是从乳牛身上……的脂肪来的。虽然那汁液只是看起来跟奶油类似而已。“柏莱”消失后，还必须在它消失的地方泼上祝圣过的水和盐。巴班家之外，有些人在采取这些保护措施时，还要加上对付巫师的魔法。那就是在烧“柏莱”时，在上面放玻璃和针，让放“柏莱”的人遭受更多的痛苦。

至于乳牛是自己停奶，还是在“柏莱”的诅咒下停奶的，没有人跟我谈过这方面的道理。几个月后我被允许入会，发现不论是谁，甚至是祓魔师，对这类施法过程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大家单纯地认为，在强者与弱者(“坏人”与好人)之间，只要透过说话、目光或者身体的任何接触，就会使被施法的人夺去一部分力量和财富，在这里是用牛奶来施法。在出售小牛时，尚与怨恨的巫师发生了语言接触；所以巫师用借代法，把小牛妈妈的精华“吸过去”去损害他。……

接触

在最直接的物体接触中，巴班一家人尤其害怕握手，这种表示相互认识的手势是那么普遍，一般人哪里会想到其中的奥妙。尚说：“在波马尔(Paumard)大爷大殓时，那巫师跑过来向我问好，这件事您怎么说呢？他一年也不会跟我打一声招呼的。”这次异乎寻常的握手，造成了乳牛两三天后的流产。因为平时那巫师不向尚打招呼，也不把尚当作朋友，他违反常规向尚致敬，只是想经由接触，把法术传到他的身上，之后发生的第一桩不幸，就是这种接触所产生的后果。

他的妻子也说：“在铁匠家里，巫师的两只眼睛往外暴凸(暴凸双眼是

魔法广大的象征)，过来直接跟他问好。(第二件异乎寻常的事，那邻居一般不在人前跟他打招呼，也从不走过来跟他认为的晚辈或下人打招呼。)尚碰了他的手，心里想，这下子我要倒楣了。(如往例，尚总是事后才想到握手可能把魔法传递给他。)”约瑟芬又叹息说：“他碰到盐就好了。”(这是指祝圣过的盐，约瑟分每天放在他的口袋里，好让他有机会解除他轻率造成的后果。)

第二天，他把(肥料)车的轮子丢了，又跟托尔塞(Torcé)的一个小伙子吵架，……他无力抵抗巫师的法术，精神几近崩溃，也可能他的妻子和兄弟对他说教，让他抬不起头。尚最后宁可不闻不问，终日烂醉如泥。很快他被送入了精神病院，酒唤回了他在那里的美好回忆。至少在醉乡里他可以忘记忧伤，平静度日。

目光

巫师的目光要比语言和接触的危害性更大。尚说：“要是口袋里不放盐，我每次推车子时会被逼到沟里去”，因为他接触过巫师的可怕目光。“那一天我幸亏及时把手放进了口袋(去碰盐，因为他偶尔还是会记得)，才没跌进沟里去。”约瑟芬对于丈夫的沮丧感一清二楚，她说：“11月25日当他回来找他的工具(他很气自己忘了拿)，那巫师正走在路上，朝他这边看，”——她向我解释说——“尚眼光朝下(这种事千万不能做，否则就会被那巫师打垮)，一回到家他就神经发作。”幸而约瑟芬在家，她知道怎样叫他安静：“用盐就可以让这一切过去……”

约瑟芬于是对我说起她采用的魔术解法：

1.“坚决不接受握手。”她斩钉截铁地说。他的小叔更明确地说：“他(巫师)乘机想跟我接触，表面没什么意义，其实他试图跟我接触，我从不伸出手来的。”不管怎么样，“要避免跟他来往。”

2.在语言方面，最好的自卫方法是不让巫师把话说完。他若向你招呼，待他话音一落，你就要立即回答。如果你想不出话回答他，就得重复他说的话。……

3.同样，在目光方面，“他若看着你，离开时你一定要看一眼。”约瑟芬是自卫好手，说出这种解魔术的方法时很是自豪。

绝对避免直接接触，而间接的接触，如语言、目光，若实在避不开，也要用上述的解魔术避开影响。

法弗拉－萨达
(Jeanne Favrat-Saada)
《字句、死亡、法术》
1977年



在意大利撒丁岛的农村社团，“毒眼”可用于衡量人际关系的紧张程度。

撒丁岛农村文化中，人与人的攻击是通过目光进行的。这个岛的例子也适用于南欧大部分的农村，因此人们相信有“毒眼”这回事。一个人看另一个人，一只动物看另一只动物，在眼光中传递着一种力量。恶毒的目光“停留在”哪个人身上，哪个人就会受到伤害或者被“镇住”。目光横扫一切，受目光影响的人会感到像给别人偷走什么。目光带走了觊觎的财产、健康或血。实际上，目光像吸血鬼一样，能把这一切吸过去。目光有这种咄咄逼人的力量，没有人能够抵御得了。于是，农民生活中的基本财富，包括庄稼、农民和家人的健康，牲畜的健康、农产品、面包、乳酪或葡萄酒，以及保障家庭安康和社会地

位安全的一切外在象征，都受到了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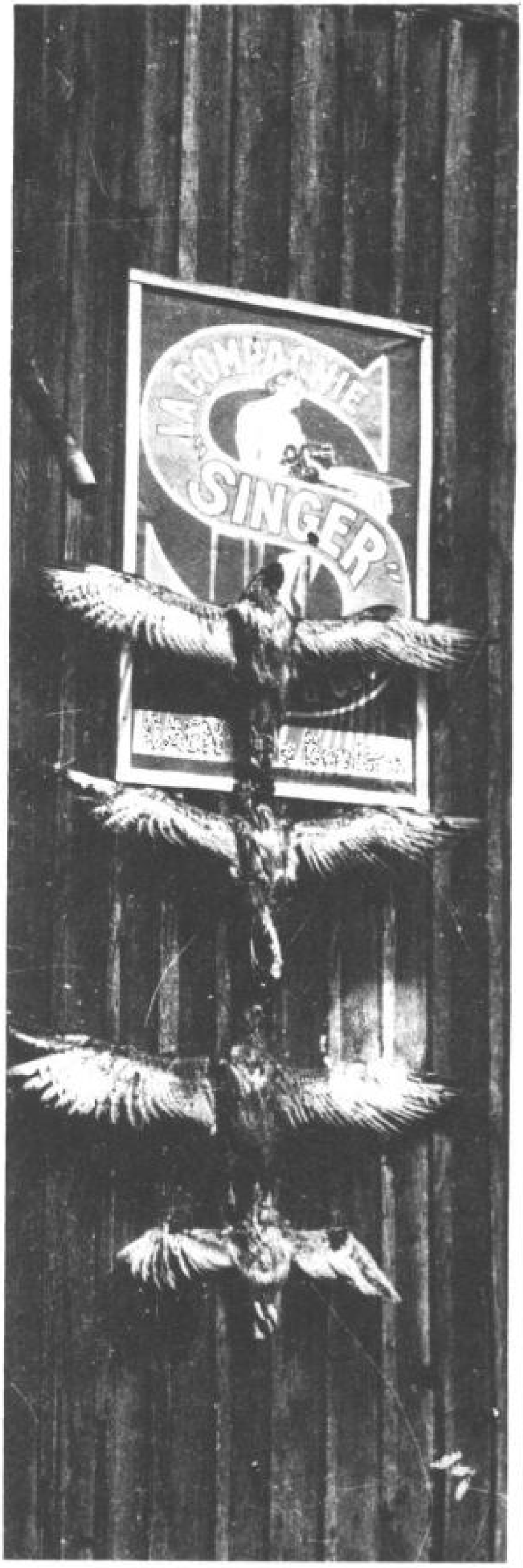
毒眼威胁到个人的生理完整性

如今，毒眼也现代化了。它攻击的是儿童的学校成绩、牵引机和汽车。但是它偏爱的攻击目标还是个人生理完整的躯体。毒眼总是引起神秘的病痛，医生无法给予正确的诊断，任何药物也宣告无效。

任何人都可以发出毒眼，也都会被毒眼射中。侵犯者会在无意中把毒眼错盯在别人身上。因为，到头来，毒眼象征一种惩罚，凡是某人或某个家庭组织违背了默认的行为规则，农村社团就用毒眼加以惩罚。这种社会约定是建立在“集体占有的物质或象征的财富是有限的，应该公正地分配给所有的家庭”这样的思想上。这是资本主义出现前，欧洲传统农村社会内的古老财产分配法。集体平均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意味着任何个人或家庭的成功；一切与众不同的社会地位高升，在他人看来都是一种侮辱，甚至是一种偷窃行为。因为个人的财富只可能从有限的仓库中提取，这会损害到其他家庭的利益。

毒眼的根源是嫉妒

农村社团认为，对违反这些规则的人进行打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引发毒眼的其实是嫉妒。而嫉妒



(envier)一词的词源，是“向……狠狠看一眼”，起源于“毒眼”的信仰。攻击者执行社团的正义，向飞黄腾达的人攻击，努力恢复因不合理而被破坏的平衡。攻击他人的往往是最穷困的人，因此最富裕的人成为攻击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穷困的农妇常说她不会成为毒眼的目标，因为她太穷了。她说：“毒眼只打击有钱的人，因为毒眼的根源是穷人的嫉妒心。”

甚至连稍有资产的人也持有一种观念，那就是必须经由社团平均主义和不幸，实行财富再分配。他们深信幸福是脆弱而有风险的，只能忧心忡忡地享受幸福。若是在生活中，依靠的牲畜、儿女或技能过于兴旺昌盛，就会遭到社团正义和命运的制裁。成功破坏的天然秩序，有一天会突然恢复。事情太过称心如意，就大错特错。“我以前有个出生才6个月的女儿，我的邻居是个好人，他对他的妻子说：‘隔壁家的女儿将会死去，因为她太美丽了。而我的女儿不久也会死。’这个女人知道，一切——尤其是幸福——总有一天是要付出代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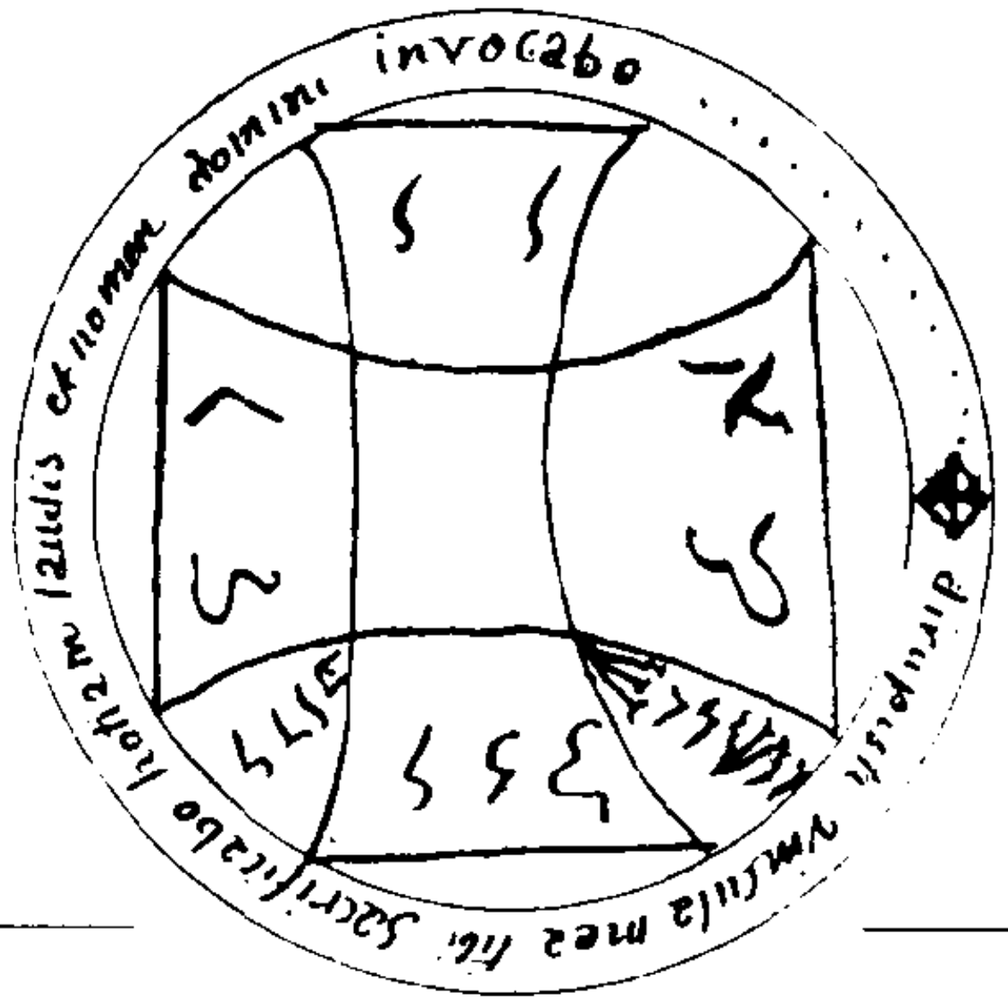
某些解巫法可以消除诅咒

面对毒眼的侵犯，如何可以解除厄运？首先，应该随时随地保持警惕，因为即使恭维话也可能是一个隐蔽的诅咒。要努力用除魔术来保护自己。当对方跟你说话，显出有意攻击你时，就带上护身符或者用手指在头上比一个牛角的样子。若是诊断证实是中了毒眼就只好去看女巫医。每个村子总有四五名女巫医会治“毒眼症”或懂一些巫医术，譬如说治脱臼、歪脖、小儿胃痛及一切不明病因的病。这些女巫医低声念咒语和祈祷，就能转移毒眼的不良效果。

萨尔曼
(Jean-Michel Sallmann)

传统知识

任何时代
都有一些偏方和土法，
用于防治只能用经验治疗的病。
在一切传统由口传的时代，
有识之士会把这些民间知识
保存下来，传予后世。
在13世纪，
大亚尔倍(Albert le Grand)
就是这样做的。
他是德国神学哲学家，
著有《大亚尔倍的奇异秘方》，
是传播民间知识的
一部珍贵文献。



在《大亚尔倍的奇异秘方》这部书中提到一些神奇和自然的秘密。

怎样使鸡蛋柔软

拿一只鸡蛋，在好醋浸上5天，5天后蛋壳软化，用一只指环穿过任何地方都不会碎壳。

怎样知道一个人会不会死

想要知道一个病人会不会康复，只要手执一束马鞭草去看他。在病人的床边，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若说他好了一点，他就会转危为安，若回答相反，就好不了。

如果要一个男人或女人爱上自己，用马鞭草汁搓手，然后用手去碰你爱的人；这个秘诀经常很灵验。

为了消灭房间里的跳蚤，把街上的脏水、母马的尿洒在房里，跳蚤就会一只不剩。普林尼(Pline)保证这是最有效的方子。

怎样使臭虫统统死光

要杀光床上的臭虫，拿一只蛇形的黄瓜，放在水里浸泡，然后用这水擦你的床。这个方法万无一失。或者取牛的胆汁或屎拌上醋擦床，这床今后再也不会有臭虫。

怎样驱蛇

想要把蛇赶走，就用秃鹫的羽毛在这个地方煮烧。身上带着秃鹫心脏的人不怕蛇。鹫心上系一根狮子或狼

的毛，就可赶走魔鬼。

想要让一个熟睡的人看到魔鬼，就用鸡冠鸟的血擦他的脸，他会觉得四周都是魔鬼。如果想在旅途上保持精神旺盛，就在手里拿一种莴属植物，在走路时做成一条腰带；再把这根腰带放在水里煮，用这水洗脚，永远不会感到疲劳。

怎样预防诉讼和离异

要预防一个男人和女人打官司和离异，拿两只鹌鹑的心，一雌一雄，在男女没发生纠纷前，给他们分别戴上。男人戴上雄鹌鹑的心，女人戴上雌鹌鹑的心，他们就会情意缠绵，没有人能够拆散他们，即使用魔法妖术也不行。

怎样让小孩重新长牙

要减少小孩长恒齿的痛苦，可用煮熟的兔脑擦小孩的牙龈。实例可证，经过这趟程序，长恒齿的小孩就不会感到疼痛。

怎样让名字留在果核上

如果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留在桃子或巴旦杏的果核上，可拿一只好桃子的核，在适合种植的时间把它埋在土



里，待上六、七天。待它裂开发芽时，将种子轻轻取出，不要碰坏，用Sinabre在种子上写上自己想写的字。当种子干燥后，把壳合上，用一根上等的细线缝合起来。埋在土里，等它长大成树。那棵树长出的果子上会有你写的名字。

怎么治愈瘟疫

要治疗瘟疫，可取半两酒汁和一特拉格姆(dragme)的蛇毒糖浆，加温给病人喝下，然后给病人盖上被，让他出汗；如果他刚罹病，肯定会治愈。这个秘方得到古今好几位优秀的医史研究者的肯定。

老鼠屎

老鼠屎掺上蜂蜜，涂在身上脱毛的部位，来回摩擦，就可使毛发重生。

小壁虎屎

对年华已逝还希望保持青春美丽的女人，郑重推荐使用这种小壁虎屎。因为它可以消除皱纹，净白皮肤，使女人的气色鲜艳动人。

用小壁虎屎、墨鱼骨、白葡萄酒垢、鹿角粉、白珊瑚粉、面粉，每种材料同样分量，放在臼里磨碎，经过精细筛选后，再把所有材料放在以数量相等的巴旦杏、果园鼻涕虫和毒鱼草花蒸馏过的水里，浸泡一个夜晚。然后加入等量的白蜜，再把所有材料放入臼里磨碎。把这个混合剂小心储存在干净的银缸或玻璃缸内，需要时就用它擦脸、双手、乳房、脖子。不久会发现这份秘方灵验有效。

尿的疗效

尿温热而气味呛人，但它是极珍贵的药材。……虽然人们觉得喝尿是恶心的事，可是若要身体健康，则世上没有比它更有效的药物。且不说它能治愈头癣、中耳炎、伤口不愈合等顽症，还可医治其他好几种病。我们希望它的药物价值不会就此失传，所以如果读者有兴趣，我们可以介绍它的用途和用法。

人的骨头

人的骨头也具有一种潜在的神奇疗效。把人骨磨成粉末，掺入任何饮料内空腹喝下，可以治疗癫痫发作。

人的唾沫

人的唾沫有三种。饭后的唾沫，少而没有医用价值；禁食或者长时间没有喝水的唾沫，则有很大的功能，因为它有一种刺激性；消化后的唾沫，处于这两者之间。人的唾沫沾在毒蛇、普通蛇和其他有毒的爬行动物身上，可以杀死它们。……

此外，把水银和唾沫掺在一起，让瘟疫病人嗅一下就可以痊愈；这个秘方很难解释，不应该公诸于众。



红色蜗牛

我一定要告诉你从红色蜗牛身上得到的绝妙秘方，把蜗牛放入一只脏锅里面，用炉火煮成粉末，如果给婴儿服食，就放在粥内；若给断奶的婴孩服食，就放在汤内。这个方子服上十五天，不用再加其他东西，可以治愈疝气。蜗牛隔水内蒸，蒸出水来加糖，或混入粥内教身体衰弱的人喝下去，效果跟粉末一样。取同样分量的红色蜗牛和迷迭香，放在一起捣成末，然后放进一只包铅的密封罐，埋在马粪堆下40天，取出罐中的油放入密封的玻璃细颈瓶内，置于阳光下一段时间，可以很快治疗妇女生产前后的绞痛。

蜘蛛和蜘蛛网

据医生说，蜘蛛对人有大益也有大害；但是我只谈蜘蛛有用的一面。把蜘蛛捣碎，装入一块布内，包住前额和太阳穴，可以医治间日疟。蜘蛛网敷在出血部位可以止血。此外，也可防止伤口或溃疡发炎。

猫脑

以猫脑擦喉咙的外部，可以在两天内治愈高烧不退后的炎症。

牡蛎壳

取牡蛎的壳，生的或烧过的都可以，磨成粉末后，掺入新鲜黄油，有一种神奇的效力，能制止久治不愈的痔疮。把牡蛎壳粉敷在脓疮上，也可以使它干燥封口，效果显著。

毛

我只找到两种毛在医疗上成效卓著。一种是人的毛，一种是兔毛。人毛磨成粉末，和着白葡萄酒，连续七、八个早晨服用，可以治愈黄胆病。兔毛烧成灰，敷在伤口上可以立即止血。此外，若让一个患水肿或肾结石的病人用白葡萄酒服下兔毛，也可治愈。

怎样使物品变硬

把匍匐委陵菜和明矾汁放进一只玻璃杯内，然后捉几条昆虫捣碎，包在一块布内。把物品磨热，放入汁内，就会开始变硬。

怎样使水晶变软

取一份烧热的铅和等量的水晶，在石头上敲碎，放入坩埚内熔化，用这种方式，可把水晶铸成任何模样。另外一种方法是取一份生石灰和一份羊痘粉，放在水里捣成汁，过桶九到十次，再把钢或水晶放在里面浸泡24小时，之后，你要它是什么形状就会是什么形状。

怎样使铁化为绕指柔

让一个人放血，淬取血中清澄的血水；把铁放在火上烧红，用一根在血水里浸过的羽毛在铁上刷涂，一直把水刷完为止。用这个秘方软化铁屡试不爽。

各种粪的药性和疗效。

人粪

在草药方面，狄奥斯科里达(Dioscoride)的第8册医书、盖伦的第10册医书、艾吉奈特(Eginette)的第7册医书中都非常重视人粪的价值。他们保证，治疗咽喉炎只要用人粪就有效，不需用其他的药物。

以下是配制的方法：让一名脾性佳、身体好的青年，吃3天羽扇豆和烘制味美的面包，面包内要放点酵母和盐，饮料只喝淡红葡萄酒，除此以外什么也不吃。第一天的粪便是无效

的应该抛掉。接着两天的粪便小心收拾好，然后拌上同样数量的蜂蜜，叫病人喝了吞下去，或者当膏药或石膏敷在皮外，对咽喉炎的效果奇妙。

狗粪

把一条狗关起来，三天中只给它啃骨头，把它的粪便收起来晒干，治痢疾非常有效。

狼粪

任何人都知道狼是一种残酷的动物，它在吞食猎物时，经常连肉带骨头一起吞下肚，如果在它的粪便里找到骨头，把骨头磨碎，然后和着酒一起饮下，对止肠绞痛有特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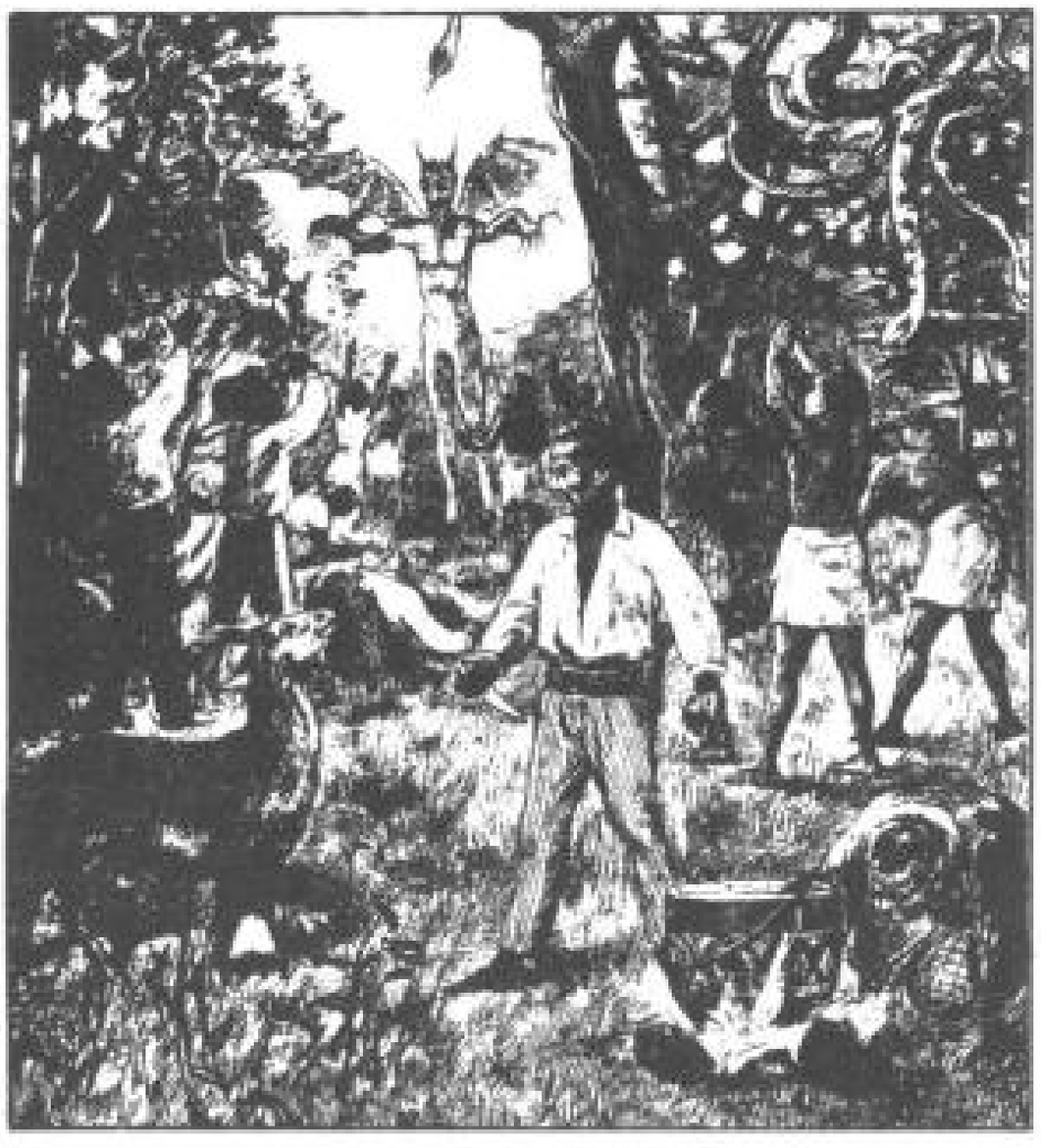
牛粪

新鲜牛粪包在葡萄叶或白菜叶内，放在灰堆上烤热，可以消除创伤引起的炎症。同样的粪掺上醋，可减轻坐骨神经痛，并可防止颈淋巴腺化脓。

《大亚尔倍的奇异秘方》

其他文化中的巫术

在非洲和海地(Haïtienne)的
传统社会中，
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并行不悖。
巫术依然相当盛行。
这种巫术跟欧洲的魔鬼巫术
大不相同，
然而它也用来解释
个人命运中的不幸如何降临。
如同欧洲的法术，
他们也是用象征法，
来表现人际关系中
普遍存在的攻击性。



随着非洲奴隶的买卖，非洲巫术信仰也传到了美洲。这些信仰脱离了原来的根，与印第安或欧洲文化融合蜕变成独立的信仰。在海地，它们渗入巫毒教的仪式。

从殖民时期以来，人们夸大了魔法师的人数和神秘力量。然而毋庸置疑，今天仍有许多海地人，在专业巫师的鼓励下，热衷于黑色魔法。十字街头看到的魔法，墓地发现的神秘祭祀遗迹、狼人的出没、反迷信运动时嵌在“温伏”(houmfò)中的东西，还有不时发生的不可解释的疑案，……这些都证明，即使有少数诅咒放毒事件是胡思乱想的产物，但黑色魔术仍旧盛行不衰。说实在的，这种形式的犯罪行为应该绳之以法，但是跟暗杀相比，它的危害性还是轻得多。教人中魔总比给人一刀子要好。我倾向于这么想，海地命案比率不高，是得到了巫术的缓和。只要诅咒了敌人，发泄了仇恨，海地人就不会再采取其他行动，不然在实际生活中，冲突会更严重。

新生婴儿也逃不过巫师之手

我愿意把一份完全真实的文件归入海地巫术档案。这是一件企图用巫术谋杀一个3个月大婴儿的杀人未遂案。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就是受害者自己。



血祭是巫毒教祭礼的高潮。

“我经常听到妈妈和奶奶谈到我跟狼人第一次接触的怪事。那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当时我才3个月大，我的姐姐玛德莱纳(Madeleine)患了百日咳，怎么治也治不好，我的父母很为她的健康操心。有一天，约清晨4点钟，照顾我的那个年轻保姆抱了我到屋子后面的走廊走走。爸爸妈妈听到我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又是一声从没听过的声音。母亲的预感很强，凡是我们有人出了事，她马上就会感到不安。她问保姆怎么啦。保姆回答说没什么，但是看得出她正拚命要我静下来，但一直不得其法。母亲驳斥说：‘孩子这样叫不可能没事。孩子平时不是这样哭的，你看看有什么东西扎了他，我不是一直跟你说，抱孩子的时候，胸衣上不许扎针吗！’保姆继续辩驳说她身上没有别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是我的叫声一直没有停。

“母亲叫她把我送过去，脱去我的衣服，在我的胸口看到一只针头。父亲马上去找奥丹(Audain)大夫，他住得不远。针扎得太深，医生没法拔出来，要用一块强大的磁铁。我乱叫乱闹，医生怕会越扎越深，刺到心脏，他决定因陋就简进行一次紧急的小手术。

“盘问之下，女仆承认了一切。她说好像一个‘温根’(houngan)向她宣布，在圣诞节前，他需要一名‘大使’。她起初好像要毒害我姐姐玛德莱纳，因为小病人始终有人照顾，她没有得手，看到时间快过了，便向我下毒手。

“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我们也没有向法院去告。但是母亲觉得这个女人拿她的儿子作牺牲，感到十分厌恶，便命令她马上离开，再也不要见到她。”

“受害者”的一件象征物，作为诅咒的“器物”

大家知道，海地诅咒的传统器物，是一具木偶或其他象征施术对象的物件，但是有时器物的形式令人大惑不解。巫师念动咒语，从一桶水里

把别人指名要杀害的对象召唤出来。当他在水面上看到那个人的影像，就一刀子扎下去。如果刀子扎中，水立刻变红。对那个人的一个物件施行法术，也可以置对方于死地。在这方面有人曾告诉我一则非常奇怪的故事。雅克梅尔(Jacmel)是本地区一名本堂神父，被匆匆叫到一名临终老农的身边。老农是一名“博可”(boko)，一生罪行累累。他向教士告解，说自己在得病前不久，用神父望弥撒时用的一条腕带下了符咒，还说出藏腕带的地方，劝神父快快找来。因为根据他的计算，法术当天就会起作用。神父听完，给他赦罪，急急忙忙去找那腕带。他找到了，但就在神父要解除符咒时，农夫断了气。为此他不得不请教一名“温根”，因为就是施术的人也不知如何制止灾难。

自杀不能看作是真正自愿的行为，它可能是由巫师引发神经错乱而造成的后果。施展魔法企图犯罪的案件确实层出不穷，但是可能没有舆论所说的那么多。下符咒危害敌人的人知道他的秘密会被“温根”识破。而“温根”在受害者家属的请求下，也会对他以牙还牙。当死者的亲属发现死者是被蛊毒死的，就会不惜金钱和时间去找出有罪的人，用同样的武器来对付他。最后还有上帝，“大天主”洞察一切，不容许巫术作祟。即使上帝不惩罚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也会使自己的族人“劳阿”(loa)处境不利。他们会表示不满，收回对他的保护，任凭他的敌人对他施魔作法。于是，施魔法的人也怕别人施魔法。有了这样的顾虑，无疑使不少人不敢轻举妄动走上犯罪之途。有的人宁可不用暴力而用较慢的诅咒法，虽然这也是有罪的，但它不像单纯的谋杀。那些人使用“蛊毒”，引起疾病，从长期来说结果也是致命的。有的人以自己的恨意的程度，向对方施以相当程度的厄运，或是病痛、意外或破产，让对方痛苦。“博可”可以满足形形色色的要求，他的军火库内什么样的武器都有。部分巫师的“工作”是在“温伏”的秘法仪式中、冷僻的十字路口、公墓的巴仑(Baron)十字架下进行的。魔法笼罩在重重神秘中，但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阻碍。这是因为有许多正直的人自信精通诅咒术的内情和毒蛊的配方。毕竟，神秘的并不是“博可”所拥有的知识，而是巫术行为本身。许多人精通魔法，却并不专心从事魔法。

梅特罗
(Alfred Métraux)
《海地巫毒教》
1984年

阿藏丹人(Azandé)相信某种人是巫师，只有他们才有特别的能力，并以此能力危害他人。巫师不用举行仪式，不用念咒语，不用掌握秘方。巫术行为只是一种心理行为。

本文中，我们会谈到一名老人的死。这位老人长期以来，一直因为背负着巫师的罪名而感到羞耻，他要在身后留下清白的名声，维护家庭的荣誉。当这位老人临终时，他们拿鸡翅膀给他看，作为他施咒术的物证，他是这样说的：

“他们深深地侮辱了我；如果我死了，你们不用犹豫，把我的肚子剖开。”

所以，当他快要死时，他的亲戚聚在一起私下商量：

“我们的亲戚快死了，我们去准备毒神谕。”

他们去准备毒神谕，对它说：

“这是我们的亲戚，我要剖开他的肚子，如果我们在里面找到诅咒物，毒神谕啊，请你把这只鸡杀了。如果我们找不到诅咒物，就请饶了那只鸡的命。”

如果毒神谕饶了那只鸡，他们就



尼日尔的鸟人舞。

会另外抓一只鸡，说：

“这只鸡活了下来，是因为我的亲戚说的是实话。如果今天我找不到诅咒物，那么，请你把这第二只鸡杀了。如果他说谎，我今天可以找到诅咒物，那么，饶了这只鸡。”

如果毒神谕说他们将会看到诅咒物，他们就让事物到此为止；如果毒神谕向他们保证，尸体内没有诅咒物，他们就转过身来朝向他，相互低声说：

“我们必须要剖开咱家亲戚的肚子。”

当黑夜来临，他们召来了一个死者的血亲，对他说：

“嗨，我的同胞兄弟，快过来，剖开我们亲戚的肚子。”

检查死者的内脏可以证实有没有诅咒物

这些亲戚把尸体竖起来，扛到坟墓旁，放到地上。他的血亲说：

“来吧，我的同胞兄弟。”

又对其他人说：

“朋友们，你们都在这里了。我该跟你们说什么呢？我不会把我的亲戚连同他的肚子一起埋葬，我一定要剖开他的肚子。我的巫术就是他的巫术，如果你们在他的内脏里看到诅咒物，也将会是我的诅咒物。请你们大家散开来，看看我的诅咒物。”

他们首先切开腹部的肉，砍下一



刚果的巫师：一张震颤的脸。

棵“达玛”(dama)树的树枝，从树梢往下劈。然后，把肠子放在木缝之间，一段段绕在树枝上。当这一切做完，他们大叫一声，死者的血亲赶快跑去刺破肠子，检查肠子上的肉，宣布里面没有诅咒物，那些年长者也懂得巫术，他们也同意，然后说：

“把肠子放回肚子里。这样就可以了。”

他们把剖腹者担上肩膀，如果他的儿子在现场，大家也把他背在肩上。大家围着他朝一条溪流走去，清洗自己的身子。然后带着剖腹人回来，在他全身涂满油。当他擦身子时，

他们给他舔盐。对他说:

“你回家去吧，我们去打些‘埃勒欣’(l'eleusine)给你做啤酒，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喝，因为你剖开过我们亲戚的肚子。”

农庄主人也是死者的血亲，他回到家里，准备啤酒，派了一个人去请剖腹者，对他说:

“来吧，啤酒准备好了，我们跟你分享一葫芦。”

剖腹者站起身，来到农庄，他的血亲围在他身边，死者的血亲也聚在一起。家长从他的茅屋里带了满满一葫芦啤酒出来，说:

“剖腹者请往前。”

当他走到面前，家长对他说:

“剖腹人，请你这里的亲属往前来，我们做一件礼物，他们也做一件礼物。让我们共享葫芦里的酒。”

接着，死者的血亲和剖腹者的血亲分享礼物。当他们分享了葫芦里的啤酒后，死者的血亲和剖腹者的血亲便集体交换礼物。礼物交换完毕，他们烧些粥，煮一只鸡，拿一罐啤酒，送给剖腹者。这时，他仔细地清洗自己的身子，他们把油递给他擦身子，他回到他的血亲那里，对他们说:

“把我的啤酒带过来。”

他们从茅屋里拿啤酒出来，连同粥和鸡一起递给他，他和他的血亲们喝了啤酒，仪式完毕。

瓜格比亚鲁(Kuagbriaru)说，从前，如果有人用巫术杀死他的同伴，大家向神谕询问死因，然后去抓那个男人(或女人)。死者的亲属带着神谕的判决去面呈国王。国王会咨询毒神谕，如果毒神谕回答也是这个人，国王会对死者的亲属说最好让巫师付给他们一批长矛作为赔偿。国王命令巫师给死者的亲属20支长矛和一个女人，巫师就把女人和长矛如数付清。如果另有一名巫师帮他杀人，他就付10支长矛作为参加同谋的赔偿费。事情了结，大家就回家太平过日子。

埃凡－普里恰尔
(E. E. Evans-Pritchard)
《阿藏丹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1972年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圣安东尼的诱惑》(细部)。Joachim Patinir绘。马德里，普拉多(Prado)博物馆。

扉页

1–9 巫魔会。油画。戈雅绘。出处同上。

第一章

11 《女巫》。油画。格里安绘。1523年。

12 《女巫》。单色画。格里安绘。罗浮宫博物馆素描室。

13 希尔德里克(Childéric)国王下令活活烧死女巫。《法国纪年史》中的小彩画，1492年。

14 《被果阿宗教法庭判处火刑的人》。《旅游百科全书》中的彩色版画，Grasset de St Sauveur绘，1795年。巴黎地理学会。

15 由圣多明我主持的《火刑仪式》(细部)。Pedro Berruguete绘。马德里，普拉多(Prado)博物馆。

16–17 佚名版画，载于Jean Léger著的《皮埃蒙特福音派或韦尔多派通史》。1669年。巴黎国家博物馆。

18 撒旦。木刻版画。载于R. P. Guaccius的《*Compendium Maleficarum*》。米兰。1626年。出处同上。

19下 《向魔鬼献礼》。15世纪细密画，Johannes Tinctor《*Tractaus contra sectum valdensium*》的卷首插图。出处同上。

19上 同上(细部)。

20左 《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肖像》。油画。Van der Weidem绘。里尔，里尔博物馆。

20下 Jean Léger著的《皮埃蒙特福音派或韦尔多派通史》的扉页。1669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20–21 新教徒的暴行。版画。出处同上。

22 一个忏悔者的状态。彩色版画。埃皮纳尔(Epinal)彩图博物馆。

23左 另一个人的状态，一个魔鬼带领另外七个魔鬼，得意洋洋闯入了他的心房再也不走了。彩色版画。出处同上。

23上右 用弓施展妖法。木版画。载于Ulrich Molitor著的《*De Lamiis et phitonicis mulieribus*》。约1489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23下右 女巫求雨。木版画。出处同上。

24左 《六名儿童在雷根斯堡遭犹太人杀害》。版画。Raphaël Sadeler作。17世纪初。出处同上。

24右 高个子腓力五世追捕被控在井里下毒的犹太人。版画。出处同上。

25 麻疯病人。细密画。载于英国人Barthelemy著的《事物本性》。15世纪。出处同上。

26 勃朗尔舞。铜版画。杜勒作。出处同上。

26–27 《放牧归来》。油画。勃鲁盖尔绘。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28 《戴安娜狩猎图》。油画。Le Dominiquin绘。罗马，博盖塞(Borghese)美术馆。

28下 女巫准备前往布鲁克斯堡。铜版画。Adrianus Hubertus作。16世纪。

29右 女巫的屋子。木版画。载于Thomas Erastus著的《关于女巫法术的谈话》。日内瓦，1579年。

30–31 载于R.P.Guaccius《*Compendium Maleficarum*》的木版画。米兰。1626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32 西尔瓦努斯，森林之神。仿Frans

Floris的木刻画。Cornelis Cort作。1565年。出处同上。

33 *《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谕令。1484年。出处同上。

第二章

34 《爱的妖术》。油画。Platzi绘。莱比锡美术馆。

35 1571年，亨特里克斯被烧死于阿姆斯特丹。腐蚀铜版画。Jean Luyken绘。载于《烈士剧场》*(Théâtre des Martyrs)*。1685年。

36左 瘟疫寓意画。陶瓷装饰画(14至15世纪)。里昂，医学史博物馆。

36右 狂欢节的疯人。仿勃鲁盖尔的雕刻画，为Hondius而作。1642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37 阿巴东、阿斯塔罗特、马蒙。彩色木刻。Griffith作。

38 处死女巫。英国木刻。

39上 魔鬼。佛兰德细密画。载于*《Liber floredus》*。15世纪。尚蒂伊(Chantilly)，孔代(Conde)博物馆。

39下 博丹肖像。木刻画。据说是F. Stuerhelt的作品。17世纪。巴黎国家图书馆。

40 《保禄三世教皇和奥达维奥(Ottavio)与红衣主教法纳斯一起》(细部)。油画。提香(Titien)绘。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

41 1564年，耶稣会Pierre Martinus照顾鼠疫病人。彩色木刻。约1700年。

42上 《牧人》。油画。N. Frangipane绘。奥塞尔(Auxerre)，美术博物馆。

42下 乞丐。腐蚀铜板画。Jacques Callot作。

43 《殴斗》。油画。M.Van Cleve绘。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44左上 牲畜饲养。载于*《De Rerum Ruralium Commodorum》*的细密画。16世纪。布拉格，大学图书馆。

44下 准备参加巫魔会。仿Quererdeau的版画。Maleuvre作。巴黎国家图书馆。

45 贫困。细密画。J. Bourdichon绘。巴黎，美术学院图书馆。

46-47 《女巫集会》。油画。F. Francken绘。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48 女巫巫魔会。彩纸、水墨、托白。约1515年。格里安画室。斯特拉斯堡圣母事迹博物馆。

49 女巫。绿纸，毛笔、水粉。格里安绘。罗浮宫博物馆素描室。

50 准备参加巫魔会。彩纸、水墨、托白。Altdorfer绘。出处同上。

51 年轻的女巫和龙。彩纸、毛笔、黑墨、托白。格里安绘。1515年。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国家美术馆。

52 施魔法。素描画。Rosso Fiorentino绘。巴黎美术学院。

53上 女巫巫魔会。素描。佚名。毛笔、黑墨，水彩。17世纪。巴黎国家博物馆。

53下 女巫骑在一头猪背上。木刻。1612年。

54 寡妇。水墨画。戈雅绘。罗浮宫博物馆素描室。

54-55 《圣安东尼的诱惑》(细部)。油画。Patinir和Metsys绘。巴德里、普拉多(Prado)博物馆。

55下 女巫召唤爱情(细部)。仿Le Correge的腐蚀铜版画。Quirin Boel作。约1660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56 《女巫的洞穴》。油画。Antoine François Saint-Aubert绘。18世纪。康布雷(Cambrai)美术博物馆。

57 《巫魔会上向魔鬼致意》。油画。Antoine-François Saint-Aubert绘。18世纪。出处同上。

58 受惩罚的女巫。彩色版画。Grevembrock作。18世纪。威尼斯，Corret博物馆。

59 《圣多明我的争辩和书的奇迹》。油画。Fra Angelico绘。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第三章

60 《马尔·巴勃——哈莱姆的女巫》。油画。Frans Hals绘。

61 四个死刑犯走上刑场。佚名素描。荷兰。16世纪初。罗浮宫博物馆素描室。

62 巫师变成动物。木刻版画。载于Sébastien Munster的《*Cosmographia Universalis*》。巴塞尔。1544年。

62-63 Bicêtre城堡内巫师魔怪的舞蹈。毛笔、水墨、水粉。1632年。罗浮宫博物馆素描室。

64下 水验法。版画。载于《*Bibliotheca actu et scripta magica*》。1738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64-65 女巫。腐蚀铜版画。杜勒作。近1500年。出处同上。

65 水验法。版画。载于Pierre Le Brun著《迷信活动批评史》。1702年。出处同上。

66下 于尔赛(Urselle)、小学教师、遭受酷刑、鞭打、然后烧死。1570年。Jean Luyken的腐蚀铜版画。载于《烈士剧场》。1685年。出处同上。

66上 Foltas草。细密画。载于《*Miscellanea Medica*》。14世纪。帕多瓦(Padoue)大学图书馆。

67 《宗教法庭的审判》(细部)。油画。Alessandro Magnasco绘。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68-69 《宗教法庭的审判》。油画。维拉斯杰兹(Velasquez)绘。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70-71 《宗教法庭的审判》。油画。戈雅绘。马德里、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学院。

72 四名人物向四名囚犯训话。佚名画。德国学派。约1570～1580年。罗浮宫博物馆素描室。

73上 《瞎子的寓言》。油画。勃鲁盖尔绘。意大利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宫(Capodimonte)国家博物馆。

73下 《女巫》。佚名画。18世纪。Lévy藏品。

74-75 1528年斯特拉斯堡有18人烧死。腐蚀铜版画。Jean Luyken绘。载于《烈士剧场》。1685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76上 巫师变成动物。佚名木刻版画。

76下 苦刑情景。版画。马内(Manet)绘。载于Joseph Lavallée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宗教法庭史》。1809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77 规劝异端分子皈依天主教义的可靠诚实方法。石版画。C. Engelman作。

78 《审判女巫》。油画。Willem de Poorter绘。17世纪。第戎美术博物馆。

79 韦尔多分子骑在扫把上。细密画。载于《巾帼冠军》。1450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80 巫魔会上的宴席。佚名版画。Henning Gross著《*Magica de Spectris*》的卷首插画。1656年。出处同上。

80-81 女巫酿酒。木版画、载于Ulrich Molitor《*De lamiils et phitonicis mulieribus*》。出处同上。

81 拔死者的牙齿。蚀刻画。戈雅作。《*Caprices*》的片断。出处同上。

82 Jean Brugier因异端罪而被吊起来活活烧死。素描。Jacob Van der Ulf绘。罗浮宫博物馆素描室。

83上 1549年6个兄妹烧死在阿姆斯特丹。腐蚀铜版画。Jean Luyken绘。载于《烈士剧场》。1685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83下 女巫变成动物。木刻版画。载于Ulrich Molitor《*De lamiis et phitonicis mulieribus*》。约1489年。出处同上。

第四章

84 《炼丹师》。油画。Giovanni Stradano绘。佛罗伦萨、韦基奥(Vecchio)宫藏。

85 鬼怪伎俩。木版画。载于《女巫之锤》。1511年。

86上　版画。载于《*Die Emeis de Geiler Von Kaiserberg*》。1517年。

86–87《兵燹之灾》。油画。Gilles Mostaert绘。16世纪。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87　斯比著的《向刑学家进言，防止巫案审判中发生的偏差》一书扉页，1660年。巴黎国家博物馆。

88上　意大利面具。18世纪。巴勒莫(Palerme)，人类博物馆。

88　魔法法器。Griffith的版画。载于Francis Barett的《*The Magus*》。1801年。

89　《阿尔庚》。佚名油画。18世纪。米兰，斯加拉(Scala)剧院博物馆。

90　还原的手。版画。1669年。

90–91　《炼丹师》。仿Teniers的版画。Pérée作。巴黎国家图书馆。

92上　《炼丹师》。油画。Pietro Longhi绘。威尼斯，Casa Rezzonico。

92下　招魂术的情景。版画细部。老Hans Burgkmair绘。约1513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93　《手相师》。油画。Pietro Muttoni绘。17世纪。维琴家(Vicence)民间艺术馆。

94　女巫。载于《夜之芭蕾》。毛笔、水彩、水粉。1653年。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

95左　魔法师。载于《Pelée和Thétis的婚礼芭蕾》。毛笔、水彩、水粉。1654年。出处同上。

95右　魔法师。载于《Pelée和Thétisr的婚礼芭蕾》。毛笔、水彩、水粉。1654。巴黎，Carnavalet博物馆。

96–97　小彩画。载于Rizzardo著《*Liber herbarius unacum rationibus conficiendi medicamenta*》。巴黎，Bertoliana图书馆。

98　曼陀罗草。版画。Abraham Bosse作。巴黎私人收藏品。

98–99　火刑判决。版画。相传为Franz Hogenberg作。巴黎国家图书馆。

99下　蛇怪。载于《*De animalum Proprietate libellus*》。16世纪希腊手稿。威尼斯，Marciana图书馆。

100　《通灵者》(或称《梦游者》)。油画。库尔贝绘。贝桑松(Besançon)艺术博物馆。

101上　地狱中的妖魔鬼怪。载于Grillot de Givry《巫师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

101下　女算命师。腐蚀铜版画。Pierre Brebette作。17世纪。出处同上。

102左　招魂术情景。石版画。载于Grillot de Givry《巫师博物馆》。出处同上。

102右　占卜女的戏剧。Thomas Gorneille和Donneau de Visé作。出处同上。

103　《浮士德》。油画，Kraff绘。维也纳，学院美术馆。

第五章

104　《患风肿病的女人》。油画。Gerard Dou绘。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05　拾荒的女人。油画。Boilly绘。巴黎国家图书馆。

106　《鬼怪轮舞》。油画。里吉卡尔特绘。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Bargoin博物馆。

107　萨图恩，巫师的保护神。仿Martin de Vos的腐蚀铜版画。Crispin de Passe作。16世纪末。巴黎国家图书馆。

108上　维尔肖像。版画。载于《*Bibliotheca actua et scripta magica*》。1738年。出处同上。

108下　癫痫病人朝圣图。仿勃鲁盖尔的腐蚀铜版画。Henri Hondius作。1642年。出处同上。

109　同上。

110上　祝圣前的见习修女。18世纪。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110下　维尔的申辩书。载于博丹《巫师的魔鬼术》。1580年。

110–111　《Port-Royal des Champs修道院全景》。水粉画。据系Madeleine de

Boulogne的作品。凡尔赛宫城堡博物馆。

111 诺代肖像。版画。G.Georgi作。巴黎国家图书馆。

112 《Port-Royal des Champs修道院膳堂，约1710年》。水粉画。据系Madeleine de Boulogne的作品。凡尔赛宫城堡博物馆。

113上 《黎塞留红衣主教肖像》。油画。Philippe de Champaigne绘。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13下 《卢当的格朗迪埃的影子：他与戈弗里迪在另一个世界的相遇和交谈》。1634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14–115 格朗迪埃遭受火刑。佚名木版画。1634年。出处同上。

115上 女修道院长天使雅娜。佚名木版画。1637年。出处同上。

115下 《圣马丁给一个中邪的人驱魔》。佚名油画。15世纪末。科尔马(Colmar) Unterlinden博物馆。

116上 巴凡的历史。巴黎Jacques le Gentil出版社。1652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16–117 《为中邪的人驱鬼》。油画。Maître de San Severino绘。佛罗伦萨，Horne博物馆。

118下 驱魔师圣伯纳。木刻画。Antonio Tempesta作，1587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18–119 最高法院大厅。素描。Ferdinand Delamonce绘。巴黎，Carnavalet博物馆。

119 《J.B.科尔贝肖像》。油画。Claude Lefebvre绘。凡尔赛宫城堡博物馆。

120–121 女巫的住地。水彩画，R. Doyle画。伦敦Victoria和Albert博物馆。

122–123 同上。

124上 《乌弗尔先生痴心妄想的故事》扉页。阿姆斯特丹。1710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24下 深夜荒地野游。腐蚀铜版画。Claude Gillot画，Jean Audran刀刻。18世纪。出处同上。

125 《德·孟德斯邦夫人肖像》。油画。Francois-Athenais de Rochechouart绘。凡尔赛宫城堡博物馆。

126下 巫魔会。腐蚀木版画。Martin van Maele作。载于米歇莱《女巫》一书。1911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26–127 施展巫术。水彩素描加水粉。A. de Neuville绘。巴黎，歌剧院图书馆。

128 巫魔会之夜。腐蚀锌版画，Albert Welti作，1897年。苏黎世美术馆。

见证与文献

129 《图像解巫》。素描。Vuillier绘。André Mazeyrie修道院博物馆。

130 在博斯烧死的女巫。素描。前巴黎医学院图书馆。

131 风景。仿勃鲁盖尔的版画。巴黎国家图书馆。

132-133 逮捕女巫。英国版画。

134 市场上的农民。版画。杜勒作。巴黎国家图书馆。

136 博丹《巫师恶言录》扉页，1603年。出处同上。

138 一名女巫。素描。Sordaens绘。1716年。奥尔良(Orleans)美术博物馆。

139 M.-R.Benoist《简述诅咒巫术原因》扉页。

141 中世纪被指控施巫术的女人，忍受酷刑时毫无感觉。19世纪版画。

142 《施诅咒术的女巫》。石版画。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作。1829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44 女巫。仿Fussli的版画。Barathier作。Peral收藏。

145 《前赴巫魔会》。仿小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的腐蚀铜版画。J. Aliamet作。巴黎国家图书馆。

146 《抵达巫魔会》。仿小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的腐蚀铜版画。J. Aliamet作。出处

同上。

147 《巫魔会上圆圈舞》。石版画。Louis Boulanger 作。1829 年。出处同上。

148–149 《迷惑还是幻觉》。腐蚀铜版画。Claude Gillot 作画，Jacques Auchan 刀刻。17 世纪初。出处同上。

151 女巫巫魔会。版画。Holzstich 作。1850年。

152 《巫魔会的准备工作》。佚名油画。19世纪。默东，默东博物馆。

154 腐蚀木版画。Martin Var. Maele 作。载于米歇莱《女巫》。1911 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155 左 同上。

155 右 同上。

156 《1699年卢当城》。素描。Gaignières收藏。出处同上。

157 《卢当巫案的法官》。佚名版画。出处同上。

159 《卢当的格朗迪埃的影子：他与戈弗里迪在另一个世界的相遇和交谈》。1634年。出版同上。

161 1682 年 7 月在凡尔赛宫颁发有关占卜师、巫师、放毒犯和毒蛊案的国王谕令。巴黎，民间传统艺术博物馆。

162 女巫上场。仿 Zeichnung von John Gilbert的木版画。Daziel兄弟作。莎士比亚《马克白》的插图。

164 魔法师。素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65 Adreniat, Regnum, Tuvm, 佚名版画。17 世纪。巴黎私人收藏。

166 女巫。照片。20 世纪初。

169 挂在树上的狐狸。布列塔尼迷信风俗。照片。

170 鸢鸟和猫头鹰钉在粮仓上。照片。

172 防毒品侵身的护身符。巴黎国家图书馆。

173 《贪婪》。素描。Jacques Callot 绘。

175 巫术情景。版画。

178 巫毒教祭礼。版画，载于 Léo Taxil 著的《共济会会史》。

181 尼日尔(Niger)鸟人舞。

182 刚果(Congo)巫师：一张震颤的脸。

索引

A

阿巴东(Abaddon) 37

阿拉斯(Arras) 14,18,20,21

阿斯塔罗特(Astaroth) 37

阿登(Ardennes) 46

阿图瓦(Artois) 14,20,81

阿尔卑斯 20,82

阿尔庚(Arlequin) 89

阿尔萨斯 33

埃诺(Hainaut) 81

奥什(Auch) 42

B

巴伐利亚 33

不来梅 32

不拉奔(Brabant) 81

布列塔尼 82

巴斯克(le Pays basque) 82,98–99

巴塞尔 33,109

巴黎最高法院(parlement de Paris) 20–21,102–103,111,114,119

巴齐埃尔(Bazuel) 44

比卡尔，马杜林(Mathurin Picard) 117

柏辽兹 126

布韦，巴尔勃(Barbe Buvée) 119

布雷，托马斯(Thomas Boullé) 118

布尔诺(Brno) 33
布鲁塞尔 20
庇护五世(Pie V) 59
贝内文托(Bénévent) 95
贝亚恩(Béarn) 44,82,124
贝鲁特，让·德(Jean de Beyrouth) 15
波城(Pau) 44
波希米亚 33
波尔多最高法院(parlement de Bordeaux) 39,57,59
波兰 58
保禄三世(Paul Ⅲ) 40,86
保禄四世(Paul Ⅳ) 59
保禄五世(Paul V) 117
勃艮第(Bourgogne) 20,43,82
勃艮第公国 14,19
勃莱维里埃(Brinvilliers) 125
勃鲁姆，雷吉农·德(Réginon de Prum) 27
勃鲁盖尔(Breughel) 27,106
勃鲁齐尔，皮埃尔·勒(Pierre le Broussart) 15
博丹，让(Jean Bodin) 38-39,74,109-110
博福尔，帕扬·德(Payen de Beaufort) 19,20
博盖，亨利(Henry Boguet) 35,39,41,49,58,72
博赫，杰罗姆(Jérôme Bosch) 106

D

大主教 27,115
《大亚尔倍的奇异秘方》(*Admirables secrets d'Albert le Grand*) 172,177
打巫队(benandanti) 87-89
多明我会 14,33,111
多菲内(Dauphiné) 20
多顿，雅克(Jacques d'Autun) 108
杜布瓦，雅克(Jacques Dubois) 14,20
杜埃(Douai) 14,46
杜兰戈(Durango) 98
第戎最高法院(parlement de Dijon) 119
德·里奥，马丁(Madame Del Rio) 40
德·孟德斯邦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 124-125
德国 13,17,41,82
德斯巴涅，让(Jean d'Espagnet) 58
邓肯，马克(Marc Duncan) 110
戴安娜(Diane) 29
点金石(Pierre philosophale) 90,91
癫痫(Epilepsie) 109

F

方济各会 15,24
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 20,39,41,59,82
佛兰德(Flandre) 20,27,81
伏尔泰 121
浮士德 103
符丹(Wotan) 89
腓力二世(Philippe Ⅱ，1527－1598)

41
福雷(Forez) 82
《讽刺对话》(*Dialogues satyriques*) 123

G

戈弗里迪，路易(Louis Gaufridy) 112
戈基荣，佩罗娜(Péronne Goguillon) 39,73,130
戈雅，弗朗西斯科·德(Francisco de Goya) 81,126
冈布莱吉(Cambrésis) 44,82
格里安，巴尔登·汉斯(Hans Baldung Grien) 13,49
格朗迪埃，于尔班(Urbain Grandier) 113-115
格勒诺布尔，高等法庭(parlement de Grenoble) 119
高尔尼，马丁(Martin Cornille) 19
歌德 103
盖伦(Galien) 55

H

好人腓力(Philippe le Bon, 1396～1467) 14,20-21
胡斯信徒(hussites) 33
荷兰 41,59,77
黑色弥撒(Messes noires) 13,18,24
霍尔德(Holda) 29

J

吉也纳(Guyenne) 82,124

K

卡拉布里亚(Calabre) 17
科隆 29,32
科尔贝，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Colbert) 71,111,119,125
《科内里厄斯·阿格里帕的第四部书》(*le Quatrième Livre de Cornélius Agrippa*) 93
库尔贝，古斯塔夫(Gustave Courbet) 100
喀巴拉(cabale) 91

L

黎塞留(Richelieu) 113-114
里吉卡尔特(Rijckaert) 106
拉布尔加德(Labourcade) 44
拉布德(Labourd) 58,82,99
拉斯特诺，贝尔那多(Bernardo Rastegno) 86
洛巴尔德蒙，马丁·德(Martin de Laubardemont) 114,157
洛林 39,41,53
洛阿维尔，亨利·德(Henri de Royville) 18
洛格罗尼奥(Logrono) 98,99,107
伦巴第(Lombardie) 86
朗克，皮埃尔·德(Pierre de Langre) 39,57,58,59,99
朗格道克(Languedoc) 82
朗格尔(Langres) 14

勒费伯禾，纪克姆(Guillaume Lefebvre) 19
莱因河 29,33,41,82
炼丹／炼金师(Alchimie, alchimiste) 86,90,91,92,102
雷米，尼克拉(Nicolas Rémy) 39,58
《论审案的谨慎性或对女巫的起诉》*(De la prudence en matière criminelle ou Des procès contre les sorcières)* 108
卢万(Louvain) 20-21,40
卢当(Loudun) 113-114,156-161
《卢当的鬼》*(les Diables de Loudun*, 米歇尔著) 156,158
《卢当鬼案》*(la Possession de Loudun*, 米歇尔著) 161
卢维埃(Louviers) 116,118
鲁昂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Rouen) 111,124
罗特列克宝藏(tresor de Lautrec) 93
罗马 15

M

门德尔松 126
美因兹(Mayence) 29,32
美男子腓力(Philippe le Bei, 1268～1314) 25
马希埃纳(Marchiennes) 46
马洛，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Marlowe) 103
马赛 112
梅菲斯托弗雷斯(Méphistophélès) 103
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 66
《魔鬼》*(Démonolâtrie)* 39
《魔怪的幻想、咒语和毒药》*(Illusions des démons,les Incantations et les Poisons)* 109
魔法／魔法师(Magie, Magiciens) 85-86,90-95,101-103
魔鬼附身／中邪(Possession) 110,112-113,116-118

N

《女巫》*(la Sorcière*, 米歇莱著) 127,131,152,155
《女巫之锤》*(le Marteau des sorcières)* 32-33,36
《女巫论》*(Traité des sorcières*, 拉斯特诺著) 86
纳代森，科内里厄斯·阿格里帕·德(Cornélius Agrippa de Nettesheim) 92
诺代，加布里埃尔(Gabriel Naudé) 110-111
诺加莱，纪克姆·德(Guillaume de Nogaret) 25
诺曼底 26,82,124

P

皮埃蒙特(Piémont) 17,82,86
佩雪瓦尔，莱娜(Reine Percheval) 44

帕坦，基依(Guy Patin) 110
普伊(Pouilles) 17
普吕东，德尼兹(Denise Prudon) 65
普勒斯，让(Jean Prüss) 32
普罗旺斯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 111-113,118,119

Q

乔塞，让(Jean Josset) 18
乔萨法(Josaphat) 88

R

瑞士 17

S

手相(Chiromancie) 93
水验法(l'épreuve de l'eau) 64-65,119
四季大斋日(Nuit des Quatre-Temps) 87-89
《所罗门的小钥匙》(*les Petites Clés de Salomon*) 93
斯道五世(Sixte Quint) 91,107
斯比·弗里德里克(Friedrich Spee) 107
斯伯伦吉·雅克(Jacpues Sprenger) 32-33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32
神判法(Ordalie) 64-65
《神秘哲学》(*la Philosophie occulte*) 92
塞勒斯塔特(Selestat) 33
圣马丁(Saint Martin) 115
圣殿骑士团(ordre du Temple) 25
圣道那(Saint Donat) 109
圣维特(Saint Vit) 109
撒丁岛 87
撒旦／魔鬼 18,23-24,29,31,36-37,46-47,53-54,64-66,85,102,105-107,109,112,114
萨拉查·依·弗里亚、阿隆索·(Alonso de Salazar y Frias) 107
萨尔兹堡(Salzbourg) 32
萨盖斯佩，安东尼(Antoine Sacquespee) 18

T

土鲁斯(Toulouse) 39
《天地创造者》(*Coeli et terrae creator*) 91
天使雅娜(Jeanne-des-Anges) 113,115-116
特里夫斯(Trèves) 27,32
特兰提诺(Trentin) 86

W

《巫师的魔鬼术》(*Demonomanie des sorciers*) 39
《巫师恶言录》(*Discours exécrable des sorciers*，博盖著) 35,39,101,138
巫魔会(Sabbat) 13,18,25,29,31,44,45,47,49,52,53,57,77,79,89,98
威洛纳(Vérone) 17
韦尔多，皮埃尔(Pierre Valdo) 15

韦尔多信徒(Vaudois) 15,17,18,21,24,29,33,44
韦尔多派(Vauderie) 15,17,18,21
维森堡(Wiesenbeig) 82
维尔，让(Jean Wier) 108-110

X

西班牙 82,85,98-99,126
希律(Hérode) 29
希罗底(Hérodias) 29
星相学(Astrologie，astrologue) 91-92,102,107
歇斯底里 117
锡耶纳的贝尔那丁(Bernardin de Sienne) 86

Y

亚历山大七世 108
亚历山大城 90
雅卫(Yahvé) 18
约翰二十二(Jean XXII) 90
伊弗林，皮埃尔(Pierre Yvelin) 110,118
伊诺斯(Janus) 57
英国 67
英斯蒂道里斯，亨利(Institoris Henri) 32-33
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 29,32-33
艺术喜剧(Commedis dell'arte) 89

Z

《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121
祖加拉穆迪(Zugarramurdi) 100,107
《最后的火刑架》(*les Derniers Bûchers*，莫切布莱德著) 135
侏罗(Jura) 20
宗教改革 21,110
宗教法庭 13,15,38,40,59,61,67,79,87,99,103
西班牙 15,69,87,98,101
罗马 40,86,98,101
《宗教裁判官的灯笼》(*Lanterne des inquisiteurs*) 86
《主教会规》(*Canon episcopi*) 28-29,89
《字句、死亡、法术》(*les Mots,la mort,les sorts*，法弗拉－萨达著) 168

封面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